

新华文学

女性文学 专辑

第 101 期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第五届新华青年文学奖
情诗奖得奖作品特辑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华文学

VOL: 101



金基氏李
LEE FOUNDATION

新华文学

专辑

“女性文学”专辑

女性文学究竟是纯由女作家执笔的文学创作，还是创作内容反映女性生活或形象的作品？其实二者不相伯仲。

无论是由女作家执笔或与女性有关的作品，都可以列为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古已有之，而如今的女性，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也是巾帼不让须眉，所以，女性作家比比皆是，书写女性的文学作品也不遑多让，无论东西方皆如是。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新华文学》编辑部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新华文学

女性文学 专辑

第101期

新华文学 VOL: 101

名誉顾问: 曾也鲁 陈军荣

编辑顾问: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总编辑: 刘瑞金

主编: 君盈绿

设计: Quintess Language Services

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发行: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 62935677

承印: 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准证: MCI (P) 014/10/2023

出版日期: 2024年8月

女性文学专辑

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学——主编的话 1

散文

灵犀	那个年代的母亲	4
陈韦君	妈妈的味道	7
吴振钦	我的曾祖母	12
郭永秀	女佣尤丽	15
古浪	女生vs男生	20
张雯茜	女校二三事	23
知予	我眼中的女人要从母亲那一代开始	26
小黛	假如没有她们	28
孙爱玲	如果碰不到好男人	31
陈冬梅	女权与幸福	34
黄韵棣	护肤品店打工记	40
李喜梅	秋风春月 话毛小孩	43
宋爱丽	一位民国女子的南洋风物	46
王婷婷	作为一位90后的楷模——已故丹斯里林碧颜律师	49
(马来西亚) 心潔	有个名词常想起——外婆	54

“女人之约”小辑

李选楼	从《女人再约》谈五位女作家的文学创作	58
芊华	刺青大叔	65
唐晓岚	落叶的季节——悼念方然	68
张秀美	一个人私奔	70
丛卉	衣者深意	73
依凌	带着微笑的女人	75
杨放	诗四首	78

诗歌

无 花	家书	84
戴纯如	女性美	85
周 粲	她的发	88
晓 晨	红头巾	89
李旻峰	风筝	90
黄龄慙	思念温柔倩影	91
李湘宇	诗三首	92
陈 安	诗二首	95
郑景祥	那些平凡女子的隐忍——纪念蔡杨素梅们	96
(中国) 杨汤琛	一个中国女人的素描——外婆	99
(中国) 比 明	编辫子 (外八首)	102
(中国) 听 雨	止痛药 (外四首)	106
(马来西亚) 十 三	诗两首	111
(马来西亚) 吴国金豪	回首	114

小说

佩嘻嘻	惜婚	118
林 然	心病	122
穆 军	养老院的母亲	128
章良我	高村理惠子	134
蔡履惠	啊！女人	140
陈 帅	辞职	143
陈敏洁 (管翎辰/图)	她们	148
陈凯盈	结	154
黄 强	母女同体	164
黎春莉	丽美的身世之谜	169
蔡珍妮	母与女	172
艾 禺	回家	178
(中国) 乔宗玉 翟延平	沉静如海	183

女性文学专辑

文论

(中国香港)	沈 舒	香港缘——访问孙爱玲女士	190
	谷 衣	纪念印尼华裔女作家玛尔卡•T	205
(中国)	马 忠	细腻笔触呈现飘忽零碎的女性情感 ——读艾华散文集《穷日子富过》	215

其他文学创作

散文

辛 羽	钱塘观灯	220
杨佳睿	板面与春柳	223
冰 秀	追逐自然界最美的光影	226

诗歌

语 凡	移花皆木	230
黄兴中	如果我心中没有你（外一首）	232
赵昌方	最后的西海岸	234
张泽鼎	书房	236
林 方	伐木（遗作）	237

第五届新华青年文学奖之情诗奖得奖作品

詹欣怡	我在使用第六根手指拟一封情书	240
郑泽榆	啡关记忆	242
李梅银	实验	246
郑泽榆	携着你送的河流——给爷爷	248
梁陈安	买书这一件小事	250
夏元格	当你隐匿于书店一角	252
王 崢	新月阁	254
王颖婷	秘密	256
房捷敏	一天，我和年轻的妈妈相遇了	259
张家昱	写给水喉、炸鸡、金币和芭蕉的情诗	262
李宜幸	葬花	266
杨佳睿	比如——枯草、柴火、蹄印以及羊粪	267
廖依然	终将把我遗忘	270
尚明珠	豆花	272
颜科沅	你的名字	274
伍政玮	暮色蓝	275

文讯

第五届新华青年文学奖颁奖礼暨人工智能与写作交流会	278
新华100：回述文坛先驱的文人轶事	280
第6届新华青年文学奖（闪小说）征稿	282
新加坡作家协会2024-2026年度理事会	284
《新华文学》第103期征稿	285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286
订阅《新华文学》	287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288

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学

在70年代，有几位孩子还小，笔耕很勤的家庭主妇，把自己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自称为“主妇文学”。“主妇”这工作不容易，但名衔却不被重视。“主妇文学”其实带点阿Q式的自嘲。后来，随着时日推进，主妇们也许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这个小小的群体各自发展，有的另有出路，有的继续努力一步步地走入女性文学的范畴。

女性文学究竟是什么？当我向作家们邀稿时，都被问及这个问题。女性文学究竟是纯由女作家执笔的文学创作，还是创作内容反映女性生活或形象的作品？我觉得其实二者不相伯仲。无论是由女作家执笔或与女性有关的作品，都可以列为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古已有之，而如今的女性，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也是巾帼不让须眉，所以，女性作家比比皆是，书写女性的文学作品也不遑多让，无论东西方皆如是。

写作或做其他事项时碰到了“结”，是否容易解开？相信得费一番思量。现实生活中的“结”该如何解，更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因为“人生就像一条长长的玉线，总会打结，（但）总有机会解开，你们是在重新纠结，还是从以前解脱出来……”（《结》）过去的还会回来吗？回来了还是从前吗？人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结。该如何解开那繁复的结？那就得凭借当事人的智慧了。《回家》的心理纠结始终难解，因为“清空东西容易，要抹去记忆却十分困难”。不过，“天上没有月光没关系，心里有微光，总会点亮。”《养老院的母亲》是值得深思的一个课题，是当今

现实社会中不容忽视与探讨的。今时今日，婚姻虽然不能说是女人的全部，但确实也是有家庭的女人生活的重心。结婚周年庆的意义在于与伴侣相守相惜相知着一起走到这一天，不过，年复一年，走久了就失去了原先的兴奋与期待，所以，十周年的“锡婚”来到时是怎样的心情呢？当旧情人平地出现，没想到心中的波动还是那么的微妙，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期待，身边的始终平淡，就在起起伏伏间，忽然警醒，所谓“锡婚”不重要，波动的心湖不该有涟漪，当前重点是“惜婚”！

这一期，我们添了一个《女人之约小辑》，把《女人之约》《女人再约》的作者所写的文章以及书写《女人之约》的其中一位作者和一篇评论《女人再约》的作品作为一个小辑刊出，希望作为这一期女性文学的一个亮点，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女性作者们多多地继续不断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本期作品很多都在书写着母亲、祖母等女性。她们的光辉，确确实实照亮了每一个人。本期来搞不少，甄选出来的作品可读性也很高，希望大家仔细地去欣赏作者们独特的视角和风格。生活中或有不如意，但也如《带着微笑的女人》所说“走过去了，一切便已从容”。希望大家都能有如此的正能量。最后，借用《护肤品打工记》说的：“祝愿我们都能够多聆听自己内心的想法并且爱惜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是的，女性文学，你也是独一无二的。

女性文学 专辑

散文

那个年代的母亲

母亲离世已有十年，我不时会想起她。但同时也会想起妹妹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她不会教孩子。”母亲病重在医院留医时，叫大姐去医院陪陪她，她居然说：“我与母亲没什么感情。”

听到这些话语，我心中的难过可想而知。

与母亲的关系，应该算我最亲，有什么事情，她只跟我说。自从80岁中风后，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也只向我申诉。弟弟来看她问她好不好时，她也只会说，很好呀！没事。她是不想让弟弟担心吗？还是不想麻烦他？那我呢？我就该是那个担惊受怕的人吗？

每次有什么风吹草动，如发高烧，或血压飙高时，做决策的往往只有我一人。是叫救护车呢？还是再观望观望？而跟随救护车陪伴母亲到医院，坐在冰冷的等候室里等待医生判决的，永远也只有我一个。拿着医院账单给姐弟妹们看时，居然说：又来啊？害我之后都不敢拿给他们了，全都自己扛下来。我不是要讨什么公道，没人愿意做的事，没人愿意付的医药费，就由我来做，我来付吧！

妹妹之所以说母亲不懂得教育孩子是因为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教养，没有礼貌且不懂得尊敬长辈。父亲母亲在医院留医时孩子都不愿意去探访去照顾，他们的孩子当

然有样学样，也许他们是怪我当年不让母亲为他们照顾孩子，以致祖父母与孙子之间感情淡薄。我当时的考量是父亲年事已高，母亲照顾他已经非常辛苦，我不想加重母亲的负担。

母亲是父亲回中国娶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大概是因为病早逝，父母亲从未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只是有一回不知发生什么事，母亲在烧香拜佛时生气地说：“只是一次不小心忘了祭拜你，你也不该如此吓唬小孩。”在我们追问下，母亲才说那是父亲的第一任妻子。1949年中国变天时，母亲就带着大姐到新加坡来和父亲团聚。

母亲在中国只受了几年教育，对教导孩子能有什么法子，不就是打骂教育咯。四个接踵而来的孩子，让母亲忙得团团转，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脾气，加上父亲钱赚得不多，能让一家七口温饱已让母亲伤透脑筋，虽然都是粗茶淡饭，但也没让孩子们饿过肚子。母亲还会不时变花样做一些小点心，以满足我们的味蕾。新年当然也有新衣穿，但都是母亲去市场买些便宜的布料回家自己缝制。所以新年父母带着我们出门拜年时，几姐妹穿的是同样布料同样款式的衣服，让我们十分不自在。

母亲一直在家中相夫教子，从来没有在外头工作过。不知道是为了帮补家用，还是被我们气到不行，母亲居然瞒着我们到外面去打工。好像是帮人家洗碗碟吧！但可能是太辛苦了，又或者是放心不下我们，只做了两天就不做了。不做洗碗工，刚好有人在找照顾孩子的保姆，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六年，到孩子要上小学时才回去她自己的家。而这一个孩子，就成了我们的宝贝干妹妹，也是母亲的宝贝干女儿。

不管怎么样，我们姐弟妹都在父母的拉拔下长大成人，且最少都中学毕业，母亲没有功也有劳。那个年代的母亲，不都是这样的吗？

说母亲不懂得教育孩子，但我们姐弟妹至少没有行差踏错。说与母亲没有感情，我也无话可说。但在我心中，母亲还是母亲，是那个含辛茹苦把我带大的人，我心存感激。

灵犀

退休中学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花雨中的梦》《青春别走》《冬恋》和小说集《总有一条路》。

妈妈的味道

陈
韦
君

看着两个可爱的宝贝女儿，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煮美味佳肴给她们吃，希望把她们喂养得白白胖胖的。申请了两年的无薪假，发现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除了陪她们玩之外，不是在做家务，就是在厨房准备三餐。每天有洗不尽、折不完的衣服，拖不完的地、切不完的食材，还有洗不完碗碟……一天下来，总感觉自己油腻腻、臭烘烘的。虽然感觉很辛苦，但是看着女儿津津有味地将饭菜塞进嘴里，两眼发光，声音稚嫩地喊道：“妈妈，好吃”时，内心里就会燃起想要烹煮更多美食给她们吃的欲望！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几乎一日三餐竟然都在下厨，而且每天都会尝试各种女儿没吃过的健康佳肴。不知为什么，我下厨很喜欢放蒜米。潜意识里总感觉只要放了蒜米，不管什么菜都会变得很美味。这天准备好了午餐后，便背着小女儿去幼儿园接大女儿回家。大女儿总会将我的手紧紧地握紧，时不时还喜欢用尽自己的洪荒之力使劲儿捏挤我的手，之后将我的手放到自己的小脸上拼命地用力闻。这一天，女儿突然一脸嫌弃的样子看着我，说：“妈妈，你的手粗粗的，还很臭！”接着便把我的手甩开。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闻了闻自己的手——一股蒜头的味道……

7

—

2024年
8月号

“妈妈，你的手很粗，很臭！”年幼无知的我闻了闻妈妈的手，便将妈妈的手甩开，一个劲地跑开了。

闻到自己手上的蒜头味，我的记忆瞬间回到了童年时期。虽然对于童年时所发生的事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妈妈手上的这股味道，我却印象深刻。当时的我不喜欢牵妈妈的手，因为我感觉妈妈的手又粗又有怪味。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但年幼的我觉得这种味道很臭，而且不管妈妈洗了多少次手，手上还是会有这种味道。

原来，记忆中，妈妈手上的臭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蒜头味……

受到了女儿的“嫌弃”后，我回到家刻意洗了好几次手。但是，不管怎么洗，手上还是会散发出淡淡的蒜头味儿。虽然因为女儿无心的话语感到有些难过，但是看着女儿狼吞虎咽地吃着爱心饭菜的样子，即使手皮粗一点，手上有臭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妈妈的最害怕的就是孩子生病。有一段时间，老公常需要加班到很晚，正好小女儿又生病了，因此就更多事情需要做了。小女儿还没断奶，生起病来一整天都在哭闹，又得哄，又得喂奶，还得照顾大女儿，一天下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大女儿见我总是抱着生病的妹妹，也一直跑过来抱着我，把头埋进我的衣服里。天真的她睁大眼睛望着我，嬉皮笑脸地说：“妈妈，你很臭！你没冲凉！”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怔，下意识地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衣服——一股酸臭的味道……

“妈妈，臭臭！快冲凉！”幼小的我大声地对妈妈说。我不喜欢这种味道，但是每天总是会闻到妈妈身上有这种味儿。特别是快到傍晚的时候，妈妈一定是满头乱七

八糟，脸蛋油腻，衬衫微湿的样子把三菜一汤端出来叫我们吃饭。虽然我喜欢靠在妈妈身边，但却经常会闻到一种油腻酸臭的味道，把饭菜香喷喷的气味都给掩盖住了。为了不影响我的食欲，我毫不客气地要求妈妈去冲凉，年少不懂事的我只顾看着美食尽情吃饭，也不曾抬头看过妈妈那尴尬又委屈的表情。

闻到自己身上油腻酸臭的味道，童年时所发生的一切再次重现眼前。原来，从前被我嫌弃过，妈妈的这种味道是用了一天辛苦劳作的汗水，整日为家庭奔波忙碌，费心劳力的付出，外加长时间浸泡在厨房油烟以及柴米油盐中所酝酿而成的。

还记得在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妈妈为了帮补家用到小贩中心一家菜饭摊位去当助手。爸爸每天傍晚时分就会开着罗厘带我去接妈妈。接妈妈的心情都是充满期待与喜悦的。到了小贩中心，妈妈蓬头垢面，一身油烟外加腥臭味地坐上车来。我兴奋地大叫：“妈妈！妈妈！”我虽然激动地想马上抱住妈妈，但这股令人难以忍受的味道却似乎筑起了一道墙，使我却步，甚至有点想作呕。我尝试憋气，但是还是能闻到丝丝的油烟和腥臭味。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对妈妈说：“妈妈，你可以不要去小贩中心做工了吗？每次都会有很臭的味道，我不喜欢，闻了很想吐。”

妈妈听了，并没有生气，脸上反而流露出一种难过的表情，但仍旧慈祥地解释道：“妈妈需要帮补家用啊，靠你爸那点收入，怎么够我们生活呢？”之后，妈妈便再次走去厨房默默地为我们准备晚餐。似懂非懂的我之后没再提起这件事。但是过了不久，妈妈便再也没去小贩中心做工了。

这天，我打算弄条烤鱼给家人吃。在处理鱼的时候，我特地叫女儿过来看生鱼的样子。我愉快地叫道：“妈妈准备处理这条鱼了，你站在我旁边看吧。”女儿兴奋地跑进厨房站到我身边看着我手上的这条鱼。谁知，才过了几秒钟，女儿便用手捏着鼻子要求离开：“妈妈，鱼很臭。我可以出去了吗？”看着此般情景，我突然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小时候的我似乎又重现眼前。我并没有生气，只是耐心地解释道：“生鱼本来就有股鱼腥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瞧妈妈怎么样给它加工，等下烤熟了后就香气扑鼻了哦。”处理好的鱼送入烤箱后，鱼不再有鱼腥味，但是我的手上，身上却还是残留着淡淡的鱼腥味和油烟味。闻着自己身上的这股味道，虽然极其不喜欢，甚至想作呕，但是只要家人吃得开心，吃得满足，自己还是会心甘情愿地被鱼腥味和油烟味纠缠。

原来，记忆中妈妈身上的味道，就是这么来的……原来，现在的我，身上也有了这种味道……

“臭妈妈，臭妈妈，臭妈妈！我不喜欢你！你每次弄我生气！”女儿又在闹脾气了。看着眼前这个似曾相识的情景，听着这段隐约熟悉的抱怨，内心顿时五味杂陈。本能地应该要生气，为什么孩子这般无理取闹，但反省自身，自己小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当时，妈妈默默地包容着我的童言无忌，给予了我无限耐心与关爱。现在的我，不也该以此为榜样，好好地教养孩子吗？

也许，三十年后的某一天，女儿也会回忆起“臭妈妈”的味道。或许，到了那一天，女儿也会回味起曾经讨厌，甚至嫌弃的这种妈妈的味道，就像现在的我一样。原来，一直以来所认为的臭味并不是种普通的味道。

现在才知道，这种味道有个独特的名字，叫做伟大的
母爱……

陈韦君

2008年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爱好中华文学与文化。曾任教于中学，目前担任幼教华文教育工作者。

我的曾祖母

我和曾祖母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印象中的曾祖母身材偏瘦而高。她和蔼可亲，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她非常节俭，只穿自己以黑色粗布料裁剪的半长袖上衣和长裤，看起来有点宽松。曾祖母也遭受中国旧社会封建陋习之苦，她缠着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

我对曾祖母的身世不甚了然。只听说上个世纪初期，福建安溪的老家大闹饥荒，民不聊生，她只好和曾祖父带着两个不到十岁的儿子逃命。四人飘洋过海，最后来到了新加坡落脚讨生活。

转眼间，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男大当婚，曾祖父母后来也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曾祖父过世后，两个儿子决定另起炉灶。祖父带着家眷在杨厝港罗弄柏拉达村定居，以养殖淡水鱼、养猪、养鸡鸭和种菜为生。祖父的弟弟，即是我的叔公，则继续和他的家眷及曾祖母留住惹兰缶窑的老厝。叔公高头大马、身强力壮，一直都在新加坡河畔当“苦力”。两家的屋子相距一个多公里。

和叔公一家人同住的曾祖母，每隔两三个月，便会来我们家小住十来天。那个年代，村民出入多是靠自己的一双脚，走一两公里的路可说是家常便饭。只是，曾祖母缠着一双小脚，走远路可不轻松。更何况来回两家所走的多是凹凸不平的泥路，有野草，也有突出路面的顽石，还

得上下斜坡。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缠脚的曾祖母来回两家走，必须步步为营，处处小心，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我年纪小，不能领会曾祖母不辞辛劳，不怕困难来回两家走，其实为的是亲情。曾祖母每次来到我们家，总会把我和弟弟搂在怀里，然后把她带来的糖果或饼干分给我们吃。

曾祖母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妇女，她总是闲不下来。我们家的一排猪寮里，常年都饲养着数十头大大小小的猪只。靠近猪寮的地方，还特地搭棚筑造了一座装上大铁锅的灶台。每天早上，长辈们都会利用树枝和木材烧煮专供猪吃的粗糙米，加入其他饲料一起搅拌均匀后喂猪。曾祖母住在我们家的日子，她一大早就静悄悄地坐在灶台旁边的矮凳子上，帮忙起火、增添木材和树枝来烧煮粗糙米。

当年，我们的芭地也种番薯和木薯。因此，家里经常有存货。有时候，我和弟弟会偷偷地拿几条番薯或木薯，要求曾祖母把它们丢进火堆里去烧烤。曾祖母每次都会唠唠叨叨，说吃烧烤的番薯、木薯容易上火，会生病。只是唠叨完后，她还是会替我们把番薯、木薯烤熟，让我们吃得不亦乐乎。

我还清楚记得，曾祖母满口无牙。她不愿意配戴假牙，用餐时只能囫囵吞枣。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吃鸡爪的神态。她先把煮熟的鸡爪一节一节地撕开来，由于没有牙齿咀嚼，只能把带骨的小爪放进嘴里嚙动一番，便直接吞咽进肚子里。

曾祖母最担心我和弟弟去池塘游泳或是到水沟里捉小鱼。她发现了就会碎碎念，说池塘里的水很肮脏，游泳之

后身体一定会发痒。如果不小心喝了脏池水，还会引起肚子的疼痛。她也说，池塘的水深，劝我们“欺山莫欺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和弟弟年纪小，在池塘里游泳或是去水沟捉小鱼，没有成人在旁看顾确实有其危险性。曾祖母的唠叨，完全是出自她对我和弟弟的关心和疼爱。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近八十岁的曾祖母在叔公的家里意外摔伤了。她从此不良于行，再也无法来我们家小住。过了一年多，她便与世长辞了。

曾祖母离开我们已经接近一甲子。只是，逢年过节祭拜祖先的时候，曾祖母瘦长的身影，她慈祥的笑容，总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吴振钦

退休人士，爱好写作。

女佣尤丽

不久之前与前女佣尤丽通过电话，电话另一端传来她喜滋滋的声调，说她的女儿已经能走路了。

女佣尤丽在2021年约满以后，就回国了。在我家服务近十五年，终于倦鸟知还，决定回乡结婚，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

回忆起2006年前她刚来新加坡的时候，个子瘦瘦小小，像个刚在发育的中学生。当时政府规定必须满24岁，才能来新加坡工作。看她样子不像24岁，但是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明明写着24岁啊！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印度尼西亚，你要多少岁都可以。多年后我们才弄清楚她当时来的时候实际上只有18岁。

勤劳好学，煮得一手好菜

我家对女佣一向宽厚，所以以前几个女佣，回国以后还经常跟我们保持联系。尤丽来我家以后，除了猪肉，我们吃什么她吃什么。她想穿什么衣服、鞋子都买给她，待她如家人。起初她只会讲马来话，开始的时候我每个星期六及星期天早上教她一点英文和华语。此女天生聪敏，不久之后就能讲英语，如今却已经是一口流利的英语了，连书写方面也不错。2018年我买了新的电脑，就把二手的电脑送给她，还教了她一些微软的Words、Excel之类的用

法。聪慧如她很快就学会了。

我的父母早逝，岳母和小姨就住在我家隔壁，两个小孩由岳母一手带大。早年我们一家平日都在岳母家吃饭，近年来岳母身体健康渐差，宣布退休。于是开伙食的任务转到我家。我的岳母煮得一手好菜，尤丽一开始就跟着岳母学习，已经得到岳母的真传，煮的菜都非常合家人的口味。像辣椒螃蟹、潮州卤鸭、咸菜鸭、蒸鱼、肉骨茶……她都会做。特别是炸鸡翅膀和肉骨茶，来我家的朋友吃过了，都赞不绝口，说炸鸡比肯德基还好吃，肉骨茶也不比外头的差。

那时候岳母已经八十多岁，腿不太好。晚餐后尤丽就会替他按摩双腿。岳母一边看华语电视剧，她也跟着看。不久以后尤丽竟然能够和岳母以华语交谈，她也能够听懂一点潮州话，而且性格温顺，对老人家很好，因此更得岳母和家人的喜爱。

她最令人激赏的一点就是非常诚实，从不贪人一分钱。在家里，即使在地上拾到钱，或洗衣时发觉衣袋里有钱，也悉数归还。工作了近十五年，家里从未有东西不见或失窃。上巴刹的菜钱，她也仔细地把数额清清楚楚地列下来，巨细无遗。

把整个家处理得井井有条

尤丽非常勤快，不需要告诉她应该做什么，她都会自己找事做。整个家处理得井井有条。每一刻总都在忙。有时候我们还要叫她歇一歇，不要累坏了。

尤丽初到新加坡的时候，每月都把赚到的钱全部汇回去她的家乡。内人就告诉她钱应该自己存一些，不能全数给

人，即使是家人。我们举了一些我们曾见过的例子：一名菲律宾女佣在舍弟家里工作了四年，辛辛苦苦赚了一笔钱。回国后，悉数交给了交往近十年的男友。结果男友拿了钱就不见踪迹；另一名印尼女佣也是如此，赚了钱回国后，所有的钱被家人搜刮一空，自己变成身无分文。尤丽听后，决定与内人在银行一起开一个联合账户，每月除了把一部分薪酬汇回家乡以外，一部分定期存入联合账户中。这样当她约满回印尼的时候，已经积聚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钱。

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尤丽要求用手机，我们也应允了。有了手机以后，她每天就开始与她的朋友、家人联系谈话。起初我们规定她只能在晚上休息时才能通电话。但是因为有时我们也需要通过手机的WhatsApp跟她联系，规定也就无形中放松了，白天也允许她用电话。起初她用了一个比较简陋的电话，后来我买了一个比较好的给他。在这11年里，一共给了她三支手机，前几年给她的是华为Mate 8，小姨后来也给了她一只当时崭新的华为P30。

有了手机以后

有了手机，多多少少会影响她的工作。不过整体上来说，她仍然很勤快，做她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有手机，她也交了男朋友。尤丽长得眉清目秀，个子虽小，但体态匀称窈窕，追求她的人肯定不少。还好她是虔诚的回教徒，性格也比较保守，不会乱来。

第一个男朋友比她小一岁，没有固定工作，是马来西亚人，交往了两年多就吹了。第二个男友也是马来西亚人，是一名罗厘司机，每天从马来西亚运货到新加坡。有一次用了朋友的摩托车，被误以为偷车，遭警方扣留，害

得我和内人三更半夜跟着尤丽到警察局为他担保。这个男友是名基督教徒，答应和尤丽结婚以后改信回教。不过他有酗酒的习惯。尤丽屡劝不听，最后决定和他一刀两断。

而其实在尤丽的交往者当中，有一个很早以前就暗恋她的男友，住在峇淡岛，是名回教徒。他比尤丽大四岁，多年前已经离婚，所以起初尤丽不考虑他。自从和第二个男友决裂以后，才慢慢接纳了他。

2011年8月她约满，我们问她还想续约吗？她犹豫了很久。的确，像我们这样像家人般对待她的雇主不多，而她跟我们家人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想离去是有所不舍的。但她毕竟已经三十多岁了，再不结婚，可能没有机会了。她的前途、她的下半生更为重要。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所以我告诉她：虽然我们很希望她能留下来，但若有心仪的对象，还是回去结婚好了，毕竟她不可能永远留在新加坡。最后她下了决心，要和在峇淡岛的男友结婚。离开前拥抱着我的岳母，哭成了泪人，可见她对这个家庭已经有了极为深厚的感情。

人世间的缘分似乎是天注定的。不管是她跟她的男友或者是我家跟她，都是一样。她的离去，我们家人虽有不不舍，但也不得不如此，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我家她学到了一手好厨艺，也学会了手机的各种应用程序和基本的电脑操作。英语讲得更为流利，也同时能讲华语和一点潮州话。不像当初她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有了这些谋生的条件，回去以后也许可以做点小生意。我们也只能深深地祝福她。

2022年我和内人的几位姐妹和弟弟，也带了不良于行的岳母到峇淡岛旅游。知道尤丽结婚以后与夫婿住在峇淡岛，我们还特别为她定了一个房间，邀请她一家人同游。尤丽带了她的夫婿，抱着刚出世几个月的女儿，和我们相聚。

我想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就像我家与尤丽之间的关系，虽然最初是主仆，最后却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左起：作者、岳母、尤丽及内人

郭永秀

新加坡诗人、音乐家，主要写诗，也创作散文和微型小说。擅长作曲、指挥乐队和合唱团。锡山文艺中心会长，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名誉会长。

女生vs男生

20

—
新华文学
第101期

有两家亲戚的子女强烈对比，两家各有四个孩子，一家皆为女生，另一家皆为男生。女生的父亲向来有点懒散，对工作不积极，女生的母亲除了照顾孩子外，也做部分时间的工作补贴生活费用。男生的父亲是位专业人士，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故男生的母亲不用工作，全职当家庭主妇。

以往的社会重男轻女，虽然至今的观念有所改变，但在长辈的思维里，多少仍存有“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的观念。故此，在一些亲戚们的眼中，多数看好男生的家庭，说男生的父母亲很好命，有四个男孩子，将来吃不完。但女生的父亲或多或少听亲友的闲言闲语，显然有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由于没有男孩子而耿耿于怀，作为女生的母亲生下皆为女生，并不是她的错，所以显得很无奈，所幸女生的父母亲没有因此而发生家变，仍然将四个女生好好养育长大。

岁月如梭，两个亲戚家庭的儿女们都相继长大，男生因要履行国民服役多少给家长为孩子的安全带来担忧，女生家长就少了这点操心。男生因为要国民服役，毕业比女生迟两三年，故女生比男生早几年投入职场，因此女生家庭的经济能力更早得到协助与提升。

接下来两家情况逐渐失去了平衡，差异拉大。“虎父

无犬子”，用在男生家庭不管用，男生父亲虽是专业人士，但儿子并不出色，大儿子学校成绩不理想，只能进ITE，服役后当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有点吊儿郎当，还是单身贵族；二儿子比较争气，考进大学，可是结婚后，二媳妇不知何故与家公家婆发生龃龉，加上二儿子惧内，便疏少回来；只有三儿子最好，常回来与父母亲一起吃饭；四儿子虽拥有大学资格，但性情古怪，工作完后宅在家里打电子游戏，也是过剩男年龄。

反观女生家庭，可说女人一片天。大女儿考入医学院，成为一名女医生，大女婿锦上添花，同样是医生；二女儿考上法学院，当了律师；三女儿于金融业服务，是名区域经理；四女儿也不落后，与夫婿创业，做起小企业老板娘。

女生家庭的女儿个个优秀成才，也皆嫁上好女婿，让亲友们大跌眼镜，当初被看好的男生家庭的男儿，显得逊色许多。故此亲友们口中，已经是唐朝白居易《长恨歌》诗句中的“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如今，两家的父母亲进入老年，女生家的女儿常带两老到国外旅行游玩，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国家都曾去过，而男生家庭的两老若要旅行，除了要自己掏腰包外，男儿无一愿意陪伴。每当谈起两家状况，男生家两老总说女生的父母太好命了，大叹自家男生不如别人家女生！女生家的两老在亲友们的聚会里说起女儿，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的确，以往“男儿当自强”、“男主外，女主内”已变成“女人当自强”、“女人撑起一片天”的局面，在职场“巾帼不让须眉”已成常态。我家老伴未有女儿，做饭洗衣扫地无

女儿帮忙，须老伴亲力亲为，逢节日也没有女婿送礼，觉得有女孩的双亲会更加幸福！

22

新华文学
第101期

古浪

本名张金春，又名张君村，爱好文学，曾负笈台湾修读电子电力工程，毕业后于新加坡从事科技工作，现已退休。近年以笔名“古浪”发表帖子。近著有《古浪文集——岁月踪影》。

女校二三事

张
雯
茹

当你看到“女校”两个字，你想到的是什么？或许是一群女生叽叽喳喳地聚在一起讲别人坏话？亦或者是勾心斗角、偶尔撕扯着彼此的头发？

幸运的是，虽然以上这些情形我也略有耳闻，却与我的亲身经历大相径庭。

刚刚踏入中学时眼前的画面的确让我不甚适应：原本习惯了在升旗仪式看到的一半的短裤，全部被校裙所取代。一眼望去、一耳听去，全部都是女生，就连老师在讲话的时候，都以“Girls，……”开头。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很快的，我便习惯并喜欢上了这个环境。在这里，由于不那么需要顾忌“作为女生”的矜持形象，我们班的女孩子们一个个化身成了女汉子。课前课后，我们总在学着电视剧里武林高手的样子一阵毫无章法地打闹；午休的钟声一响，我们便饿狼似的比赛着谁能先跑到食堂，整栋楼里都回响着我们过于爽朗的大笑与“bong bong bong”的脚步声。如果要冠以一个关键词，那大概就是“自在”。我们可以从女生心事聊到屎尿屁类的不雅话题，也可以在教室里大声询问谁有带多余的卫生巾而毫不尴尬。长大了才发现，这有多难得！

在女校，有很多的情形也真的会迫使我们学会什么叫“女儿当自强”。我的课外活动是舞龙舞狮团，说实话，在加入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是女生可以完成的事。一开始也

23

—
2024年
8月号

确实觉得应付不来，可渐渐地，每一次的训练让我一点一滴地累积经验和韧性。不知不觉间，我便开始享受起了举着龙尾奔跑的恣意。而中三那年去到新加坡外展训练中心露营的时候，我们可也真是饱受考验——那么重的背包、那么耗费体力才能划得动的船，并不会有男生来帮我们分担。我们能依靠的便只是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信念。虽然过程让我们叫苦连天，可这一次次的考验也更是让我明白到，有很多事情不必给自己设限。明白了这一点，在往后的人生中都令我受益无穷。

女校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全员追星。记得那几年韩流来袭，真叫不爱看劲歌热舞的我苦不堪言。因为一到休息时间，班里的迷妹们便会抢占教室的电脑，将当红偶像团体的歌曲投影在大屏幕上，然后一起高喊着应援口号。我有一次想离开教室一会儿图个耳根清净，谁知走廊上经过的每一间教室都在放着同样的曲目，当真是“四面楚歌”，直叫我仰天吐血。有一次放学之后我留校补做作文，结果隐约发现隔壁教学楼传来一阵熟悉的旋律——我定耳一听，居然是有人用小提琴演奏着刚发布的韩文歌曲！真是离天下之大谱，明明那个旋律一点也不适合弦乐器。这崩溃得我在教室里来回咆哮，而同学们则围观得很开心。如今经年已过，那些曲调不幸地还深深印在我脑海里，音符里却都是微笑怀念。

每到生日的时候，好友之间总会精心地准备礼物和惊喜。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15岁的生日。那天刚好是我们考试的第一天，所以我原以为能收到祝福就已经很好了，并未期待会有一番隆重的庆祝。没成想，那天还差点变成了惊吓——一大早好友A便跟我说有老师让我休息时间去

找她谈话，害我紧张了半天是不是自己闯了什么祸才被老师点名。谁知钟声一响，我来到办公室外的時候，映入眼帘的不是老师严厉的面孔，而是端着蛋糕以旁若无人般的声量唱着生日歌的好友A、B、C、D……她们甚至还请来了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与她们一起为我庆祝。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到那一幕时那种惊喜与冲击，始终未曾离我远去。我想，这真的就是女孩之间独有的仪式感与浪漫了。因为我们彼此懂得，所以最知道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来诠释我们之间的情谊。我有时候还会开玩笑地跟她们抱怨，都是她们那时的惊喜行动把我对庆生的期望值给拔高了，连长大后终于去到的高级餐厅都无可比拟。

四年一过，我们集体跨过天桥，前往同一所高中继续念书。最明显的区别大概是我们学校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终于有了男孩子这个陌生物种。最开始那几个星期，我和好友们还真的是看他们有些像“外星人”，完全不知道如何与他们打交道。想来也真是好笑。好在他们似乎也与我们有着差不多的尴尬，此番“大眼瞪小眼”的奇观，大概也是女校男校学生们一个有趣的共同回忆吧。

如今毕业的钟声已响去好多好多年。我永远感激，我那与一群美好的女孩子并肩走过的四年光阴。那段时光仿佛成为了一个精心圈起的花园，当我迷茫、倦怠、失望的时候，便会走入这个小小的精神乌托邦，那里总是那个阳光灿烂的样子，给我取之不尽的回忆与力量。它就在那里，时间大海里的一个锚。

张雯茜

读西不读欠，爱吃担担面。

我眼中的女人要从 母亲那一代开始

我眼中的女人要从母亲那一代开始。80年代初，女人们不再唯唯诺诺、唯夫是从，渐渐地从旧的礼教当中解脱出来，接受西洋文化，哼着流行歌曲，穿着时髦的衣服走在大众眼前，眼里有着时代交替的自信。在那幢童年的旧楼里，曾看一对男女争吵，两人僵持不下，气势上不分伯仲，男人守着封建主义的尊严，以最野蛮的姿态要女人臣服，女人却一反往日常态，将男人推倒。那响亮的巴掌打得看客门心惊胆跳，男人一愣，竟哑口无言，最终灰头土脸落荒而逃，呵斥女人是泼妇，那是多么欲加之罪！过去的时光里，男人做了多少泼事？只因女人未曾挺起腰杆。

说起女人们卑微的历史，实在是冗长得不知道从何提起从何结束，她们曾为生不出儿子苦不堪言，曾为女儿身无法大展拳脚，曾为不成文的礼教牺牲自我，曾因只是女人，而受尽折磨。

但都阻止不了这坚强又柔软的生命在时代的浪潮下，盛开出一朵朵璀璨的花。她们是用血和泪走出自己的路，迈向辽阔的世界各地，开拓了眼界，不再全然依附在男人之下。但她们却不似男人的那种坚强，男人们仿佛装备着精良的铠甲，随时准备冲锋陷阵，而女人的存在方式却千变万化，仿佛上可飞天，下可遁地，职场上与男人并驾齐驱，巾帼不让须眉。回归家庭亦能够洗手做羹汤，爱人前

又可化作绕指柔，生了子，为母则强，不惧前路风雨，也要为孩子们撑起一方天地。但无论她再多么强大，总会在某个夜深人静时，因一首歌、一个画面、甚至一段话，流下两行清泪。这就是女人，宛如京剧中形形色色的脸谱，可因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世间再多的形容词安立在她身上，似乎都不够。

女人就是这般复杂又简单的生物，但也因为她们，世界上才有了光。

假如没有她们

假如不是她们亲口说出来，我真不知道她们所经历的是如此锥心的痛。

那时候，这两名有特需的小孩都还在幼儿园上课，同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境都不错。遗憾的是他们的爸爸都同样选择离开他们和他们的妈妈。就像电视剧里那些让人咬牙切齿的无良男主角，但这种人却实实在在地存在我们周围，难怪我那九十多岁老妈妈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若没遇见过，有谁会相信竟有如此没担当的爸爸？他们无法面对残酷的事实就选择了逃脱，把自己有特需的儿子丢给妈妈一个人照料，自我抽离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两位妈妈的情况相似，带着儿子搬出来租房住，找份工作维持生活。这么长时间没出外工作的她们，想在短时间有份收入是不容易的，后来一位做杂工另一位卖保险。做杂工的妈妈告诉我，因为孩子比较“麻烦”，她必须租有浴室的房间才方便，可是她的收入只有800元左右，租间主人房已花了600元，所以她打算停我的课因为付不起学费。我听了心里也急，告诉她别停课，学费以后才还我。还好她接受我的建议让孩子继续上课，学习才不至中断。

这小孩和妈妈搬出去住后，上课时常喃喃自语，讲些奇怪的话，仔细听是些叮嘱、责备、自哀和埋怨的话。问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他说是学妈妈的。想必是妈妈痛苦却无人倾诉，只能对似懂非懂的儿子说，小孩听多了就模仿起来。

几个月后，这对母子突然消失无踪，没来上课也联系不上了。朋友知道了说我傻，我心里也挺难过的，不是因为学费，而是不习惯学生不告而别，让我牵挂。

过了好长的一段日子，有一天这妈妈突然来找我说要还拖欠的学费。她说从婆家分到一点钱，所以赶紧来还我学费。她看起来情绪比较稳定，也有点笑容，孩子读小学一年级了！感觉上她已接受了婚变和儿子是特需儿的事实，也渐渐适应了和儿子的新生活。她走前告诉我，儿子现在比较懂事了，我心里祝福她日子会越过越好。

另一位妈妈也不容易，为了赚钱她卖保险的方式几近疯狂，她把孩子带来上课后，就在附近走动，逢人就问要买保险吗？这位妈妈的教育程度较高，丈夫从前是留学海外的。他们的小孩有些身体缺陷也无法说话，智商测试低，但我觉得他是被低估了。这孩子来上课时有几次从妈妈的手机找照片给我看，看他爸爸的女朋友照片。小孩的眼神充满愤怒，他不停地发出咆哮的声音，尝试告诉我一些事。我看他这样子心里很不好受，他的妈妈在一旁只是呆看着，悲伤早已把她吞噬，她连自己都顾不好，更别说孩子。

这小孩没来上课后，有打过电话给我，他不会说话但我认出他的呼吸声，我只能频频喊他的名字，问候他。后来他的妈妈接过电话向我道歉说孩子乱打电话，其实我一

一点也不生气，我知道他是想告诉我一些事，放下电话后我好难过。

这两位妈妈所经历的痛苦是外人无法想象的，我敬佩她们的勇气和坚强，假如没有她们，孩子怎么办？

小 黛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大学主修教育学科，目前从事特殊幼教工作。作品散见于报章与文学刊物。

如果碰不到好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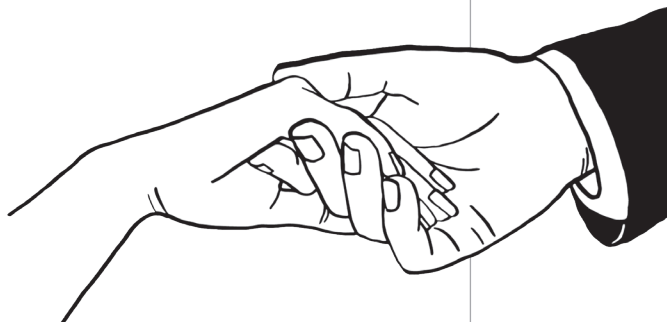
孙
爱
玲

女人的一生，碰不到一个好的男人，是幸还是不幸？不只是我这一生，我母亲那一生，我外婆那一生，都可惜没有碰到特别好的人。就因为没碰到好的，所以我们就活出自己。

啊！我能说什么呢？我要说我们怎么走过来，这是小说《物换星移》的提要。从我们的镜子，你一定能看到你的影子，我肯定你能看到，到时，请你不要哭泣，因为你说不定活得比我们精彩！因为你也有你的故事。万一你哭泣，也不过是要缓一口气，觉得偶然必须如此，不是人生就这样。我想人生无法预测，事情就这样发生在你身上，不可避免，就只好面对而生活下去。哪有什么凄凉的人生？绝对不相信自己比谁凄凉。女人遇不到好男人，或好男人轮不到你，也是无法度的，人生就走完它也是胜利，没有陪跑的人。

31

—
2024年
8月号



说说什么是好男人？都是听到看到的，你看我看还是不错的，综合起来而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给我听，我也做了些反应，现在——道来。

他一定回家，无论多晚。（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

他眼睛从没离开我，对我超级的崇拜。（我看过陈先生对徐老师就是如此！）

他顾好我三餐，没有饿着我。（真有这等人，也不错。比天天说爱你一辈子实际。）

他很有学问，海阔天空，你可以从他身上学知识。（我告诉你，从身边男人学知识，总有一天他说你笨，你这也不懂那也不会。）

他说最后一程帮你把屎把尿。（韩剧里才发生，将来可能倒过来。）

他给你住洋楼，养番狗。（上个世纪可能发生，本世纪都要一起买楼我捡狗粪！）

他开车把我载来载去。（Grab司机也做得到，只是你不必还钱，划得来。）

你骂他他不还嘴，你说别人坏话他点头。（这等人或怕烦或懒得理你，让你唱独角戏。）

他常常把疼你挂在嘴边，说爱你一辈子。（难得，要相信童话。近来连王子都出轨，失望啊！）

他买花买礼物给我。你说要什么，能力范围内都会去买。（这是不能少的，何况现在有网购。）

看官你们自己比一比，较量一下，或选一两个来等待、来议论、来盼望，甚至来点化身边的人，或者你还可列出更多好例子。老实说能有这些条件，已经及格了。女

人演一台戏，根本不容易，遇到对方是歹角色，是不合拍的角色，也要演下去。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演完了下台去，总算过了一生！

后记：长篇小说《物换星移》写主角遇不上好男人，写了一半卡在那里，外婆那一辈的人写了，母亲那一辈也写了，就我这一辈的故事，没法着笔，所以是否要改写遇上好男人，想写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感觉困住，所以先为长篇写个预告，那思绪啊，就是停顿。

孙爱玲

南洋大学文学士，香港大学哲学博士。曾任香港教育大学讲师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现为新港两地大学客座讲师。著有《绿绿杨柳风》《碧螺十里香》《玉魂扣》《独白与对话：孙爱玲小说选》《孙爱玲文集》《水晶集》《彳亍歌行》等。小说多次得奖并译为日文和英文。

女权与幸福

世人谁不想远离痛苦享受幸福，痛苦也好幸福也罢，二者其实都能证明我们还有血有肉地活着。生命虽说是一个灵魂和肉身的结合，实际上就是一团欲望，人若无欲无望便如没了灵魂，肉体似也可有可无了无意义了。欲望得不到满足人便会痛苦，轻易满足了其实又感无聊。无论欲望满足与不满足，到头来还是会有遗憾和悔恨。竹疏烟补密，梅瘦雪添肥，做人却有悔无补。若能添补，似乎又失趣了。

都说人生最大成功便是获得了幸福，其实幸福也只是一种感觉，不过是欲望的暂且满足，谁又能一如既往时刻幸福？真相残酷，没有痛苦何来幸福，两者相互矛盾又相互印证。人生矛盾无处不在，是痛苦的根源也可以是幸福的源泉，因为矛盾是事物变化的动力和原因，不断推动生命前进。

人生一回未疯狂一次，遗憾，疯狂过了，后悔。无论人还是事，都不会原地等着你，错过了，便会遗憾失却而悔恨。汗漫无际的宇宙，转瞬即逝的人生，懵懵懂懂，稀里糊涂，沧桑而失落。事事都想掌握，结局却是毫不可控。

人生来便失控，投胎这件事已然无从把握，一生的基础由不得你，多数人都将泯然众人俗不可耐，该上学上

学，该就业就业，该结婚结婚，该生子生子，期间不如意知多少。心再不甘辗转挣扎也改变不了泥土之身，你我只是女娲甩鞭子落下来的一滴泥。天不赐你异能，你便淹没于芸芸大众之海洋。有时即便是刀马皆良，弓弩傍身，该屈就还是得屈就。

我承认自己不仅平庸而且浑浑噩噩，为了混日子不尴尬便时时念叨，“女子无才便是德”，算是为自己的躺平和平庸找个自洽的借口。“女子无才辩是德”，本意女子有才而谦逊不争辩是大德，不知从何时起，被封建礼教断章取义，女子没有才学才能做好三从四德。用洗脑的方式达到对其轻视与打压，恶习上千年，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今日的躺平和恶俗也并非我之初衷，其实也是经受过眼高手低的痛苦之后的结果，遥想当年，不也是青葱激进，心比天高，志向远大而无边，却然而志大才疏，终是在奋而不得的挫败中磨砺没了。一朝认清现实就得跟自己和解，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平庸。起落之间皆超脱，得意失意亦淡然。大言不惭地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依人吃喝，时也命也。努力了经历了倒也无从言悔，不悔也罢，悔之奈何，这一生注定过这样的人生。

就算臆想着过往每一步再重新来过，或许能够走得更好些，再好些，那也只能说明想象力丰富，一切所谓更好终不能照进现实。好也罢，赖也罢，走到这年岁这结果其实是必然，



彼时所思所想所做都是当下的必然，每次的选择每个针脚织就一个真实人生，即便真能退回去再来一次还是会如此，当时的认知和高度早已注定了结局。难怪总有人喊“人命天注定”，命便是当下真实的存在了。

还记得大约是中学时光，从一个不知蕻董的小丫头成长为略知浅眇的少女，梦想便如踩了油门的发动机轰隆隆地高远起来。一个怀志的少女，跃跃欲试。母亲说，女孩子不要太胆大，外面都是危险，女孩子不能远行，要保护好自己，女孩子不能太主动，让人笑话，女孩子不比男孩子……诸多的教条。对女性的限制和打压让人很难不对这指派天成的性别身份生出逆反，这或许也是大多数出兴于世小姑娘的普遍心态。

关于此确实有佐证，话说我们时任的某老师不知是出于怎样目的，在课堂上做了这样一个问卷调查。题目是《你是愿意做男人还是做女人？》，结果出乎预料，答案竟高度一致，男孩们自然想做男人，女孩们也竟然都想做男人，这一班女孩子个顶个都有雄心壮志，谁也不想被性别传统观念束缚住。逆反便是那一时期最强烈心态，因为懵懂因为莽撞，便把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

女人不想做女人，社会心理学中叫性别认同障碍，当然男人不想做男人也是如此，其中缘由不一而足，但肯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社会和历史遗留性别恶意的压迫，然而人性不分男女谁都想成为强者，而不是被压迫的弱者，谁也不想对人生失去掌控扮演受害者。

正因此，当年出于对角色转换的向往，我也曾剪过短寸，穿过男装，那一时期总被人从身后错认作是个少年，在同学的起哄中甚至生出错位的得意忘形，一种标新立

异的快感。这无疑是性别表达的错位，是对自我性别的否定。性别表达与社会对其性别的期待若保持一致才能实现性别认同，当不符合社会预期时便产生了错位表达，如我一般女性的男性化。

好在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这种状态持续不久，随着发育日趋成熟，不自觉便留起了长发，个性也越来越羞涩含蓄，随着不断有熟悉或者陌生的男孩追求告白，惊喜伴随着得意，幡然享受起作为女孩子的旖旎，突然就意识到女性角色的优势所在。

上述这种转变我认为并不是源于性别本身，而是性别所带来的衍生特质，一种附加属性，是来自于作为一个社会人对人生的掌控和主导以及喜好的渴望，这是人的本性。或可以直白地说我想拥有一种影响别人，掌控别人的能力。当意识到凭借性别特质也能做到令他人言听计从，从而获得我想要的东西，自然也就对自我性别产生了认同和肯定。

受价值规律支配，物质社会强者决定伦理，每个人都会有角色的赋予被赋予，给自己定下条条框框，过约定俗成的二手生活，在此女性尤其。然而过时的终将远去，改变在所难免，永恒不变的就是事物总是不断变化，汰旧迎新。千年来的性别歧视固化终究在不断的被打破。现代社会，机械科技取代人力，不以体能定胜负，男性能够成功，女性也可以成功。

争取女权，男强女弱不再是主流认知，许多女性甚至在“阴盛阳衰”的论调中越来越得意。当然包容尊重不是纵容，也不要让惯坏了的女性越来越傲娇。争取女权，不是对立两性，一阴一阳谓之道，达到平衡才上道。投我以木

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永以为好。无论何时两性平衡才是社会最佳状态。

过分强调女权，难免矫枉过正。说好了各显其能，各司其职，却非要喊内外兼备。既灶台，又舞台，既传统，又时尚，既职场，又酒场，谁也不是齐天大圣。如此一遭女性非解放了，实则是更累更苦了，被社会裹挟，被观念绑架，被自我强迫着。以为是女权，其实被带沟里了。

大陆对长空，赤日对明月，男人对女人，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神奇地互补互依。女人男人无法二选一，既来之则安之，每个角色的扮演都是宿命，都有意义，都是人生。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是传统、时尚、自然、挑战，是具有无限潜力又无可替代。

事物都是相互的，一切皆有参照。被爱是幸福，爱人奉献带来的也是快意和满足，我也是做了母亲之后这种体验达到最大化，毫无保留不计回报爱的力量摧枯拉朽。母亲这个角色着实宽慰了我平庸的一生，这也是我作为女性所获得的最大成就感。

终其一生，我们都在自我发现的道路上前行不止。人生苦短能有多少成就，无论领跑还是陪跑，都是自己的赛场，享受过程比获得结果更重要。正所谓，风雷送雨夜三更，忽看电掣金蛇过，照出青天一点青，灵光一闪间便和无能的自己和解了。白云苍狗，乌飞兔走，一眨眼就是数年，世事多舛，做人就有这点好处，思考决定精神，懂得自我调整就能随意活着。

良好心态和友好平衡的社会关系是每个社会人获得更多幸福感的基础。首先就是能否在参差多态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红瓦、白墙，

参差万家，都是人间的烟火。承认世俗，调整心态，过自然而然的生活。其次建立宽容尊重更加友好的社会关系，对性别歧视和偏见摒弃和挹伐。胸怀明月，志存千里，鸡鸣犬吠，茅店柴门，只要条件允许就决定去做自我愉悦的事，过自觉得幸福的生活。

陈冬梅

中国国籍，现居新加坡。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大部分文章主要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明日报》及其他报刊杂志。

护肤品店打工记

有一次，我在一间知名的护肤品店打工时，目睹了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久久难以忘怀。

有一位挺着大肚子、穿着整齐的女士挽着老公的手臂进入店里。她很有目标地走向榛果区——适合孕妇使用的产品，顺手拿起了一瓶沐浴露。由于这个榛果沐浴露是纯天然成分，因此受到了很多孕妈妈的喜爱以及回购。她仔细端详了沐浴露的包装，读了读包装上的产品信息后，转身把目光投向她的老公。

这位老公意识到了老婆的凝视，便走到她的身边。“我现在适合用这款沐浴露，是专门给孕妈妈使用的。里面的成分是……”女士指着沐浴露上面的信息耐心地为老公讲解道。那位先生看了看摆放沐浴露的柜子上所标的价格后，不以为然地回答道：“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是纯天然的，一定是骗人的。我也可以出一个产品，上面写‘纯天然’和‘适合孕妈妈使用’。难道这样的产品你也会买？”说完，就开始拿起放在柜子上的摆设品，将它转来转去。

“不是的，这个产品真的是纯天然，而且这个品牌已经是老招牌了。这是我同事介绍的，她说用了皮肤会滑滑的，没有刺激性。”女士缓慢地解释道。

“不要无聊了，我们去楼下的药妆店买一个类似的就可以了。我才不会掉入商家们设下的购物陷阱呢。”说完，

男士顺手从女士的手中拿过沐浴露，放回了柜子上就走出店。那位女士好似不甘示弱地又从柜子上拿起那瓶沐浴露，看了我一眼，又把沐浴露放回去。

站在一旁的我目睹了这一切，确实有点不知所措。虽然身为销售员，应该在女士一开始拿产品的时候上前提供她更多的产品信息，用不烂之舌说服她购买，但是，同为女人，我明白在购买自己犹豫许久的东西时，有多么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够支持自己，听到“买吧，你值得拥有好的。”就算到最后不会购买那件物品，也会因为那句话而感到心里暖暖的。

这样的顾客一天下来会有好几个，很多妇女蠢蠢欲动想要买柜子上的产品，但都因为老公或者男伴的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就把产品再次摆放回原来的位置。因此，就算我为那位准妈妈感到不平，但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过于频繁发生而感到麻木。

可就在我认为这件事会像过眼云烟，没多久，在离我休息时间十分钟前，进来了一位穿着时尚的女士。她身穿一件白色T恤和黑色西装长裤，配上一双平底鞋，看起来简易却不失优雅。她一进来就拿了店里的篮子，精准地将指定的沐浴露、护肤品等放入其中。没过多久，她就走向收银台，暗示我要付钱。付完钱后， she 就把袋子全交给站在店门口等待着她的男士后，挽着他的手臂离开了。

这一刻让我感到心头一热，因为我瞬间想起几个小时前的那位孕妈妈。刚才发生的一幕顿时浮现在脑海里，很是深刻。同为女人的两位、一个在买东西时需要看另一半的脸色，而另一个却能如此潇洒。我想：到底是什么因素，会让那位孕妈妈迟疑着对自己好呢？是什么时候，那

位孕妈妈开始从对自己好，变成对别人好？是什么阻碍，导致那位孕妈妈选择听从另一半的决定？

细想，每一个人都是爸爸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宝贝。就算不是，我们也是自己最相信、依赖的伙伴。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好好爱护，那么又有谁会注意到我们呢？又有谁会珍惜我们呢？只有我们在对自己足够好的时候，才能够把自己保护好，不让别人伤害。

祝愿我们都能够多聆听自己内心的想法并且爱惜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黄韵棣

1997年生于新加坡。2020年南洋理工大学毕业。中学时在老师的鼓励下开始写作，希望写的故事能给读者带来欢乐和正能量。

秋风春月 话毛小孩

李喜梅

(

凡一切事物的发生必有其内在缘由，或归咎于因果轮回？

人生旅途上，独行好，还是双人同行更好？独行，走得快捷；伴行，能走更远。

如今时代更新，价值观也悄悄地转变了。新世代男女两情相悦，结婚组织新家庭，一些却未必要生儿育女；有的约法三章：养宠物就好。独行者，也会选心仪宠物作伴。

43

—
2024年
8月号

2

见到婴儿车里推过时，兴冲冲跟前去想分享新生命的喜悦；赫然发现里头坐着的不是婴孩，而是披着毛茸茸外衣的异类，猛然有种被愚弄的感觉。“毛小孩”是这些受到呵护备至宠儿的统称。

联想起电视剧里的画面。主人对着爱犬，深情款款地说：谢谢你来到这世界上；何时动物被提升当作至亲看待了？

春节拜年时，抱着或牵着一毛小孩，已成时髦现象了；就不知拿红包利是不？毛小孩越来越普遍，真正婴孩宝贝越来越稀罕。

宠物，养久有灵性，或可转移并填补人们心灵上的空虚，尤其冠病疫情后；有些主人，甚至旅行时也愿意带着。生病时，也给与如亲人般的照料；宠物店、动物诊所越开越多；宠物医院，也因应而生；预期这类新兴服务将蓬勃发展蔚成一门大生意。

3

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的友人月前回港探亲，顺便来新马旧地重游与旧雨叙旧。多年不见，会面时欢聚闲话家常。友人说香江哪里年青人心中，宠物地位比家人来得高。

比如他家媳妇陪嫁过来的宠物住院治疗，因内科手术住进加护病房，每晚陪伴不在话下，病床费用高达每天2千多港币（约新币三百多元）。

同时，最近看没完没了的俄乌战争报道。报端刊登一张女主人搂抱着宠物猫的照片，吸读者眼球。说是被困在战区里的大楼多日后庆幸获救，主人大松了一口气。那虽是一则小插曲，但想到战场上多少生灵涂炭，为何刻意挑选了一宠物照片放大，显示媒体也认同此事件别具意义？抑或表示猫咪/宠物与人命等同/更重要？

近期电视节目放映“带宠物去旅行”，新潮流所趋？这些人没爸爸妈妈吗？何不带家里长辈，而情愿耗费比带家人同行更高的旅费与精力？或因长辈、家人不若宠物讨喜？

或者我老套古板，脑里纠结：适龄女性不生养，绕过天职；都是个人的选择，欢喜就好？那么，养宠物/毛小孩比养孩子快乐幸福吗？如何衡量？

4

日前与好友C餐聚。她是名退休的资深医生，医人，不是动物；关心时局与世态。谈起新人类不兴生养小孩，什么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都被置之脑后。这种新心态，如何看待？

她已近八旬高龄，看尽人间烟火，性格豁达；她自叹错过美好岁月，可惜人生无法重来；她确信有子女才算完整人生。遑论世界乱象，未来总是无法预览；但是世态常是无常，过去如此，未来依然；进化过程中，人类文明还是应该延续下去。人口攸关世界未来，生育计划趁早，年龄是关键；与时间赛跑，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间店！

行文至此，读到报端新闻，我国生育率仅是0.97；而目测毛小孩“人口”日益增长。如今，毛孩在人心目中价值与社会地位今非昔比，扮演着疗愈慰藉心灵的角色；或许反映着经历过冠病疫情浩劫，人们价值观的改变？

无论如何，毛小孩终究非人类，或比机械人稍微温暖；肯定无法取代孩童在家庭、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与重要性。忐忑的是，步入AI时代，文化人对未来世态又应该有哪些期许？

李喜梅

新加坡人，祖籍广东潮安，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士。著有《涟漪》《自然自在》《南洋花木情》。

一位民国女子的南洋风物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是我喜欢去的地方。建筑典雅，布展清幽，工作人员讲解专业，彬彬有礼。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在周日去看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工作人员开玩笑说，你们怎么逃学出来了呢？在馆藏作品中，我被一位画家的作品吸引，画中多是南洋日常风物：榴梿、荔枝、中秋灯笼、潮州月饼、马来婚礼、东海岸小贩……是此地热带浓郁的色彩，仿佛看到一个个芭蕉树影里的寻常人家，门内案边的生活兴致与岁月静好。

画家署名Georgette Chen，中文名张荔英。张荔英1906年出生，是民国著名人物张静江的第四个女儿，从小学画，在纽约、巴黎接受了专门的美术教育，24岁时画作已被入选巴黎杜勒利沙龙。因为爱情嫁给了长她31岁的外交家陈友仁，婚姻美满，陈友仁去世后，她一直沿用夫姓陈（Chen），为纪念丈夫，画作上永远署名“CHEN”。1954年定居新加坡，余生致力于画画与教育事业，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今天的南洋艺术学院）27年之久。她的作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她的画中常见到装水果的竹篮子、热带水果、新加坡多元社会里的华人传统吃食、马来人的婚俗、身穿纱丽的印度朋友、老屋与码头、庭院中的荷花……这些南洋元素被她用印象派画法表现得绚丽而又清新，兴致盎然里有一种生活的平静

隽永，是新加坡六位先驱画家之一。

我记得在此地第一次见到鱼形灯笼的情景。临近中秋时，路过孙中山故居晚晴园，发现小楼的二楼走廊挂起了鱼、龙、兔等形状的灯笼，很是美丽。在张荔英的画里，又见到了鱼灯和月饼放在一起，有一种亲切之感。当年漂泊到这里的华人，渐渐扎根于此，吸收了许多当地和外来的文化，但是一代代仍保留着故土古老的习俗，中秋挂上灯笼，柚子上贴着大红吉祥中文字样。这些血液里的记忆与绵延，加上现代意识的审视和表达，构成了艺术家独特的风格，也是生命力和感染力所在。

没看到张荔英的画之前，我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纪念品商店里，买了一套花卉杯垫，只是凭喜欢，没看介绍。后来看说明发现，这套图案的原作竟然是她的一组兰花静物写生。这个小巧合让我觉得，我们喜欢什么，总是有原因的，只是没发觉而已。之后从新加坡去美国，又回到中国，这套杯垫始终在行李里携带着。记得当时买这套杯垫时，可能因为当时店里的人不多，与一位工作人员聊了好一会儿，是一位优雅的中年女士，我们从一些画作聊起之后絮絮说了些题外话，她说起女儿已上大学，几年前去中国旅行，问我在新加坡可生活得习惯等等。这些小时光是现代商业社会里一抹片刻的悠游。

张荔英说她来到这里之后，爱上了吃榴梿，就知道这里是适合她居住的地方。这里有“永远的夏天”，她开着一辆红顶小汽车外出写生，自成风景。1967年张荔英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尽管是关节炎患者，我已自力更生，而且我用这块色彩斑斓的热带衣裳，随心裁剪成一件快乐的外衣。”

人有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是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可以寄托，可以安心。因为心已安于此处，这些平凡的日子，这些寻常的小事物里也透着欢欣。

美术馆的外墙上，其中一张大幅海报是张荔英的自画像，那是一种对世界自有主张的目光。这片土地上阳光依旧炙烈明媚，生活区里榴梿摊四处可见，高楼大厦间一百多年的南洋老屋保存着原貌，现代与历史交迭缠绕，人们在其间行路匆匆。我总觉得，这些椰风蕉雨，这些日常烟火，如果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没有进入画中成为艺术，是一种遗憾。当然，也可能存在本身便已足够了，艺术不过是人自己寻求的“无中生有”的游戏，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谁知道呢？

宋爱丽

来自中国。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工作于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从事教育行业多年，对在新加坡留学的时光念念不忘，将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审美，思考融入写作之中，是对时光最好的致敬。

作为一位90后的楷模 ——已故丹斯里林碧颜律师

那日经过檳城市区，无意间抬头看到潘兴隆路（Jalan Phuah Hin Leong）的路牌，想起在史料上看到他的原名为林资源，为人乐善好施，是当地的富商之一。而后，再细细阅读其资料，只见已故丹斯里林碧颜女士是其孙女。再想一想，那岂不是几年前在吉隆坡参观林连玉纪念馆时，导览员提及免费替林连玉先生打官司的代表律师？

是的，林碧颜女士为林连玉先生免费打官司一事，确实引起我的好奇心。置放在马来西亚视角的框架下，愿意替林老先生打官司的律师一定具有过人的勇气，更何况作为海峡华人后裔的林碧颜女士其实对华文并不熟悉，他俩是通过福建话进行沟通。这样的历史记忆确实值得仔细梳理、还原。况且，林女士更是马来西亚史上首位以大使身份担任大马驻联合国副常任代表的女性。

97岁的林碧颜女士于2012年出版其英文自传<Kaleidoscope: The Memoirs of P.G. Lim>，译为《万花筒》，梳理其一生的重要时刻。出生于显赫的海峡华人家庭，祖父潘兴隆是檳城名声响当当的人物，父亲林清渊是著名律师，母亲曾在爱丁堡修读医科，让1915年出世的林碧颜具有优秀的家庭条件。更重要的是，她善用这些条件，因此在成长岁月中走得格外踏实、顺遂。在自传中，

林女士直言1930年代对于女性来说，教育并不是着重点。一般可以到校上课的，都来自优渥的家境，就连泰国皇室人员也前来槟城念书。

在槟城莱特街修道院学校念书的林碧颜女士念完中学课程后，便开始思索人生的下一步。对于大部分90后的我们来说，念完高中课程之后就顺其自然地申请大学、进入学习生涯的另一个阶段。不过，对她而言，这不仅极需前瞻性，也需要勇气。母亲积极地鼓励她再继续念书，展开不同的人生步伐。天时地利人和，恰巧一位英殖民政府的教育官员来到槟城与其母亲共用下午茶，随即提及这件事。该官员了解其父母都曾在英国留学，建议林女士前往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念书。毕竟，当时大学内部只有这所学院是女子学院。应付剑桥大学高级试卷后，林女士就需要备考伦敦入学考试，再考另一张试卷才得以进入格顿学院。对于一位女性来说，这样的经历在该校前无来者，因此校方也极为关注。

能有一位开明的母亲鼓励着林碧颜女士，她无疑是幸福的。由此，在1934年，林女士成为马来亚首位到格顿学院修读学士课程的女性。除了专注于学业，林女士也在大学生涯结交不少朋友，可见其受人欢迎的性格。无论是李鸿章的外孙女、陆佑的儿子陆运涛，都是林女士的朋友。

学士课程毕业后，林女士从英国回到槟城，直言槟城的情景与出外留学时无异。公务员和专业人士职务依旧由欧洲人和男性主导。就连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她，也无破例。碍于时代束缚，当时的女性就算充当专业人士，一般也以夫姓作为称呼，而不是以本名。在机遇的主导下，莱

特街修道院学校欲聘请林碧颜女士到校兼职。在保守的年代，来自优渥家庭的林女士之所以接收这份聘请，主要是展现经济独立的能力。这样前瞻性的目光不仅提醒当代女性的我们应该独立自主，掌握生活的自主权，甚至为其尔后的人生态度奠定基础。虽说是充当老师，林女士却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关系融洽，甚至是离职后也有同学与她保持联系。这由此再度体现林女士受欢迎的性格。

1938年，林碧颜女士与她在剑桥的同学在新加坡结婚，成为合法夫妻。由于当时欧洲已开战，导致林女士还未应考大律师资格，在婚姻上也是由男方几次的说服才答应共结连理。决定结婚后，小俩口除了在新加坡举行婚礼，也在槟城办过一场仪式，并在新加坡展开另一段生活，开展新的朋友圈。对一位女性来说，这从此体现她在另一个家庭适应生活的节奏是如此得心应手。得知自己怀有身孕后，她和一众女性一样，愿意为了孩子亲手缝制衣物，把内心对孩子的爱通过一针一线展露出来。

1941年11月，林碧颜女士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从新加坡回到槟城探望父母。岂料，太平洋战争从此改变了林女士的一生。该年12月，日本轰炸槟城，英国政府官员在一片慌乱之中逃船离开，剩下被殖民地政府“哄骗”的子民。由于手握英国大学文凭，这对日本政府来说林女士是亲英分子。由此，其中一位官员要求林女士投入广播活动。经过一番讨论，林女士的广播主要涉及教育及音乐议题，而不是政治议题。不过，这样的广播活动其实无法确切地说服日本政府。易言之，日本政府盯上了他们一家，直言他们一家秘密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新闻。搜查整间屋子后，日本政府随即带走林女士的父亲。

父亲深夜回来后，弟弟建材却在几天后被带走。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弟弟的消息，作为长姐的林碧颜女士在未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去拜会了素未见面的邻居。据闻，邻居是槟城职位最高的海军军官。林女士先是用手语和哨兵沟通，表达自己的意愿，之后成功见到军官。作为一位长姐，这是一位姐姐对弟弟的关爱，作为一位年轻女性，愿意冒着无法预知的结果替弟弟说辞，这透露出极大的勇气。万一那位军官并非善类，林女士会面临怎样的后果？这问题却不曾在她脑海里出现。虽然不确定军官是否有帮忙处理，不过其弟弟确实在几天后回到家。

同时，林碧颜女士亦思念着他的先生。战争使分隔两地的夫妻无法联系沟通。恰巧有一位华人翻译官要到新加坡办事，林女士便提出想一同前去新加坡找其先生。车途中，她看到被轰炸的桥、倒下的树，几经波折才到新加坡。新加坡的氛围是阴郁的，太平洋战争不仅改变国家政策，也改变林女士的一生，就像她没想到风尘仆仆地过来，竟看到先生已和另外一位女性在一起。任谁也没想到和先生沟通之后，她果断地回到槟城。除了学习打字，也向一位华文报章的编辑学习书写华文。

就算战后林碧颜女士再度到新加坡和先生沟通，仍无法像先生可以接受一夫多妻制，于是选择离婚，独自照顾儿子。离婚对1950年代的女性来说或许还不是如此熟悉的词汇，林女士却清楚了解自己的内心。离婚后，她带着儿子赴英国应考大律师资格考试，并踏上机缘巧合的列车，正式荣获剑桥大学发出的硕士学位文凭。除了运气的眷顾，更是林女士抱持恒心、毅力的硕果。

在英国，林碧颜女士除了要处理学业问题，也需要处理住宿问题、儿子上学等事情。由于是外国人身份，林女士往往在找住宿时遇到不便，所幸可以先借住堂兄家，再一边找住宿。安排儿子上学时，她则是有幸遇到贵人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位贵人则是马来西亚首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帮忙从中协调。这样的机遇再次验证林女士的好人缘、魅力。好学聪慧的林女士成功考获大律师资格后，未成为正式律师时，需要到律师楼实习，再成为正式律师。若说林女士成为律师后的阅历如此精彩，是缘由其成为律师前人生经验的积累。而她具备对家人的关爱、对凡事抱有勇气、敢言、坚毅、积极的人生态度，无一不让她在生活中、职业中，收获丰硕的成果。

作为一位90后，从已故丹斯里林碧颜律师的身上，我领悟优渥的家境虽为她奠定一定的条件，不过她善用这些条件，并尽自己的能力回馈家庭、社会、国家，这才是令人钦佩的细节。这样一位如此杰出的女性，其实反映着不同期间国家历史的面貌。从她的成长岁月中，我们有机会从一位女性角度理解英殖民政府的作风；日军政府占领马来西亚时，她为家庭的付出、牺牲；在她担任大马首位以大使身份担任联合国代表的女性，展现一位女性何等的人格、魅力！

王婷婷

文学爱好者，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现居新加坡。

有个名词常想起——外婆

由于疫情的关系，在全国行动限制令下，已经有两年的清明节无法回家乡扫墓祭拜外公外婆。

以量老师说清明节最思念外婆，我也不例外。外婆与我的感情深厚，可以这么说，众多子孙中要数我与外婆的感情最深。

外婆虽然在我六岁时就去世了，不过说来奇怪，小时候与外婆相处的点点滴滴，都牢牢记在我脑海中。甚至外婆亲自给我做的许多衣裳，外婆给我买的红色小木屐、美丽可爱红苹果形的小钱包等等，至今都一一烙印在我脑海中，我甚至还清楚记得每一件外婆亲自为我缝制的美丽衣裳的颜色与图案设计。

外婆是个平凡但又不平凡的中国女性，在还未与外公下南洋之前，在中国生长的她不会缝制衣裳、不会做蛋糕、不会做菜。小时候的外婆聪明伶俐，那时候在中国，家里请来了老师教外婆的哥哥读书，喜欢读书的外婆也凑上前去，站在一旁聆听老师的教导，从中学习。不过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守旧观念，每当外婆在旁跟着她哥哥学习读书识字的时候，就被家里长辈责骂，不给外婆有学习读书识字的机会。不过好学不倦的外婆时常乘大人们不注意时，偷偷在一旁听老师教我舅公读书，也乘机偷师学习。

外婆小时候的故事后来一直被长辈们提起，从中国传递到马来西亚，外婆小时候的经历与故事同时间也传递到我们子孙耳里。外公在中国是个教书先生，外公与外婆结婚后就移居到当时的英殖民时代的马来亚。来到了马来亚，外公弃文从商，白手起家，而跟随着外公南来的外婆则在当地发挥了她的聪慧、天赋与敏锐力。因为外婆有很强的观察力与学习能力，所以能无师自通，她学习做菜、做蛋糕、学缝制衣裳、学打算盘等，甚至自己学习开车。在那个年代，汽车很少，拥有汽车的家庭寥寥无几，所以有车开的人不多，更不用说女性开车了！因此直到现在，就在去年，我与我妈遇到外婆以前的好友，外婆的这位好友年龄比外婆小大约十岁，她目前也有九十多岁了！当她与我们说起外婆时，一直称赞外婆为人善良又聪慧，她也提到外婆以往帮了她很多忙，也帮了不少当时也是从中国移居到当地的中国亲友们。由于外公识字，因此外公也帮忙这些亲友写家书寄到他们的故乡。她还告诉我们说外婆当年是他们那个年代镇上第一个也是唯一懂得开车的女性。当时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无不惊讶眼看着外婆学习开车，而且很勇敢地独自开车载着九个孩子（外公外婆育有九个孩子）。外婆自己学习开车这个故事，也让后人津津乐道然后传递到我们子孙辈耳中，我们也知道了外婆小时候的故事以及她与外公婚后在马来亚定居的生活点滴。

可惜外婆在我六岁时就离我们而去，如果外婆稍微长命些，也许就有机缘学佛闻佛法，我也多么希望把佛法的好处分享给她老人家。记忆中，外婆在临终前的一晚，还托梦给我。第二天，尚在学校的我就接到外婆逝世的消

息，当时我六岁读一年级，爸爸来接我回家，告诉我外婆刚去世了。

虽然外婆去世多年，不过外婆永远活在我心中。尤其对外婆的思念更是无穷无尽……此刻，小时候与外婆相处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在我脑海里……

对外婆的缅怀，如蒙蒙烟雾，纷纷的细雨，挥之不去。愿阵阵清风带着祝福，寄托我对外婆的无限思念；愿滴滴细雨带着敬意，寄托我对外婆无限的缅怀。

心 语

另有笔名雯晴。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目前于新加坡驻马华侨银行任职。著有《四海童诗》《新诗100首》《四海俳句选》。作品也常在《风雅颂诗刊》《烟火》等文学刊物以及《印华日报》等发表。

女性文学 专辑

“女人之约”小辑

从《女人再约》 谈五位女作家的文学创作

自2016年出版了第一本《女人之约》后，2023年，五位女作家：张秀美、丛卉、杨放、芊华和唐晓岚，各选主题，以《食色》《琴话》《鸟语》《茶房》《酒戒》为辑名着墨，出版了《女人再约》。

五位女作家以不同的笔触，呈现各异的风采。

张秀美来自中国东北，在新加坡居住24年。她会烹调东北菜肴，做馒头，豪迈的个性，全无保留地体现在她以“食色”为主题的散文中。在《东北风遇到赤道风》里，她邀约众女作家在家中宴会的描写，大有“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豪气。

文中有一段她为芊华烹调茄子的文字：

“每次，因为芊华，我一定蒸盘嫩茄子，放冰箱里，再捣一盘蒜泥，配点儿香菜滴点儿麻油老醋，吃的时候，端出凉透了的茄子，用筷子大刀阔斧直划几道，挑些蒜泥抹上，芊华认定这是人间至味，但后遗症也严重；大蒜味太浓太持久。不过，大家蒜味相投，完全不以为意，嘻嘻哈哈，口气冲天。蒜泥茄子每次都被风卷残云。”

在抒发豪迈的个性时，也展示她作品的风趣幽默。

《末日爽约了》对预言家预言末日的到来表示乐观，认为有末日也不错，还显示了特好的心情，“再也不必为

即将消失的未来买单儿发愁了。”《芽笼的食色与空》一文中，因朋友说要去芽笼而发怒，要摔电话，当提起吃榴梿，她转怒为喜，因为“我有许多最爱的美食，不分伯仲，并列第一”。吃擂茶饭吃到柔佛去。她从芽笼的食写到色，并与三个闺蜜下海，去芽笼观光色情业！

当然，还有题目的运用，如《不食色》《午夜香吻》《叶子楣的波及包》等等，都从食与色中展现生活与人性，毫无保留地体现作者个人豪迈、活泼、幽默、不隐瞒的风格。

在《尼采那匹疼痛的老马》中，作者从拉车的老马，在冰天雪地里负载，为主人奔命，在零下20度的旷野，给我拉雪橇，写到Junction 9女佣中介所的女佣，“她们将被签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家，照顾一些人的起居”的身不由己，“心中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疼痛”，她们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但是离乡背井，远离亲人，面对孤寂，拼搏生活的命运却令人同情。这种大爱的精神，处世的仁人之心最是难能可贵。

丛卉也来自中国东北，她的“琴话”，恰如江南杨柳，流水依依似的细腻柔情。她年轻，却有太多的时间记忆，作品与时间的关系密切，往往成了开篇的特色。

《我们唱着的歌》：“三十年后，我挤在人群里，想像着三十年前的那个我无从参与的午后……”

《未来、晴》：“近午时分。窗外的世界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看树影斑驳，人迹稀疏。想起那句：街道冷清，心事却拥挤，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

《清唱初心》：“终于，在百忙的生活里，抽出一段时光，盘点青春。”

《四月芳菲寄》：“人间四月，果然像林徽因的诗句：‘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原来，春天是奔涌着来到我们面前的。”

作品多以时间开篇，内容有对未来时光的期盼、往事的描写、旧事的追忆，因时光的消失，缅怀时光，多愁善感。

丛卉在新加坡住了16年，身为在国外打拼的游子，作品中渗透思乡的感情是必然的。新马最早期的南来作家，作品也多体现思乡思亲的情怀。展现在丛卉的作品中的是中国北方乡土风情的描写。

《说一回故乡》就有描写冬天来了，又是冬天，还是冬天、总是冬天的四段文字，描写祖父的马车，在风雪的松花江上奔驰的往昔，以及作者与父亲同行于江桥之上，祖父在除夕夜捎鱼回家的细腻情境。

几段时间的记忆，把松花江冬天的美景写得壮阔动人，“暗自思量——故乡，因为先辈的老去而老去；亦因后辈的新生而年轻。江水不老，岁月悠长”，写乡情、亲情和乡景，情景交融，意境深远。

丛卉对古诗词、歌乐的喜爱，也表现在文字中，新谣、歌乐、演唱无疑地早已融入她的生活。《幽幽其芳》里引“旧时王谢堂前燕”，屈原《离骚》；《茶暖相望抵天涯》中流露李商隐《夜雨寄北》似的情感，古诗词为她消失的时光，思亲、思乡、怀旧、怀人等内容服务，展示了她文风的柔美、抒情，情怀的孤寂。

杨放的专题“鸟语”，通过人与鸟类关系的细腻描写，体现作者对自然界的大爱。

鸟语收了四篇鸟的专文，《鸟人》从鸟的动作，羽毛颜色、食欲习惯等方面，讲述鸟的成长，让人上了宝贵的一堂课。

《飞吧，雨来》写主人和小鸟雨来的感情，主人照顾雨来的小生命，担心它给猫吃了，带它回家抚养。在工作中也放心不下，溜回家探望，雨来病了，主人带它看病，终于，雨来成长，回归丛林。主人的呼唤，引来它叽叽喳喳的深情回应。

《绣眼鸟》描述夫妻二鸟共同经营家庭的生活。夫妻孵蛋，一个瞬间飞出，一个立即飞回，各尽其职，轮流哺喂。往往，爸妈还没到家，小鸟就从窝里冒出头来。哺育完毕，爸妈吃鸟宝宝的排泄物，清洁鸟巢，减少气味。七天之后，小鸟成功试飞，回到自然界，作者为它们献上祝福。

如果说，《飞吧雨来》记录了作者在大雨中与雨来的邂逅，《绣眼鸟》书写作者在学校宿舍楼相遇绣眼鸟，那么《白眉成长记》则以在阳台上筑巢孵蛋成长的白眉为内容。从“小客人”、“红宝石”、“喜讯”、“离别”等数个细节的描写中，体现作者对白眉生活的观察入微，感情的表达细腻。

不论是什么鸟类，作者展现了她对小生命成长，以及个人与小生命共同拥有一段短暂生活的喜悦。从小生命之间的相互照顾，透出温馨的长幼之爱。通过人对小生命的照顾和不舍，展示人世间的大爱。就如《鸟人》所写：“爱，不一定必须拥有。剥夺本属于它们的自由，就是无视生命平等。我只愿鸟儿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在枝叶间婉转鸣唱，有爱巢去忙里忙外。笼中，只有被囚禁的痛苦的灵魂。”

自然界接受和孕育生命，有了小生命，人类也有了更佳的居住环境。身为自然界中的一分子，人类必须与它共存，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界。

芊华的“茶房”，收录了七篇文章。

文章抒发个人对往昔的时间记忆，展示一个时代的点点滴滴。

书写的回忆文章，是散文创作中一大母题。《Sanyo 短歌行》中初入社会工作的作者，深得同事的照顾，初涉的恋情是她不可磨灭的记忆。

《邂逅黑胶唱片》里舅舅收聚黑胶唱片，展示一代人的消遣娱乐方式。在时代步伐的前进声中，它已成了被遗弃的印迹。作者和陈焕珍坐在皇家山的梯级上，遥望国家剧场内舞台上的表演，不知能激起多少同代人的美好记忆。《茶叙书城》书写逛书局，文人在书城聚会，天南地北地交流，也是一件美事。

芊华回忆好人好事。

她说：“一些是是非非在人生长河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人的一生之中，总有一段时光，让你难忘；总有一些人和事，教你刻骨铭心，不管悲伤还是欢乐，熨贴在心灵的一道光将陪伴到永远。”因此，她写美好的往事，正直的人生，温馨的故事。

《剪辑记忆中的金门》对落寞家乡的感伤。《惊喜圣诞》刻划节庆期间为她送来圣诞树的小李，《茶叙书城》里以热茶款待文友的今古书画店老先生，都是作者笔下热血心肠的人物。

芊华回忆她一次到广州时水土不服，李真夫人给予温

馨的照顾：“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我洗头发湿，她嘱我坐在矮凳上，她拿着吹风筒为我吹头发，一面用手指摩挲发丝，有着母亲般给予的温暖，多想扑进她怀里给她拥抱，对于一个刚失母亲的我尤其强烈。”

《Sanyo短歌行》莲花协助她应征工作，她顺利地加入工作队伍；工友生病时莲花发动群体探病。我在离职时大家依依不舍，集资买了一支派克笔相送留念：“我至今仍然保留着那支派克笔，以纪念青春岁月里那一段淳朴的美好感情，一段难忘的经历。”

不论是对人对事，她的文章从细节着笔，展示对记忆的依恋。她的忆旧方式虽然令人感觉幽闲，笔触都充满感情。

唐晓岚的“酒戒”中收录了《酒戒》《来生树》《太阳雨》《女人有约》四篇文章。

唐晓岚说：“活着活着就成了唐三藏的妹妹唐三者，所谓行者、歌者、作者是也。前半生已经行过千里路、唱过百首歌、写过几卷书。后半生目标：再行千里路，再唱百首歌，再写几卷书。且走且唱且写，交付此生。”

可见她笔触的幽默，珍惜时间的生活态度；对文学创作抱持巨大的热忱和抱负。

她以意识流的创作方式构筑篇章，在本地，以这种审美手法创作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

《来生树》里写“此生，可以只用鸟儿一次啁啾的长度穿过时空飞走”，体现短暂的一生。文词天马行空，例如孩子“出生时因看见自己挥来挥去的胳膊和腿而哭”；“我来时，自己笑。我走时，儿子哭”，“妈妈是儿子小时

的新娘，儿子长大了就忘了”，“在病中胡思，离活人的世界更远了”，“常在床前看到妈爸，阴阳相隔。父母死时，自己在国外。”笔触交织着孩子的成长、母亲的老去和死亡的跳跃幻想。

作品展示城市生活中人们脑海里流动的意识片段。

《女人有约》从吃芒果干时捏到干枯的壁虎，走进洗手间用洗手液一遍一遍地洗；到医院作“雾癌”检查，街上还有人跑步，印尼烧荒、导致雾霾、学校停课、户外生活被取消；进到医院被隔离，傍晚回家睡了四天，感觉胸口难受；由同性恋者的出现联想到女人有约的描写，想象力丰富。所构筑的是城市生活的片段。值得强调的是在流动的意识中，仍不缺现实环境里出现的生活面。

五位女作家用自己的创作方式，书写各异的题材，兼并收集在《女人再约》中出版。这一独创性的出版，集合了更丰富的内容，让读者从阅读中，了解女性作家的视野，品赏多样的细腻风格，为各异的风采鼓掌。

李逸楼

笔名择浩、伍两。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多部文学评论集和小说，曾获2018年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

刺青大叔

芊
华

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便是在64号病房不穿医院病服，脚趿一双拖鞋，略壮的身材，寸头的灰白头发，走路有点蹒跚，特别之处便是他手臂密密麻麻的刺青，以及眉心有个类似十字架的纹路，几分霸气犹存的样子。他手指勾着一串迷你手电筒和几把指甲剪，向病房的病人或家属兜售他的物品，口中闽语喃喃：“赚一点（生活）所需！”护士追着阻止他在病房串门似的兜售，他仿佛与病房的护士很熟稔，笑嘻嘻不予以理会，甚至问护士要不要买？他会说几句马来话或蹩脚英语来应付“顾客”。那时我正在医院探望老伴，他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买？我摇摇头。他推销道：“老人晚上上厕所可以开手电筒就不会跌倒！一支五块钱，买保险都不止五块钱。”有抗议声传来：“大叔，很贵，外面才卖块多钱。”他辩解道：“我赚点所需，我赚点所需！”以博取同情。

后来老伴出院，几个月后又再因病辗转到另一家G医院留医。我第一次去探望他的时候正好是下午，我买了两片蛋糕和一杯咖啡C，老伴知道我喜欢吃这个牌子的蛋糕，我担心他舍不得吃要分给我，因此多买了一片。当我走进病房，第一眼便看到刺青大叔盘坐在床上，床位就在老伴的斜对面，太意外了！这回他穿医院的病服。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我还是和他打招呼，提起64病房

65

—
2024年
8月号

兜售手电筒的事，他笑的乐呵呵，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线直言：“64病房的护士都很好……”我给了他一块蛋糕，问他可以吃吗？担心他有糖尿不能吃甜，他连连点头说可以。他很开心地告诉病友和护士说我是他的老朋友，在N医院认识的。

这回他在病房很坦然地跟我说，他年少不会想，胡作非为，加入了私会党，不断进出监狱，后来还挨了九鞭，老来孑然一身，居无定所，不胜唏嘘。他举起他的手掌给我看，赫然是断掌，我吃惊不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断掌人。

有个傍晚，我到医院不久，大叔正吵着要下楼买食物，护士不让，他不停地嚷嚷，护士劝阻无效。我问他到底要吃什么？我可以帮他买，护士对我很是感激。他说要吃娘惹糕，要两片。他告诉我电梯下去就有得卖。我对环境不熟，也有点懵，记得电梯附近除了一档卖西式酥饼、蛋糕，咖啡之外，印象中没有什么卖娘惹糕的，我还是愿意尝试去找一下。由于是星期日楼下静悄悄，有的店面也没有营业，兜来转去，额头都淌汗珠了，问了路人和护士，就是没有人知道有档卖娘惹糕的，心想会不会他记错？还是已经换别的租户？无奈，我买了两个酥饼给他，跟他说找不到，可能已经没有营业了。他有些失望，叨叨地说那马来人有多好，有时没有收他钱，有时约他某个时间点过来，把剩余的糕点给他免费带走。

病榻上的老伴说我多事，我也不知为什么要帮他？是恻隐之心吧。

后来大叔悄然出院，老伴继续留医观察多几天。

当老伴出院再回去复诊时，我居然发现娘惹糕就在

医院诊所旁的咖啡座里，有种意外惊喜，“相逢恨晚”的感觉。

再后来，老伴又回到他长住的N医院，有天，我到楼下吃晚餐，正要点餐的时候，转角处闪出一辆轮椅缓缓过来，上面坐的竟是穿着病服的刺青大叔。他说肾有问题，现在无法走路，这次死定了，目前住在五十几号病房，这又让我想起他兜售手电筒的逗趣情景。

我问他要吃什么？我请。他迟疑了一下说要跟我一样吃炖汤，不过他选择的是ABC汤加白饭，我自己是莲藕汤加芋头饭。他感激地说我是好人，这一生会遇到贵人，承他美言哈，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也许是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吧？

因为老伴永远离开了我，我难有机会再遇见刺青大叔了，希望他此生平安也有贵人相助。

67

—

2024年
8月号

茅 华

依然在赤道风出版社做事。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喜欢阅读，喜欢音乐，喜欢恬静的生活。

落叶的季节——悼念方然

大梦初醒。刚熬过新一轮抑郁，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尝新生的喜悦，惊闻老朋友方然过世，顿觉人生无常、苦海无边，不禁悲从中来。

我和方然兄是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同事，一开始并不相熟，他是研究会元老级的前辈，那时的我只是个年轻的新会员。直到认识芊华，才跟方然有了很多交集。

方然和芊华，是新加坡文坛一对神仙伴侣，方然比芊华年长许多，年轻时因师生恋结为夫妻，这一结发就是一辈子，白头偕老、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我因在某一年的世界书香日导读过方然的散文集《存档一叠散章》，所以对他俩的过往了解比较多一点。

他俩是这个世界上不多见的人，非常纯粹，两个人一起创办了《赤道风》文学杂志，同时自己也写作，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只做一件事，他们真的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物质条件虽然简单，但知足而快乐、幸福满满，活成了爱情本来的样子。

几乎每次聚会，他俩都会同时出现，很多时候方然是唯一的男士代表，他只静静地听着我们叽叽喳喳，很少插嘴，特别是近几年，身体不好，行动不便，需要照顾，每次见他都发现他明显衰老。从去年到今年，一直缠绵病榻和辗转医院，终于还是挣脱不掉病魔的纠缠，走到了生命

的尽头。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临终之前，他的最后一个中篇小说《永恒的山村》得以出版和发布，完成了最后一个心愿。

疫情前，方然和芊华来深圳参加一个诗会，顺便在我家小住了几日，那时，他还行动自如，我带他们出去吃吃喝喝、到处走走看看，其乐融融的场景好像就在昨天。没想到一转眼天人相隔，物是人非，悲莫大焉！我和新加坡几位女作者出版了一本合集《女人再约》，原定9月去新加坡参加新书发布会，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错过与方然兄的最后见面，憾莫大焉！

此时，方然兄曾经来住过的小院，落叶满地，日影斑驳，我无以排解心中的伤痛，只能在心中默念：方然兄，一路走好！愿你安息在这个世界，永享喜乐在远方的天空！

唐晓岚

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中国时先任教于大学，后就职于企业，在新加坡任教于政府中学。出版过文集《门槛上的张望》《随风行走》、故事集《亚利桑那沙漠的故事》《为谁点香》、合集《女人之约》《女人再约》。

一个人私奔

70

—
新华文学
第101期

大约十几年前，某个周末的下午，琐事缠身，我决定出去透透气，走进喧嚣的商店，不经意间，与那件衣服撞个满怀。衣服的花纹，是写意的不规则线条，深深浅浅的紫蓝色，任意泼洒，标签上五个字：一个人私奔！

一件衣服，漂亮就够了，还取个出尘绝世的字，而“一个人私奔”，简直是神来之笔！当然也颇为费解，我想了又想，它的正解：不顾一切，撂下挑子，拂袖而去！就是这样，我认定了！

去哪里？去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不必被过去羁绊，不用替未来操心，不会为是非左右，凭脚步所到之处，任思绪自由驰骋……而我是纯度极高的路痴，分不清东西南北，尤其是陌生的地方，四顾茫然，举步维艰，所以，一个人私奔……难！

如果我的一个人私奔能成行，我会不会因心疼毫无节制的花费，日后又毫无节制地缩减衣食，以致吃糠咽菜，衣衫褴褛，瘦骨嶙峋？

就算这些都不是问题吧，一个人私奔，我的身后没有挂碍吗？有需要抚养与赡养的人！有为五斗米折腰的不得已！有离不开喂食和铲屎的猫儿！有一天不浇水就会挂了的花草！有……

所以我不能一个人私奔，只能蜷缩在低矮的世界里，放眼望去，不见远方，没有诗……

我常趁家里无人，穿着“一个人私奔”，在局促的客厅漫步，以衣之名，如我之愿，登上无极之巅。飞越了星汉，穿过了黑洞，二维三维的世界都弱爆了，在那里，阴阳界畅通无阻，所有的壁垒都已坍塌，所有的知识都是荒谬，金银珠宝有什么稀罕的，只是石头而已，它们漂浮在空中，触手可及；高处有什么了不起，无非不胜寒罢了，根本就没有天与地之别，天地一体，一步能登天……

这样做着白日梦，妥妥的是一个人私奔了，起点与终点变幻不定，但完全由我的意念把控，如同预告命运的掌纹，握在自己的手心，收与放，自如！

但是，白日梦太脆弱了，见人应声即碎……

不如做个扎实可靠的梦吧！我把“一个人私奔”洗净、晾干、叠好，小心翼翼地铺放在枕头下面，高枕无忧，梦，接踵而至，浑然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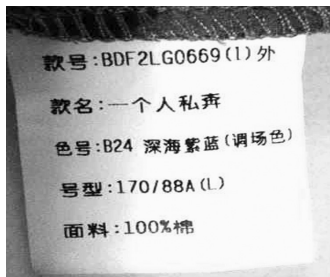
我穿着不合脚的鞋，一个人笨拙地跑着……三十载光阴，八千里崎岖路，脚上的鞋早已不堪，我不舍地丢掉它，而鞋竟然从天边呼啸着飞过来，翩然落下，以巨大的形象横亘在我的眼前，当年的云和月，淡淡地照着它沧桑的容颜：鞋跟处，山川秀美，鲜花盛开，是我出生成长的乡间；那里人潮汹涌，奔向前方……它的趾尖正对着一片鸟语花香的热土，小国寡民，国泰民安……

我还是某人某夜的某个梦，我的一生只是他偶然的梦境，却漫长又坎坷，真想推醒他，可以的话顺便修改一下剧本，温润苦涩之词……他也是我不确定的一个梦，我们相识于此岸，失之于彼岸，隔岸相望，已是几许光年之

后，只见一个影子，似有若无；据说，那是一位痴情的恋人，任凭洪水滔天，抱紧柱子不肯放手，因为有言在先，她说过，我们私奔吧……

那天，梦域之外、红尘路上，我们迎面而来，擦肩之时，似有曾相识的悸动，转头回眸，泪眼已婆娑，竟忆不起来！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呢！那数亿年前的梦中人……

今天煨排骨。昨夜失眠喝的啤酒，还剩大半听，收汁时，被我一股脑倒入汤里。我偎在炖锅旁边，凝视着泛起的泡沫……这为焦虑者安神的啤酒，此刻竟如此激情澎湃，想必，它一个人私奔，找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PS：本故事纯属非虚构，为验明正身，附图一张，仅提升亮度，以供戴着老花镜的读者鉴定！

张秀美

文学爱好者，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与友人合著《女人之约》《女人再约》，作品散见于本地和中国的文学期刊。

衣者深意

丛
卉

若有一物可以见证两个女子的友情，莫过于彼此的衣橱吧。

张爱玲说过：再没有心肝的女人，说起她“去年夏天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可见，但凡女子，总有恋衣情结。

颌首低回间，思想起一个女友，连同她的衣橱，在记忆的层峦叠嶂里，渐渐清晰起来。

不如，就从那枚让人一见倾心的商标开始吧。任你怎样猜想也绝对猜不到的一个名字，称之为诗，亦不为过——名曰：“一个人私奔”。我是先闻其名，后睹芳容，就像遇见一位兰心蕙质的女子，满心都是她灵魂的香气，音容倒像降低了透明度的照片，若隐若现的。总在设想，要在何时何地何种心境穿起它，才能不辜负这样绝尘的名字呢。我不曾问过女友，而这五个字本身就是答案。出世入世，原来也可以如此简单。

女友爱猫。每每她对着镜子试装，扮演临水照花人时，她的猫也是兴致勃勃，亦步亦趋。一副经纪人兼助理的架势。女友常在揽镜自赏之时，发现她的猫儿走着猫步行过画面，风姿绰约。于是必举起手机至美一拍，微信传图，让我一边惊艳，一边羡慕。要知道，一个敢于收留流浪猫并将其宠成独家猫的女子，内心有多柔软就有多强

73

—
2024年
8月号

大。女友常把她的独家猫写入文章里，温情细腻，动人心魄。而她的猫在岛国华文圈里，已成名猫。

去年岁末，又到女友家小聚。发现她衣橱里的各色旗袍已然急流勇退，取而代之的是一整排不同款式的白色衬衫。亮点是每件衬衫上必有猫之图案。或在衣领，或在袖口，又或前襟，甚或肩上，简直是一派猫系之活色生香。我和女友一边盘点件数，一边欣赏赞叹，此番境况，可谓“一壶浊酒喜相逢”，只需将“浊酒”换作“轻衣”即可。

春节前夕，女友微信转发一篇美文：《元夜的爱情：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读了实在是喜欢——“世事在，记忆俱在，灯火人丛中，以袖拭泪，这失落也美，正是失落把一切都变成了诗。”遥想女友读此段时，应是穿着那件我称之为“毕加索”的幻彩印象长衫吧。兴之所至，从自己的衣橱里找到女友送我的那件“青花瓷”旗袍，满心欢喜的穿上，仿佛穿上的是一片“与子同裳”的碧海青天。

“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又是张爱玲，其文字通透得让人如履薄冰。无人，衣则无魂；无衣，人则难表。行文至此，但望互通于衣的两个女子，彼此入戏，相契于世。同栖此番可遇不可求的衣者深意。

丛 卉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来自吉林，生于70年代。凭借文字，载送过往的
年岁和旅途。曾出版个人散文集《岛·语》、合集《女人之约》《女人再约》。

带着微笑的女人

依
凌

“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威廉·莎士比亚这句话已听了很多年。许是当年他活在一个父权的社会，女性婚前从父，婚后从夫，根本无法掌握和支配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女人，真的是弱者吗？

本地作家芊华是一位永远带着微笑的女人，她的外表温婉，说话声音细小，形象楚楚可人，可她的内心极其强大，比一般男性更坚强更勇敢。她无儿无女，独自一人照顾患病卧床多年的丈夫，依然笑口常开，无怨无悔。在某天的夜半，丈夫因要上洗手间，她扶着无力的丈夫步行，忽然他倒下来，为了拉紧丈夫，自己却跌伤了。夜半人静，真是求助无门，唯有硬着头皮拍邻居门求助。丈夫病况直下，她更亲力亲为，身心疲惫可想而知。依然，挂在脸上的笑容从没放下，这份勇气与坚持，实在令人敬佩。芊华除了日夜照顾患病的丈夫外，还抽空写作、出书及开发布会。“独自走过冷雨夜路的人，



75

—
2024年
月 号

其作品更易令人信服。”谁人能做到？谁人有这份毅力与坚持？作家芊华，她真的做到了！

芊华的不离不弃，坚持与耐力，真让人佩服。女人啊！妳不是弱者。

诗人怀鹰的夫人何佳凝是我第二个敬佩的女人。这个温柔的女人皮肤白皙，年轻时相信是一位美人，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声音柔和动听。她每次出现总是站在诗人背后，默默为他推动轮椅，照顾他日常起居饮食。佳凝是一间幼儿园的老师，除了工作外，还要打理家庭，照顾家人。“疲惫”二字从不曾在她脸上出现过，那么，她究竟吃了什么仙丹灵药呢？原来，她对健康饮食的课题颇有心得，诗人在病况中活得如此精神，他的夫人功劳真不少。

坚强的个性，随遇而安的心态，让两位女人变得更强大。她们的共通点是内心善良，有人说：“善良的女人最美”，说得一点不错。

“这是改变不了的命运，但这样的生活，没一个人会甘心。”中国湖北脑瘫女诗人余秀华，是一位处处有坎坷的女人，也是一位勇敢追求爱情的女诗人。她在2009年创作了一首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大胆独特的诗题让她一夜成了网络红人。但她的感情路並不顺利，诗歌遂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和人生支柱。可悲哀的是大多数男人只注重女人的外表，她纵有创作的才华也逃不出世俗的眼光。她曾说过：我只想轮回转世做一个好看的女人，做一个没有残疾的女人。

其实，我也是一个残疾的女人，我的残疾是别人看不到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这已让我很感恩了！有人曾说过：人生无常，但是走过去了，一切便已从容。是的，

我会笑着面对一切，写作是我的精神支柱，它不只让我抒发不安的情绪，更让我勇敢地走下去。我坚定地说，女人啊！我们真的不是弱者。

77

2024年
8月号

依凌

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入选香港“2020首届紫荊花”诗歌奖。著有《六弦情》六人合集、《四海童诗》合集及《四海排句选》合集。

杨

放

诗四首

读卡洛杜菲

卡洛杜菲，在这个圣诞再次到来
包装纸 神秘绚丽
长尾兔、红胸歌鸲穿梭林间
冬青和松果天灯般照耀着深暗的时空
与同样黑底滚烫的封面交相辉映

赤裸、直率、坦荡、柔情似水
杜菲的世界有滚烫的爱情
和冷静的思索
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
一如闪烁的星光

古老长廊下
栗色的眸 凝视远方
紧抿的嘴角 透露坚强
桂冠诗人本该如此
像一尊沉思的雕像。

78

新华文学
第101期

随手翻到三十三页《偷窃》
“偷过的最不寻常的东西，是一个雪人”
我看见Ta在冬夜的月色下
用力猛踹
怀抱里冰冷的躯干沉重如铅

痴人说梦
其实渴望有人懂
让无尽的绝望
停止抵御
死寂的沉默

初恋

远山青黛
你牵着我的手
走过蛙鸣的田埂
深深浅浅 一串足印

风起时你长发飞舞
屋檐跳动着雨滴
你依窗而立
星夜响起遥远的芦笛

怦然而动的心
随飞鸟直冲云霄
那时我们相信永久
爱情可以跨越天海时空

钻石流星
悄然划过苍穹
就像我们从未说出的誓言
寂静又无声

午夜梦回
当月光洒下清晖
我在葡萄架下
想起你的村庄
还有你的眼神

看见

小时候
喜欢在榴梿园里疯跑
阿婆曾说
我最爱吃的榴梿
长着眼睛

熟透的果子 从不
大白天砸下树
只悄悄的
趁夜深人静
阿宝进入梦乡时
落到地面

从未见过榴梿的眼睛
但我品过它的心
有些苦楚
却那么甜美
就像阿婆哼唱的催眠曲

阿婆看不见
她的世界没有色彩
眼睛藏在她心里
她用慈悲的凝视
拭去我每一滴泪珠

当天国的光彩
拥抱她走远
我终于知道
只要内心呼唤
我能时时被她看见

有些东西

你无法用相机捕捉阳光

你得抓住阴影

你也不可能拍风

你拍到的是被清风吹拂的柳条

还有空气，

拿什么来定格？

有些东西看不见

却总是在那里

就像未写的诗歌在心里

就像初恋的爱情在眼里

就像花开的声音在梦里

82

新华文学
第101期

杨 旻

出生于中国四川，1993年来到新加坡。作品散见于新加坡及中国部分报刊杂志。出版合集《女人再约》。

女性文学 专辑

诗歌

家书

从母亲口中一句一字掏出
阿祖曾把耳朵锁在邮箱
等待众神释放沉默的乡音

信总是在五脚基被黄昏念出来
阿祖才准两帖门神把夕阳锁好

字迹的主人
在我首次执笔的童年
已经离开邮箱，陪远游的阿祖打坐

大时代的家书啊！母亲说读与不读
也都一样了；也都不一样了

无 花

七字辈，游居于新山与新加坡。诗作散见于马新各大报刊，著有诗集《背光》。

女性美

戴
纯
如

女性美，美在情窦初开，含苞待放
女性美，美在化身小鸟，衔木石填海¹
女性美，美在腾空飞起，炼石补天²
女性美，美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³
女性美，美在天生丽质，动人心弦
女性美，美在温柔体贴，暖人心扉
女性美，美在回眸一笑，众生倾倒
女性美，美在投奔怒海，一心救人⁴
女性美，美在奋勇抗敌，保家卫国⁵
女性美，美在才华洋溢，吐气若兰
女性美，美在柔而不弱，媚而不骄
女性美，美在胸无城府，天真烂漫
女性美，不在妖艳轻佻，而在端庄高雅
女性，是亚当的软肋，软肋的话，谁敢不听⁶
女性，美如水，玉洁冰清⁷
天下，如果没有女性；世界，必然变成沙漠

85

—
2024年
8月号

注:

1: 衔木石填海: 炎帝的小女(女娃)溺于水, 却精神不死, 化成美丽的小鸟, 从西山衔木石, 飞行二百里, 投入东海。希望把大海填平, 不再害人溺毙。

2: 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女娲, 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先始。她见天空出现大窟窿, 便练就36501块五色石, 将窟窿补好, 为民造福。

3: “沉鱼”即春秋时期越国的西施。她在浣纱时, 水中的鱼儿因她的美貌而忘了游水, 竟沉入河里。她牺牲自己的幸福, 以美色迷惑吴王, 助越王勾践复国。“落雁”即汉元帝时期的王昭君。她貌美, 且爱国。在远嫁匈奴途中, 弹琵琶抒发悲壮的情怀。琴声和美貌, 让南飞的雁群看呆了, 忘了振翅, 而掉落下来。她为国献身, 促使汉匈维持了五十年的和平。“闭月”貂蝉是虚构的人物, 原型来自当代地位卑微、却有情有义的美女。当她在花园为维护正道的主人祈祷时, 明月竟自叹不如, 而躲到云雾后面。此外, 因碰触含羞草, 而被称为“羞花”的杨玉环, 则丰腴妩媚、能歌善舞, 深得唐明皇的宠爱。

4: 林默, 昵称默娘。于公元960年(北宋建隆元年)生于莆田湄洲岛。她聪颖善良、以行善济世为己任, 经常飞身入海救人; 28岁那年, 竟不幸罹难。据说, 她仍然热心搭救在海上遇险者, 遂成为海洋女神“妈祖”。从北宋至清朝, 朝廷都对她多次褒封, 并最终列入道教祭典和国家祀典。2009年妈祖信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5：花木兰的故事源自南北朝的《木兰辞》。她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屡建战功。征战战场12年，竟无人发现她是女人。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的第三个女儿（公元590-623）。她足智多谋，先暗中女扮男装，招兵买马，再以巾幗英雄的魄力，将乌合之众，收编为劲旅，助父兄成功推翻隋朝，建立大唐王朝。法国的圣女贞德：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少女，因听到来自天上的声音，便穿上男装，于公元1429年挺身带领本已节节败退的法国士兵，在英法战场中，英勇抗敌，反败为胜，取得无数场胜利。每回出战，她都身先士卒，撤退时，则最后一个进城。不料，有一回，负责关城门的小兵没等她进城就把城门关上，害她成为敌军的俘虏。当她面对酷刑和火刑时，面无惧色，手握十字架，为国捐躯。

6：天主造人，先按自己的肖像造一个男人（取名亚当）。之后，觉得亚当需要有个良伴，便在他熟睡中，取出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取名厄娃）。并让他们结为夫妻，永不可分离。亚当对厄娃千依百顺，就算违背圣意，他也乖乖地把厄娃递给他的禁果，吞进肚子里。最后还心甘情愿地陪她一起接受圣旨，离开天堂，到地上男耕女织，含辛茹苦，繁衍子孙后代（圣经：创世纪第2及第3章）。

7：据说，女性是水做的。因此，没有女性，就会缺水，世界当然会变成沙漠。自古以来，不少文学家把女人比喻成水。例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回，借冷子兴之口、贾宝玉之言，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当然，这里的女儿，指的是纯真善良、圣洁如水的处女。其实，即使已婚，那些宽仁慈爱，温柔包容、乐于付出，不求回报的女性，也可以被视为一生滋养万物却从不邀功的上善之水。

戴纯如

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新加坡作家协会及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著有诗集《树的情怀》《诗乐交响》，文学名著赏析《曹禺的《家》评述》等。画作收入《Singapore Artist Directory》及《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

图

黎

她的发

第一次见她时
她的发是飞流
直下三十尺
只是晃动时
竟没有任何声音

后来顺流变逆流
她的发
争着要和云卷云舒
一较高下

再后来
乌云纷纷隐退
留下的仅是数绺
掬之不盈手的月光

如今她最大的遗憾
是不曾保留住当年
随水声而下的
那一剪
惊心动魄的青丝

88

新华文学
第101期

附识：唐诗人李白有经典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图 黎

生于1934年。曾任职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1990年获颁新加坡文化奖。创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小品文、文学批评等。

红头巾

晓

晨

红色是激凌的阳光
应急而生
在日子冷角

蹲地入口
一碗稀薄轻粥
却是重重沉担
血泪难念之经
方能换取的

缝缝补补的粗蓝布
是勤与俭的牌匾
东方巾帼的
傲骨柔中刚
贞心坚与韧
宛如严寒冬季
丈尺不凋之竹

晓 晨

89

—
2024年
8 月 号

本名陈政心，土生土长新加坡人，现为执业医师。著有《养生抗老知多少》《治言治语》二本中医著作。

风筝

晴朗的季节，正是风筝飞舞的时间
欢快的跑动声，是孩子欢快的奔闹
她行于大地，注视着天空中的飘荡
骤然之间绳线断裂，风筝随风而去
她蓦地一惊，翱翔于天也需得长线
她垂头思索，自己又何尝不像风筝

90

新华文学
第101期

奋进的事业，宛如展翼的湛蓝天际
工作如目标，好似空中自由的舞蹈
生活像风向，飘荡风筝细长的准绳
家庭似长线，以爱编为翻飞的舞蹈

若无天空，风筝便困居于掌心
若无细线，风筝便飘荡无根基
风筝的细线便是责任的准绳
摇动的双手就是生活的艺术

李曼峰

现年24岁的在籍学生，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对写作颇有兴趣。

思念温柔倩影

黄
龄
懿

馨香书卷韵味飘逸满室
诗语时光在页与页交接中
静谧悄然流转三年
思念之情日渐绵长无垠
挚爱母亲
您黯然离开繁花红尘三年
平淡日子似细涓涓流
片片回忆随思念的风飘飞

您喜爱徜徉在阅读世界
迷恋馥郁清新书香味
牵引我共行碧翠文学庭院
谱写一段段美好书缘
我把深情思念和浓稠回忆
融入三年思情时光中
编缀成一首首动容诗歌
让殷殷思念永不中断离散
让满满回忆永不褪却色泽

91

—
2024年
8月号

黄龄懿

2002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双主修中文与经济。曾获第四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散文组佳作、2007新加坡金笔奖华文诗歌组季军。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诗文集《人间烟雨情》、散文集《动容情思》和《相遇在岛国》。

诗三首

蓝花楹

雨夜我蘸着蓝花楹的颜色，
如一曲旧词，
眼里却蒙上了山间的雾气，
在灯下为你写诗。
叶上的露珠都轻柔的滴到指尖，
我把花朵别在你的耳后，
从你的肩膀上，
看见过远山如黛。
层叠的色彩里，
那一抹蓝紫如梦般温柔，
映入我含笑的眉眼，
台阶上要多拥抱一会儿，
扭过头对你说：
“蓝花楹，你看！”

红花楹

舒卷着六月炽热的光，
密密麻麻劈里啪啦盛开的花球里，
我们的青春，没有一丝缝隙。
古铜色的背脊开最张扬的花，
蜜色的汗水洒在龙舟池去，
鸟雀呼晴，
笑盈盈的女孩，
走向斑斓的黄昏里。

93

—
2024年
8 月 号



月光

黄昏了，来自天使的满天蔚蓝，
盛满你睫毛下的温柔阴影。
我在洗衣服的时候，
看见月亮从红色屋顶缓缓升起，
那是满月，带着月晕，
明净，洁白，
像母亲的脸。
蝉儿什么时候才会休息呢，
晚霞瑰丽的海边，
我晾着五彩的衣裳。
有时候觉得有点疲惫了，
就对着镜子画一个妆。
二十岁总是可以不断丰盈，
又到了晚饭时间，
活泼泼地向你走来，
黄昏拉着她的竖琴，
海风轻响，
而你，正站在我的身旁。

李湘宁

1998年生于重庆，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在读，曾有诗歌及评论发表在《诗刊》《芙蓉》《创世纪》（台湾）等杂志上。

诗二首

陈

安

(一) 红头巾

头上那一块红头巾
怎挡得住工地上的酷热
血汗与薪酬不成正比
她们省吃俭用
把血汗钱寄回家乡
有一天
机械取代了劳力
红头巾悄悄走入历史
变成神台上一尊塑像
有谁还记得
她们曾经是
建国一代的功臣

(二) 越南妇女

头上那一顶
圆锥形阔帽
是越南妇女
热爱劳动的标志
戴上它
挡住炎夏的酷热
顶住烈日的煎熬
在田间劳作
在市肆来回做买卖
越南女子撑起半边天
养家活口不让须眉
誓把幸福握在手中

95

—
2024年
8月号

陈 安

原名陈志成，退休多年。新加坡作家协会与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

那些平凡女子的隐忍 ——纪念蔡杨素梅们

谁说伤口愈合就不会再痛
就算过后有大英帝国勋章当创口贴
记忆和噩梦从未停止惨叫

闭上眼回到1942年末
打开板桥医院餐厅的门柄
小心翼翼装袋的不是食物
而是要带给战俘的衣服药物信件
和继续活着的企盼

谁说她不害怕
恻隐之心是变相的道德绑架
在那个到处是Kempeitai的时代
明哲未必保身
何况在日军眼皮子下偷渡道义

1943年10月底
夜路走多最终被鬼捉去
没有律师不必审讯更省去同理心
二十多人煎熬在小小一间炼狱
她所相信的良善初衷
被解读为反日军的阴谋诡计

“受谁指使还有哪些同谋？
给我名字、藏身处和你的灵魂”

孱弱灵魂被迫跪在木制尖角上淌血
肉体剥去上衣捆在木头上沥干
然后在丈夫见证下
反复电击把残存的尊严一丝丝分解
还有更多酷刑
历史和诗句已不忍继续

她不是秋瑾没有从容就义
更不是圣女贞德独获天命
一切都是选择
虽然明知不会一直那么好运
193天当恐吓与酷刑都已消耗殆尽
宪兵队问不出结果只能弃械投降

1944年5月26日
衣衫破烂浑身是伤
只有灵魂完好无损走出厄运

偷懒的史书只挖掘到蔡杨素梅的孤影
可怜许多处死病死折磨死
默默忍受又默默存活的平凡坚持
还一直关在时代记忆的黑牢
岁月已来不及无罪释放

记住也好忘记也罢
反正只是平凡名字平凡她们
找一个歌颂已功德圆满

注：

Kempeitai：即日本宪兵队，主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及搜捕抗日武装。一旦发现情况，宪兵队会进行抓捕。权力范围很广，二战时期臭名昭著。

郑景祥

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写诗也写散文。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家奖、全国诗歌创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等。著有个人诗集《三十三间》及散文集《忘了下山》。

一个中国女人的素描 ——外婆

杨（中国）
汤（国）
琛

外婆（一）

十年前，七十岁的外婆忙着照遗像
敛容端坐，神色端庄
穿上最好的衣裳
灰色绒线帽被熨的过分平展
这真是从未有过的照相经验
前前后后麻烦师傅重复了十三张。

望着照片上历历在目的衰老
日日口服养生精的外公伤心了一月半
只有外婆一直很满意
这种体体面面迎接子孙注视的模样。

外婆把照片封入橡木边的玻璃框，小心翼翼
包上黑布，压在箱底
未来被她妥帖存放。

99

—
2024年
8月号

十年后，八十岁的外婆还很健康
她每天都乐意跟人讨论死亡
望着墙壁上外公苍白的面庞
她总生气地嘟囔“老怕死的！”

外婆从来不怕死
这十年的日子
她一直等待入土为安。

外婆（二）

总在客人心满意足离开后，热衷收集
丰盛的口水菜，节俭的铁锅热热
又够三天，坛子里修炼的酸菜
还够一年，抠抠索索
毛边日记本密密丈量，一分钱的蒜苗
三毛钱的西瓜，专给我吃的
但米饭切不可浪费，一粒粒
都须安放，我的外婆
操着盘剥自我的算盘，半生谨慎
一饮一啄，从不多余
如今却毫无节制地被吞入大量
来历不明的燕窝参汤，幡然醒悟的后辈
让白床单上昏迷的饕餮者，我的外婆
无法拒绝世界的剩余物。

101

2024年
8月号

杨汤琛

高校教师，现供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编辫子 (外八首)

早晨起床，那天
她在窗前梳头
她开始编辫子
编着编着，天上
一朵白云飘过窗前
她将那朵白云：也一起编进辫子里去了

102

新华文学
第101期

她买来一件旗袍

她买来一件旗袍
穿在身上
在我面前，转一圈
问我咋样
我说很好！屋里
她便走起旗袍秀来
我看着
一步，两步，三步
第四步
她好像走进了前朝

浇花

早上，她在浇花
花刚盛开
先浇根部
再浇绿叶
最后花朵
她浇得很专注
很小心，并且
面含笑靥
好像：她
在给自己化妆

整理衣箱

那天，她整理衣箱
一件一件展开来看
又一件一件叠好
灯光下，她很平静
一条裙子在箱底
她拿起后展开来
原来是条超短裙
“咣当”一声很响
褶皱里：掉落下来一个青春

收衣服

天快黑时，傍晚
她去屋外收衣服
一套小孩的衣裤
两条裙子
三件上衣；回到屋里
她发现

她将天上的一颗星星
也一起收了回来

碎花裙

那天是个夏天
百合花已开了
下午携着微风来到湖边
她携着白云也来到湖边
她穿一条碎花裙，那天
站在我的面前
很安静；就像
那个恬恬的初夏

古镇女人

她喜欢穿旗袍
早上买菜也穿
手上
她喜欢挎一只竹篮
回来时，她的身后
有朝阳注目
她的身前
有一根两根三根绿葱
在摆动
平仄：有韵

买衣服

那天她买衣服了
一件两件三件
还有两条裙子
一件旗袍；那天
晚饭吃过后
她便叫我坐着
一件一件穿给我看
碗都不洗
扔了一桌

整理衣柜

打开衣柜，晚上
她开始整理衣服
一件一件拿出来
抚平，叠齐
一件一件放进去
最后
她将自己的心情
从时光里拿出来
也抚平，叠齐
放进：衣柜

105

2024年
8月号

比 明

本名谢敏。60后。生于浙江杭州。有作品在《诗刊》《人民文学》和国内外的纸媒与网络上刊发。首创“蝌蚪体”的现代诗歌写作体系。率先提出现代农禅诗的创作理念。首次提出现代禅情诗的写作概念。著有《现代农禅诗50首》《现代禅诗二百首》《现代禅情诗》等诗文集8部并被国内外多家图书馆收藏。

止痛药

(外四首)

不知从何时开始
母亲的抽屉里
装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片
那些难以下咽的药丸
如何才能够抚平她眉间的苦

每晚她在睡梦中辗转反侧
疼痛袭来时
只有用一捧新雪做药引
连同细辛、独活、青风藤一起咽下
一碗让她反胃的汤药
与沉积在心底的忧思相比不值一提

母亲说她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弥漫在空气里的中药味
仿佛越是苦涩的良药
越能按住游走的痛
可是，我还没有习惯她缓慢的步伐
还没有习惯她日渐花白的头发

如果有一天她再也认不出我的模样
我就像小时候那样
永远地握住那双让我心安的手
陪着母亲一起长大

沉默

我们之间没有激烈的争吵
甚至每一句话在将要脱口而出时
都变成了沉默的酝酿

我曾不理解她的小心翼翼
直到那个深夜
母亲像是在梦中迷失了方向
她惊恐地跑进房间
大声呼唤着我的名字
随后抱住我，轻轻哭泣

朦胧的夜色中，我仿佛看见
母亲正用那写满岁月痕迹的双手
紧紧地拥抱着年轻的自己

白昼之月

十月的清晨，钱塘江畔
我曾看见你同太阳一并升起
淡灰色的月影跳跃着，欢呼着
像是用尽全身力气
也一定要赶在日出之前
让全世界看到自己

108

新华文学
第101期

是否长久的黑暗
让你开始渴望光明
不愿再让春花秋水只存在夜梦中
你把酝酿已久的思绪
化作天空中的一抹淡影
随西风而散，伴晚霞而升

大江之上
你再次望向遥远的尘世
百年沧桑在江中翻腾
时光的尽头
似有什么
在填补着生命的空白

交换

我想在这微凉的秋夜
与你交换一些
写在人生边缘的秘密

比如故乡那只远行的大雁
和日渐消亡的言语
是否还能在泛黄的书页中找回
又或者，我们该重新寻找
那些沉默的，还停留在原地的爱

从岁月的折痕中起身
隔着远山
我听见荒野里的歌唱

一滴雨落在我的掌心
它为我打开了时间的大门
再往前一步
我们便在古老的歌谣中重逢

声声慢

八月的尽头，树影交错成霜
秋风里，是谁在拨动琴弦
一声声在旷野上辗转成故国的哀愁
庭院深深啊，
可无法触及你写在词牌里的光阴
我愿在一滴雨中静坐
让思绪穿越千年
轻轻飘落在你的掌心

你也曾用半生书写流离
淡酒已温，却无人与你同饮
唯有随那群隔世的雁阵一起远走
在时间开始之前
你还是那个走在生活背面的人
不必捧出心中的火焰
也无需向春天索取雨水和芳香
只一个转身
便唤醒整片荷塘

听 雨

本名王淇，1994年生于北京，现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作品发表于《中国汉诗》《诗歌月刊》《羊城晚报》等刊物。诗观：诗歌是来自生命的光，要用心写诗，用爱发声。

诗两首

十（马
来
西
亚）
三

折不断的芦苇

如果这苦难是出于你
就让我学习去赞美你
我相信那是你的美意
为要成就更大的祝福

如果这试炼是出于你
就让我学习去称谢你
我知道炼净我的信心
为要承受更多的恩典

折不断的芦苇

患难总不能叫我后退
你的慈爱是我的安慰
你的右手要擦去眼泪

折不断的芦苇

虽然肉体已渐渐衰退
求你用我残缺的生命
来彰显你全然的荣美

111

2024年
8月号

※读到高胡佩蓉的见证书，内容讲述十九岁那年不幸残疾的她，经历无数次的生死患难，长久承受着剧烈疼痛，数次的濒临死亡，竟然难以想象地存活下来。她所经历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看到了信仰在她生命中发生的奇迹，也感受到了妇女坚强信心的可贵，和力量。

简行书

迎着风
我又踏上骑行的旅程
有朝露，有晨光
陪着我出发
薄雾漫漫，花香淡淡
我知道前面的路
从此不再有你陪伴

独骑的路上
思念是没有尽头的流浪
时而奔驰，时而缓慢
时而停伫，时而远望
我的单车并不孤单
却一再提醒
我的孤单

蜿蜒的公路
延绵的山脉
疲倦的夕阳
那些曾经一起读过的风景
一起聊过的梦想
一起骑行的搭档
如今只剩下最深的牵绊

结束一次短暂出走
像是结束
一段回不去的过往
我或许是你眼中
强悍勇敢的独骑女子
然而面对分离
难免还是容易落泪感伤

谢谢你曾经
陪我骑行那一段路
请原谅我
不能再陪你继续走下去
遗憾像一首关于离别的歌
在心里迂回，荡漾
低吟浅唱

113

2024年
8月号

※偶然结识单车独骑女子“简”，一个外表坚韧刚毅，内心柔软细腻的奇女子。当时她心情正处低潮，听罢她与友人的故事，有感，固以此诗赠之。

十 三

一个自作深情，喜欢把绵绵情话，写成庸俗情诗的中年大叔。

回首

印象溜来一幕翻箱倒柜
回首那些年淳朴气息的黎明时分
伫立白铁屋上的夜露凉凉
檐溜差毫精准依时清醒母亲
他脚步轻轻绕过我的身躯
摇晃我睡意酣酣的惺忪

我的始龀，不懂相濡以沫为何意
仅仅懂得呆坐小凳
凝望母亲手脚灵活重复翻折
动作的涵义，一直……
直至我临至知天命年岁
才晓得我的懵懂，于母亲怀里
疼爱有加不曾呼唤我触摸碎冰的寒度

水雾与朝旭云层未经晨阳扰局
我俩即驱车前往沿途扶持的雾霭
车潮，久久才见到一辆同是摸黑起早
彼此妆点颠簸的风景线——我的遐想
屡屡不知不觉又躺进梦域
憬悟，原来乡村人潮不如城市拥挤并肩

母亲的隐忍，泰半关乎地平线的辐辏
祖厝，婆婆实力强大的管辖
父亲的尽孝与公公常年言及海舆图的深邃
话题。纵然辽阔至满载而归的船舷
父亲依然默默接受最终的审判
认领。每月RM50令吉的伙食费

岁月老去，母亲重提故往点点……
咸腻浪花点缀父亲的坐浪一生至他的临终
区区数额不足养活一室沉沉的推避挤让
四个亲生骨肉始终陌生于岸边的藤壶
我想，只有胆识过人的母亲的放手一搏
才足以聊及整座海洋的碇锚。不肯寄人篱下

箱网养鱼业的崛起
这才终止母亲于巴刹售卖海产的隐忍
返身。我此际承题而下的辛勤灌溉
母亲一一摊开的心事悠悠
往事幽邃。家产毁于一旦97年代金融风暴
父亲弓身而躺的羸弱，母亲搀扶经络痛点

我渐渐进入弱冠的岁数
约略懂得分担随洋流而逝的风光
潮汛依旧临来潏潏涟涟
老灶平静下的余温，灼光不再火旺
倒是母亲兜兜转转寻来的担当
将微弱火苗转移披上沙爹小贩的围裙

如如，我的成长于旁侧守护强撑
一个家庭所需的，磨沁……
至于模糊片段，天意允许对摺为一缕轻烟
置放苍天一隅，偶尔陪同父亲聊聊即可……

吴国金豪

文学爱好者。

女性文学 专辑

小说

惜婚

这个甲辰龙年，她迎来了40岁，也迎来了她结婚的第十个年头。

首先，是谁说女人四十一枝花的？起码她不是，倒不是她天生长得丑，而是曾经也如花似玉的她现在完全没有打扮自己的心情。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琐事、教育照顾下一代的责任、赡养年迈父母的负担，把她变成了半个工具人——一个承上启下的轴承，一个三明治、夹心族。她常常不由自主地感到来自身体和心理的焦虑，紧张到窒息感不知何时就会袭来。对于她来说，每天能精神饱满地面对生活才是最主要的任务，牺牲掉休息睡觉的时间来化妆买衣，是完全不划算的。

其次，是谁给十年婚姻起名叫锡婚的？现代人总是过于强调各种纪念日，编一些有的没的名称。忘了从哪个婚开始——可能是五年的木婚，或者六年的铁婚，她在婚姻中变得越来越闷默，越来越没有互动和参与感，连夫妻生活都如例行公事，甚至晚上她躺在床上一听到先生进来的声音就赶快闭眼装睡。

是她不爱他了吗？这得看她怎么定义爱了，毕竟每个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对爱的定义都不同。少年时青涩的初恋，一个眼神可能就是爱；青年时的激情缠绵，就足以让人爱上了爱情；而到了三十多岁，和一个厮守了快十年

的人，既没有了年轻的浪漫，又还没到相濡以沫一辈子的亲情，不上不下的。她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中年人的爱？

或许，从根本上来说，她的先生是配不上她的，至少她一直这么认为。当年她跟先生在一起，是因为异地恋的前任和她分手，性格老实善良的先生刚好在她身边，陪她度过了失恋的日子。到了适婚年龄的俩人就这么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她怕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于是就一狠心“下嫁”了这个“备胎”。当然了，她的先生远没有那个前任帅气迷人，学历收入也在其下。但是正因为先生不太优秀丝毫不耀眼，她对他极其放心，他也对她掏出了全部的真心。

结婚的头几年两人还是亲密的，但后来有了小孩，生活变得繁琐，俩人的独处时间几乎为零。先生勤勤恳恳地工作，下班准时回家帮忙家务，但他不解风情不懂情调，久而久之，就把俩人的生活过得像一碗白粥，虽解饿却平淡得毫无滋味。他木讷得甚至没察觉到，她看似漠然的外表下，藏着一直在骚动的内心。她渴望恋爱的感觉，想再次体会心动，追求感官的刺激，但对象不是他。她开始试着在网上用不同的身份和陌生男人们聊天，把各种约会软件安装了又卸载，账户建立了又删除，不知道反反复复多少遍。可是她从来没有动过要与这些男人见面的念头，她享受的只是调情带来的肤浅的不必负责的没有牵挂的快感，毕竟白天的她一直在努力地做一名优秀的员工和尽职的母亲。

龙年的第一个月，公司派她去东京参加会议。当她听到“东京”二字时，浑身不由地一激灵，因为那正是前任移居的城市。她鬼使神差地将之前屏蔽了他的脸书账号重新找出来，加好友，那边飞快地通过了申请。

她浏览着他的贴文，几乎都是工作相关的，或者是转发的一些新闻评论。他的照片不多，从仅有的几张却还是能看出他的一表人才，温文尔雅，脸上也找不到太多岁月的痕迹。他似乎有个刚读幼儿园的女儿，哦，他大概也刚好在经历夫妻感情最容易被忽视的阶段吧。带着对对方私生活窥探的好奇和可能打婚姻擦边球的兴奋，她和他迅速地叙起了旧。

一开始俩人只是互相寒暄，你好吗？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孩子好吗？工作顺利吗？唯独不谈彼此的另一半，因为这是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不咸不淡地聊了几天之后，他忽然表达了对当年因为距离不得已和她分手的惋惜，好像他和她一对璧人本该相守一生，而造化弄人罢了。这披着一层真情外壳的挑逗，仿佛给她死水般的感情生活注入了一针兴奋剂。

离去东京的日子越来越近，她告诉了她，他说一定要见面。

公干的最后一晚，她略施粉黛去赴他的约。在东京铁塔前，她远远地看到那个熟悉的背影，裹在深灰色的

呢子大衣下，高挑清瘦，玉树临风。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湿了，她多想象以前那样狂奔上去拥抱他。这时她口袋里的手机一震，她掏出来看到了来自先生的简讯：“东京冷吗？记得要穿暖，我和孩子都好，我们在家等你。”这条简讯把她荡漾的芳心一下子拉回了现实，她的思绪开始惶恐地乱飞：一边是先生朴实的关怀，一边是前任诱人的暧昧；一边是对家庭的忠诚，一边是对婚外情的冲动；一边是无法改变的过去对自己的羁绊，一边是可以改造未来的紧握在手的主动权。她忽然清醒过来，如果这一步走错了，不只是终身情感的错付，更是两个家庭不可逆的灾难，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她哆哆嗦嗦地找到前任的联系方式，打下“祝你和家人一切都好，珍惜”，再次删除了他的电话和脸书。

第二天，她的飞机落地在樟宜机场，当她走出机舱门那一刻，从登机桥的接缝处隐隐飘来新加坡独有的湿热的海风。或许人生难免偶尔偏离轨道，但这次她知道自己真的在回家的路上了。

锡婚快乐！

121

2024年
8月号

仰望

能在一地鸡毛中努力把生活过得精彩的人。

心病

黎茉莉劝父亲先去广州妹妹那里住一段儿。广州天气暖和，过了年，春暖花开了，想回老家就再回来。

父亲问：“咪咪怎么办？”

“我妈说，咪咪有您呢。”

黎茉莉笑着说。

父亲行伍多年，一辈子执行任务惯了，母亲新丧，他现在更需要任务撑着。

大姐

咪咪是茉莉大姐的孩子。

从黎茉莉上小学，大姐便一直生病，大姐的病也成了全家人的心病。

大姐学习好，生的漂亮，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孩，但自从上了中三，她便病了。莫名其妙地，她不肯上学，要去帮母亲种地。她去田里锄地，一个地方能来回锄几遍，有时候把苗都锄掉了，还喃喃自语。亲戚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病。母亲去问了神婆，神婆说是冲着什么大仙，要如此这般才能化解。小茉莉看到母亲又是烧纸又是磕头，而大姐一会儿哭，一会儿傻笑，目光更加呆滞了。

大姐18岁那年，母亲张罗着给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表哥的好朋友，也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只是家里有些

穷。大姐没有介意，不久，她就宣布要结婚。茉莉还记得，大姐结婚前一天，她把自己的头发拔了一大绺，露出惨白的头皮。

结婚十年，大姐并没有生育。姐夫以此要求离婚，大姐哭着回了娘家。母亲开始也不同意，但是对方南下广州一去不返。母亲只好领回了女儿。

好在二姐那时已经毕业工作，给了母亲新的希望。黎茉莉也去了大学读书，更让她觉得腋下发风。

黎茉莉大学毕业时，大姐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岁的庄稼汉。那人相貌粗糙，但很会心疼人。他对大姐说，他心里有个铃铛，一直叮当儿、叮当儿响，直到遇见她。这可能是年逾三十的大姐听过的最美的情话。那段时间，小俩口一起带点儿蔬菜回娘家，再一起从娘家带点儿什么回自己的小家。母亲回忆说，看着他俩出双入对儿，心里挺美的。那可能是大姐最幸福的时光。

后来黎茉莉生孩子，母亲和父亲就放心地去了京城，一心一意带外孙。可好景不长，大姐再度发病了。那个男人让大姐连生三个女儿，送走了两个，只留下老大咪咪。

咪咪

母亲说，咪咪也许是由神照拂的孩子。

起初，她由奶奶带着，奶奶去世，就跟着同村的姑姑，和姑姑的一群孙儿一起上学、下学。茉莉弟弟后来也生了孩子，弟媳妇就把咪咪领过去，让她读村里的小学，同时也帮她看孩子。想着咪咪只有七岁，母亲有些心疼，但鞭长莫及。

从小寄人篱下，咪咪却没有怨言。

放了学她就帮矜子带着表妹表弟玩儿。如果矜子特别忙，就带着他们一起上课。下课了，别的同学打打闹闹，她一手抱着表弟，身边靠着表妹，在教室里看书。即使这样，咪咪还总是考第一名。有时候大雪天，也不知道几点，她看着外面发白，爬起来就跑去学校。学校大门还没有开，她就蜷缩在大门口等开门上课。老师们都说，她可能是建校以后最刻苦、最优秀的学生。咪咪的父亲在工地上干活，整日灰头土脸佝偻腰背被人瞧不起，但说起咪咪就能让他挺起腰杆满面春光。他老板听说咪咪学习那么好，喊着老板娘把孩子的旧衣服拿给她。

咪咪说，只要能让她读书，让她吃啥、穿啥、干啥都行。

考古

黎茉莉上次回来，特地拜访了咪咪的老师。老师说，咪咪有希望考上清华北大，为学校争光。

“咪咪，大学想报什么专业？中文还是英语？报英语吧，或许你可以考到新加坡，跟我在一起。”黎茉莉试探地问。

“姨，我想去学考古。”咪咪淡淡道。

孩子，想想你妈，想想你有个什么样的家！你怎么能有这个想法？茉莉抽了一口凉气，可是，咪咪目光那么坚定，仿佛谁都无法撼动。

就在前年，母亲说，咪咪心神不宁，不好好学习，还老问他妈的事儿，她姑姑怀疑她遗传了她妈的病，叫外婆带她去看看。黎茉莉很生气，告诉母亲，不要听她们乱说，让咪咪直接给她打电话。

“你妈，我大姐，她聪明美丽，人人羡慕，可是走错了路，就在你这个年纪，”黎茉莉让别人都出去，她要告诉咪咪，家人多年未敢触碰过的一件事情。咪咪屏息听着。

“她那时像你一样，上初三，但是千不该万不该，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她那时不懂，也不知道怎样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个时代的女孩大都不懂得怎么主导自己的命运，凡事要听家人安排。”茉莉缓缓道。

“后来呢？”咪咪急切地问。

“后来，她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不肯再去上学。你外公只好给她找了个工作，就是马路边售货亭里的售货员。可是她长得好看，又不会拒绝，总有不三不四的人去纠缠，她很烦恼。有一天半夜，一个大货车莫名其妙地撞上她的售货亭，她在里面睡觉，被倾倒的东西砸醒了。自那以后她就精神失常了，反倒开始说出心里话，说出了那同学的名字。你二姨和你外婆还去找那个同学，但是发现人家已经生儿育女。那时候，你外公外婆，包括周围的亲戚朋友，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病，大家，包括我们姊妹，总是笑话她、刺激她。有人出主意，早早把她嫁出去。”

“后来我妈就嫁给了我爹？”咪咪问。

“是。”其实还有十年梦魇一样的熬煎。黎茉莉不想让咪咪伤心，没有说出口。

“所以，你们一定接受教训，不要在自己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时候谈恋爱。”这句话，倒是茉莉最想说的。咪咪还有两个小妹妹，母亲一直有个心愿，等她们长大的时候，咪咪能跟她们相认，带着她们，去看她们的妈妈。或许那时，她的病已经好了。茉莉知道，那只是一个美丽的

梦。大姐早已经不是以前温柔可亲的大姐，只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躯壳罢了。

咪咪安静下来，学习更加努力。

但是好像有什么魔咒。二姐说，老师发现她有天莫名其妙地哭了。原来，她喜欢上了班里一个男生。

黎茉莉大惊失色，请老师帮忙，旁敲侧击，务必把幼苗扼死在摇篮里。

过了一段时间，老师说，再没有看到两人联络。黎茉莉不禁沾沾自喜。

谁想到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她一个漂亮女孩子，为什么不选那些热闹风光的专业，而去选择一个考古？黎茉莉头脑里蹦出阴风惨惨、白骨森森的画面。

“那由不得她。”二姐微微一笑。茉莉放下心来。二姐一直是老家人的主心骨，不管是小妹结婚，大姐生娃，还是小弟建房，母亲生前凡大事都仰赖她。茉莉顶多是个经济后盾，而二姐，才是阵前冲杀的那一个。

通知书

果然，高考过后，咪咪通知书寄过来了，南大新闻专业。

“那是想让小雨读的专业，可惜小雨不是那块料。”二姐开心地说“谁想到咪咪圆了梦！”其实，新闻也不是二姐儿子小雨想读的。二姐小时候梦寐以求的职业是新闻主播，因为大姐的病，她选择了师范，早早毕业帮母亲分担家庭的重负。

“咪咪没选考古？”茉莉好奇地问。

“选了，没录上，她成绩不太理想。我帮她选了两个志愿，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二姐颇为自得。

“她英语不是接近满分？怎么不选英语专业？”

“现在谁还学英语？”二姐反问。英语曾经是那么热门的专业，这两年在政策指挥棒下已经门可罗雀。

“可是长远来看，这个更有前途，对她也……”茉莉想起当年高考，自己主动报了包吃住的农大，连做考研的梦都不敢；二姐学习也不错，最后也按爸妈的要求报了师范。

“她英语学得那么好，全地区几十万考生也就出这一个。这下一代孩子里，也就她能安心学习，不好好培养她，还培养谁？”茉莉不甘心。

“女孩子家家的，过两年就嫁了人。学英语要么出国，要么在商场里打打杀杀，那都是男人的事情。去学校教书，还要继续考研究生文凭，你供得起么？”

二姐早忘了，当年因为母亲说她是女孩，要忍耐，要随大流，愤愤不平而离家出走；也早忘了，迟早要去大城市发展的豪言壮语。

当年自己一脸迷茫，随波逐流选了经济管理。多年以后辗转来到新加坡，而这里的继续教育制度又让她重燃爱好，毫不犹豫地回到20年前就该选定的路。

咪咪没有力量和一张已经寄来的通知书抗衡，但是未来一定会回到她心中的路上。

茉莉看看白发苍苍的父亲，忽然有了主意。

林然

生于南阳，长于南京，现居新加坡。作品散见《南京日报》《齐鲁文学》《联合早报》《麒麟诗刊》《锡山文艺》《雨林诗刊》《十八号》等报刊和网络平台。

养老院的母亲

正上班呢，方敏接到一个电话。她一看备注，是从母亲养老住的夕阳红养老院小倪打来的。养老院小倪经常打电话发照片给她，告知母亲在里面生活的状况。今天的电话，应该也是日常工作吧。于是方敏接起电话。

“方女士，打扰了。你母亲最近有些异常。你不用担心，不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她老人家健康状况一直没问题的。就是，就是……”

手上有一堆工作要处理，方敏见不得别人电话里面吞吞吐吐，赶紧催促小倪直接说，没关系，只要母亲身体没问题，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小倪犹疑什么呢。

“她老人家……她……好像谈恋爱了。”

“什么！你再说一遍。这，这怎么可能呢？”

你可以说已经患上老年失智症的母亲胡言乱语得罪人了，不小心打人伤人了，或者不讲卫生弄脏房间了，甚至裸奔了，在床上大小便了……这些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都是不正常中的正常，方敏早有心理准备，以前又不是没有发生过，处理起来虽然麻烦，但泼辣能干的方敏方方面面都能搞定。

“恋爱？笑话！”

母亲的一辈子都在忍受着“爱情”的伤害。因为爱着父亲，所以没有底线地无私付出和奉献，可父亲呢？在

方敏的记忆里面，父亲不爱母亲，从未对母亲有过丝毫代表着爱意的表现。这就罢了，冷漠无情地相互伤害地过一辈子也没什么，他们这一辈的爱情不就是这样吗。但偏偏父亲还是个深度家暴男，打了母亲一辈子，母亲全身从来没有一个囫圇的样子，不是鼻青脸肿，就是腰伤腿伤，打了和好，又打又和好。印象最深的一次，一顿饭功夫，一言不合，父亲把桌子上的饭菜打翻三次，母亲就默默捡拾起来重新做了三次，直到父亲消气了吃饱了为止。

老天有眼，父亲在刚迈入古稀之年时患上了半身不遂，瘫痪在床。说句不孝顺的话，若早点离开了，母亲也就解放了，轻松了，好好过自己的人生了。

命运硬是捉弄好人，父亲一瘫就是10年，母亲整整照顾了老公10年，10年里，父亲没有得褥疮，房间没有异味，面容头发清清秀秀，被褥枕头都被母亲打理得干干净净，衰老的父亲仿佛还是母亲心中挚爱的少年郎。

瘫痪限制了父亲的狂躁和暴力，然而，即便父亲不能随意动手打母亲，但人是倒下了，架势还在，躺在床上，那张“毒舌”仍未分秒饶过母亲。水烫了骂她：“你是木头吗，感觉不到，你要烫死我找个新老头子嫁吗？”饭凉了骂她：“说你笨，一点儿也不冤枉你，连我喜欢吃热乎的都不知道，笨死了！”

母亲一边挨着骂，一边笑盈盈地伺候着父亲。不还嘴就算了，让方敏无法忍受的是，母亲竟然，竟然，竟然享受其中，脸色比父亲瘫痪前还要好，笑容比以前还要灿烂明媚，因为好久没被打，她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手脚越来越麻利。

对此，方敏实在不懂。若是换做自己，不知道要采取多少阴招“报仇雪耻”呢，虽然不至于伤害他人，但也不能“乐在其中”吧。

只能说，老一辈的“爱情”咱不懂。方敏苦笑着，为母亲，为无数个像母亲这样命运的女人感到同情和悲凉。

“小倪，你可能误会了。老人家男男女女之间来往了不一定就是恋爱啊。就算别人会，我母亲不会。”方敏在电话里对小倪说。

父亲在80岁那年，因器官衰竭抢救不果离开人世。

被方敏误以为“从此翻身得解放”的母亲，并未表现得轻松，反而在父亲离世后半年内，迅速消瘦干瘪，动作迟缓，种种症状，经医生诊断，已经患上老年失智症。

方敏年富力强，作为公司总经理，手下三百多名职工等着她养活，她实在分不出精力照顾一个有老年失智症的老母亲。一年前，她选择了这家收费很高，条件很好，风景优美的夕阳红养老院，把母亲送了进去。

期间母亲从不适到适应，从孤独到交上同龄人做朋友，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方敏悬着的心放下了，觉得自己的选择果然高明理性。

以为这种岁月静好，只是花钱如流水的日子会继续下去。却没想到，母亲又出事了，而且一出就是大事——她80岁的高龄竟然像一个18岁的少女一样爱上了父亲之外的异性。

“方大姐，要不是事态发展这么快，我也不想冤枉她老人家。可是，她现在已经自行离开自己的房间，住到恋爱对象李先生的房间了。我们怎么劝也都劝不走，实在没辙了，所以跟您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我知道

方经理您很忙，但此事不快点解决，对我夕阳红养老院其他老人影响实在不好，目前说什么的都有，各种谣言挡不住地满天飞啊。实在不好意思告诉您这些。您能不能……”

看来此事有些棘手，公司的业务再急也要暂时放一放。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好在方敏平时注重几个副手独当一面工作能力的培养，方敏离开一时半会儿没有问题。

开车一个多小时后，在城南有名的景色旖旎水光山色分外美丽的棉莲山脚下，方敏皱着眉头开进夕阳红老人院，小倪已经在门口等候。

她们没有去熟悉的母亲的房间，而是径直来到小倪说的母亲的恋爱对象——李先生的房间门口。

透过房门上的玻璃窗口，方敏赫然发现，正如小倪所说，母亲果然就在李先生的房间里走动，步履非常轻快忙碌，但仿佛看不到李先生的身影，方敏朝放床的位置看去，才发现，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躺在床上，看他床边摆放的输液的架子，架子上的吊瓶，还有僵硬的四肢，方敏断定这是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家。

“李先生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只能卧床。本来有工作人员定期照料。您母亲赶走了护理人员，坚持要自行负责照料李先生的生活。”

方敏听不下去，但仍控制不住因生气尴尬而脸色涨红。

她看到房间里面的母亲，正手忙脚乱却又欣喜异常地为李先生端茶倒水，拧热毛巾擦脸，还不停柔声细语安慰，并不断为李先生按摩双肩胳膊腿。

她满面笑容，八十出头的老人家，双颊上竟然泛着少女热恋时才出现的红晕。和母亲“热脸”相比，李先生倒是

高傲得很，虽然躺在床上，但其面容严肃，对着能走动的母亲吆五喝六，母亲若听不清楚，反应慢一点儿，他还会提高声量，大声呵斥她。

这熟悉的一幕，仿佛电击一般，把方敏打得措手不及。

其实，刚才在开进棉莲山的盘桓路上，她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她想，若是母亲真的恋爱了，又如何呢？哪个年纪的女人都渴望爱情啊，母亲丧偶孤独，若恋爱对象李先生也是单身，两人能发生感情，组合一个新家庭，何尝不是一段佳话呢？若李先生对母亲好，不打不骂不吼，温情脉脉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夕阳恋，补偿母亲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爱情甜蜜的缺憾，说不定，母亲的老年痴呆症还能缓解好多，多活好几年，长寿的母亲是作为女儿的福气。

作为独生子女的她，看到母亲在不多的余生中幸福美满，何乐而不为呢？

当车缓缓开进夕阳红的院子前，方敏心中已经想好了另一个处理方案，就是让恋爱中的母亲离开养老院，和“男朋友”一起回到原来的家，启开一段新的生活。若俩老人家愿意，就热热闹闹登记结婚，这样一通操作，母亲收获生活幸福，也不会给养老院添麻烦。

只是，方敏万万没想到，母亲恋爱的对象竟然是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家！

而把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瘫痪在床的老人家请回家当“爸爸”，方敏自觉没有那么高的格局。

作为“家长”，不同意俩老人的恋情，棒打鸳鸯，不许结婚成家，这些方面方敏有的是招数。

只是，一枚聪颖能干、叱咤风云的职场精英，即使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好不容易脱离苦海的母亲，为什么愿意自投罗网，重回伺候他人的命运轮回呢？

“方大姐，我们进去吧。”小倪轻声说。

方敏的双脚像钉牢在地板上，怎么也迈不开。

穆军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在本地中学任教，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新加坡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驻校作家，著有多本小说和散文集。

高村理惠子

年尾，来公司上班的人员三三两两的。

他坐在办公室里出神，满脑花白头发就像一束盆栽，孤独地挺立在那儿。时光又仿佛回到半年前刚入职时的那趟出差。

在家失业了两年刚找到一份工作，就被派往越南出差。上司交待，此行的目的是多熟悉了解公司在越南北部地区的几家供应商，方便今后开展工作。同时会与他在河内会合的，还有三位从东京过去的总部采购部门的同事。刚来公司上班，与越南地方的联络人还不熟悉，有关行程计划包括住宿安排都由东京同事搞定，他只需要订好自己从新加坡到河内的往返机票就行了。

航班正点抵达河内机场。等通过海关检查，步向候客大厅时，高墙屏幕上显示的信息告诉他，东京同事所乘搭的班机也刚降落。抬起手腕看了看那块会自动调整时区的机械表，估算一下大概再过一个小时东京同事就会从候客大厅的出口处现身。本想找个地方喝一杯饮料，但目力所及没有看见类似喝咖啡的场所，就打消了这个主意。找到一个有座位的角落坐下，从公事包的夹层里拿出刚在飞机上阅读的一本书，翻到先前阅读过的那一页，继续看了下去。

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他还以为是电信公司检测到手机已经处于外域网络，发来通知他开通漫游服务的惯常短

信。原本不想搭理它，可一看手机，他读到一则用英语传来的短信：亲爱的麦克，我们正在过关，吉田先生的签证有一点问题。这里的移民官员正在处理，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您等候多时，十分抱歉。高村理惠。

事先已经知晓，日本有三位同事过来，他们是部长吉田俊、课长木村研一，还有高级业务员高村理惠。从名字判断，高村理惠是一位女士。不过他不明白为什么短信里说有签证问题，日本护照和新加坡护照一样，入境越南应该是享有免签证待遇的。他收好了手中阅读的书，走到乘客出口处等候日本同事身影的出现。当两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男士和一位身着浅色套装的女士出现时，他将公司的产品样本举过头顶，迎面向他们三人挥扬着——这是事先约定的接头方式。

会合之后，他们步向一辆在等候的商旅车，径直往河内市区去。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后，商旅车在一家酒店门口停下，当地的联络人已经在酒店大厅里迎候。下了车，各人取好自己的行李。他正准备跟在日本同事的身后，步入酒店。高村在酒店门口停下脚步，示意让他先走，她殿后。本来想要谦让，但他被高村坚定而温柔的目光给制止住了。他迈开脚步，跟上两位男同事的步伐，走进灯光璀璨的酒店大堂。

联络人名叫渡边君，是一位生活在河内的日本人。在渡边的身旁站着一位妙龄女郎，用英语自我介绍叫阮美春。阮氏的上身穿一件白底拼图的短衫，敞口处袒露出曲线玲珑的胸部，下身穿一款时尚的粉白色短裙，底圈镶着褶边，腿上一袭肉色的镶有花纹饰边的吊带丝袜，脚上踩着一双鞋面上缀着一朵花的乳白色高跟鞋。她的名字和穿着打扮十分

相符，冒着一种俗气的美艳。渡边说已经准备好酒宴为大家洗尘。办完入住手续，到各自的房间将行李安顿好，再到楼下大堂集合。渡边和阮氏各驾驶一辆小车，吉田和木村与渡边，麦克随高村跟阮氏，又融入河内夜色中川行的车流里。

第二天又是接机时的那辆商旅车，带着东京来的三位客人以及他，在渡边君的带队下到河内周边地区的几户厂家访问。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通常都要好几个小时车程，一整天这样跑下来个个都有点骨头散了架似的。他一路认真地记着笔记，尽力掌握更多的信息，为自己能胜任今后的工作做准备。除此之外，他最大的收获是对三位日本同事的了解。首先就说吉田先生吧，他其实会讲汉语，他是中国人，持中国护照。他本来姓周，单名俊，吉田是他日本户籍登记使用的姓。留学日本的他在公司已经工作二十来年，精通业务，经验丰富。然后是木村先生，他也是公司的老臣子，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被公司老板留下来继续服务。他只会说日语，英文学过但只会读一些资料性的文字，不大会听也不会讲。

一路上交流最多的就是跟高村理惠了。她是在疫情过后才加入公司的，原先工作的公司倒闭了。她跟他交谈的内容不仅仅只是工作上的话题，有时还谈及到她的个人私事。高村英语流利，当与供应商会谈时，如果对方只安排了日文翻译，她往往会充当他的英文翻译。在会议室就座时，她也总让他挨着部长和课长坐在一起，而她自己则坐在他的一边。在就餐时，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她也总是坐在他的一侧，或者是对面。

第一天的走访大家很晚才回到酒店。在酒店里的日式餐馆用完餐，各人早早回各自的房间休息去了。第二天晚

上，四位同事在酒店马路对面的一间羊肉火锅铺子就餐。在就餐时高村像一位女侍应生一样不停地为大家又是斟酒又是添茶。他谦让着，有时还主动为高村帮一些小忙，递这个、拿那个。趁部长和课长没有注意，她悄悄地跟他耳语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不像日本男人那样大男子主义劲头十足。

年中的河内室外空气闷热的很，羊肉火锅铺子里的冷气机在呼呼地吹着冷气。吉田和山村啤酒喝的一瓶接一瓶，两个人谈兴正浓，互相在不断地用日语嘀咕着。高村和他则低声地用英语交谈着。铺子里也没有其他客人，只会越南话的店铺老板和伙计掩身在柜台后面，滑着各自的手机。四周没有一点杂声，伙计和老板、部长和课长、高村和他各自一体，分别都沉浸在不同的精神世界的氛围里。

是吉田部长招我进的公司。他人很善良，又聪明又谦虚。山村课长资历深，但有点倚老卖老。我得到这份工作已经十分满意了。我的一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自己在倒腾互联网生意。家里只有一个90岁的老母亲跟我一起过。哦，她身体很好，我离开家不超过一个星期不会有问题。啊，你问我的丈夫吗？说起来他有点奇怪。他之前失业了很久，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有时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就昏天黑地地睡个不醒。一副颓废的样子。这不，那年东北大地震，福岛招聘员工收拾震后残局，他也不同我商量一声，就自个报名去了。这一去，就没有再回家来过。

在说着这些话的当儿，高村好几次让他改口称呼她叫理惠子。默默地听着对方，他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她他也失业过很久，曾经也经历过一段迷茫的时光。他想起自己的

妻子，他们之间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交谈了。他们唯一的孩子还在大学里念书，孩子住校，家里平时只有他和妻子两个人。从疫情开始时他们已经分床睡了，这一直延续到疫情之后并成为习惯。还好家里有三个房间，他搬出了主人房的大床，在书房里安置了一张单人床铺。他已经很久没有和妻子同房了，好像妻子也习惯了一个人睡。

正当他们准备回酒店时，渡边打来电话，说不一会儿他会到酒店接男士们出去放松一下。他的电话是打给高村的，他在电话里向她解释了一番，让她一个人留在酒店里休息，他要在吉田和木村回日本之前带他们领略一下河内的夜生活。高村把渡边的意思转告给部长和课长。他大概意识到渡边会带他们去什么场所，有点不想去。他试图从高村那里得到什么暗示，但是高村却似乎特意在躲避他的目光。在过马路回酒店的路上，他发了一则简讯给高村：“我留下来陪你好吗？”一直到渡边在酒店门口招呼他上车时，都没有收到高村的回复短讯。

第三天的行程比较轻松，渡边没有安排供应商访问。回东京的班机是在晚上，比他回新加坡的班机离开河内的时刻稍晚。上午他们一行六人，包括一身打扮清凉的阮氏在内，一起去逛了河内的旧城。就像前一天跟渡边夜游时一样，吉田和木村卸下了西装、领带，穿上了恤衫、西短，蹬着皮凉鞋，俨然成了来越南度假观光的游客。高村也改变了装束，她穿着一袭连衣裙，显得年轻许多。他本来就没有穿西服，这会儿又换上牛仔裤，脚蹬旅游鞋，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游客。只有渡边三天来基本上保持一贯的穿着，下身牛仔裤，上身汗衫外套着一件薄薄的深色西服。

中午他们在旧城边还剑湖畔的船型餐馆里用了餐。食物非常丰富：烤肉饭、虾饼、鸡肉粉、春卷，外加越南当地各式叶子菜蔬。大家以冰镇啤酒作饮料，为三天访问的圆满成功干杯。

“你看见我的短信了吗？”他瞅住机会悄悄地问起高村。

“看了。你不用陪我。”高村用平静的语气回答道。没有等回话，高村又加了一句：“你还是应该跟部长他们在一起。这样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帮助。”

饭后，渡边和阮氏在餐馆门口向各位客人告辞。商旅车直接将他们一行四人送往机场。

当手持登机牌通过出境关卡时，他的自动机械腕表的指针正好指在他抵达河内的第72小时。

啊！女人

140

新华文学
第101期

她老去的头发是超级烦恼丝，忒难搞，因为细薄、蓬松，卷性又超强。一次返乡行经人介绍且一试之后，她从此剪发只进那家美发院。那是一间把客厅变成营业用的家庭美发院。美发师年轻时曾经在大型美发比赛中夺冠，也确实不是浪得虚名，她可以让人剪发后立即美丽，也可延后美丽，仿佛能掌握花开的时间。那次是这样的：念及居住远方的她不常飞来，美发师刻意把她的头发剪得过短，说三个星期后才会漂亮。果然，在将近第四个星期时，她的发型才陆续获得周遭友朋赞赏，说造型不错，这是她常引人发笑的一头乱发久违了的赞语。自此她成为该店的拥趸者。

这回，她说要马上好看的，因为要去拍护照片。美发师说这附近就有一家照相馆拍得极好，是朋友圈里公认的，她们说将来告别式时就选用这店里拍的。但必须是店老板掌镜，但他只在晚上驻店。美发师如此交代。当时才午后2点，如果刚巧晚上老板有事没回店里，岂不白等？她觉得去照相馆确认一下比较好。“记得化个妆再去！”美发师在她身后补上一句。

老板居然已经在店里，可见世事无绝对，总有例外时。然而店员说要嘛立刻拍，如果是晚上也许要等上一个小时，暗示店里还会有其他顾客，她不是唯一。为了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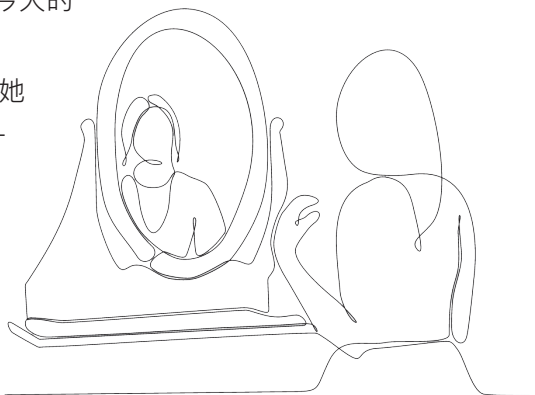
美照，等候又何妨。前提是这之前她必须先把自己准备妥帖，于是她毫不迟疑应声说还是晚一点再来。

素颜出门，身上也没带任何化妆品，环境又不熟。她打量着四周思忖着何处可以化个妆。忽然看见屈臣氏的店招，她心里一亮快步趋前然后径直往内走，驻足在资生堂化妆品专柜前，告诉驻柜美容师，想买几样彩妆产品，化妆后去拍照更新护照用。美容师是个年轻美眉，温婉可人，帮她挑选了几样基础彩妆产品，便立刻帮她化妆，过后也没收化妆费。

再回到照相馆，仍是午后时分，依然只有她这个顾客。她依照柜台小姐指示走进摄影室。老板口头修正她的坐姿后，要她眼睛说话，微笑。然后再端详了她一下，消毒一下手，拿着梳子过来梳理她的头发、调整一下领子，边说不要动哦边快步走回去咔嚓了几张。过后看毛片，觉得覆额分两边的刘海太稀疏。她于是把刘海都拨向一边，老板说这样不错，于是再拍过。终于圆满。这就是老板拍照有口碑的原因了吧，在自身的摄影技术外，还要与被拍者沟通，设法让他们放松表情，拍出自然而美好的一面。

走出照相馆，不禁为今天的诸事顺利舒出一口气。

上网申请护照时，她信心满满，为即将拥有一本有美丽头照的护照而欣喜，以后出入境或拍资料页给朋友帮买机票时，无需“现丑”了。仿佛这张照片可以成为她



的荣耀，仿佛为上一本因急就章而在照相亭里由机器拍出囚犯照似的窝囊出了一口鸟气。

几天后，她等到的不是领取护照通知，而是照片不合规定。不禁跺脚，只顾颜面却忽略了穿着，当天她穿的是和背景一样颜色的上衣啊。

蔡履惠

拥有宝岛和狮城两处家园，喜欢和方块字做游戏，把它们组成小文小诗，安置在合适的地方。家园和嗜好，是余生有待书写的情史。

辞职

陈

帅

一

他想辞职。

“喝多说胡话了？”一起喝酒的兄弟，毫不留情地吐槽他。

“想很久了。”他说。

“怎么着，你太太养你？”兄弟给他倒酒，他一口就干了。

“那怎么行！”他说。

“那就是喝多说胡话了。”兄弟又给他倒酒，他又干了。

实际，他这个年纪，不适合喝酒。他知道，兄弟也知道，有些习惯改不了。

二

他被表扬了，因为工作表现突出。

“你这业务能力！”一个前辈马上退休了，在休息室里看见他，冲他竖起大拇指。他摆摆手，刚想说话，几个刚进公司跟着他学习的年轻人就跑过来，“师傅，今天中午我们请客，给您庆祝。”

“请什么客？”他故意板着脸，“不用养家了？”

“我们还单着呢！”一个年轻人嬉皮笑脸地说，“请您吃快餐，还有钱养自己。”

年轻人走后，他就叹口气。

143

2024年
8月号

“怎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前辈喝了口茶。

“想辞职。”他老老实实地说。

“被排挤了？”前辈有些吃惊。

他笑，摇头，“又不是年轻人，还怕被排挤？”

“那为什么？”前辈又问。

“就觉得……”他想了半天，说了一个字，“假。”

三

他的工作真的不错，纯靠技术的。

这种工作有个通用的名称，叫后期。

放在影视公司，后期的作用很多。比如剪辑影片、制作海报、修整照片等等。后期属于纯粹的幕后工作人员，能见到明星，又不会被过多关注；能赚到钱，又不算太累。

实际是累的，他想，只是外行不知道他们累在哪里。

他开车回家的时候，经过的商场、公车站，甚至身边开过的公车上都有明星的照片，总有些照片是他修的。他的比例感很好，色彩感很好，自然度很好，这是业界公认的。大小明星的公关团队都喜欢找他合作后期，每个人都称他“老师”。

任何行业，都有先来后到，都有行业规则，也都有高低深浅。

可是，他看到自己修好的照片的时候，突然失去了年轻时候的得意。他记得有一次把一个明星修得众人惊叹的时候，他突然生出一种心情：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是无论什么年纪都要有的少年/少女感吗？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55岁，肚子微凸，头发日渐

稀少。除了他自己，有谁会不在乎他的这个皮囊里，到底有着怎样的灵魂？

“追求少年感/少女感有什么不对？谁不希望年轻呢？保持年轻感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之一……”“有一次业界大会的时候，一个发言人的发言引起了一片掌声。在掌声里，他只想到了一个字，假！”

☞

“我有个同事，辞职了。”他想了许久，还是打算问问太太的建议。

“哪个？”太太正在睡前保养。

“你不认识，来我们公司很短，后来跳槽了。”

“为什么？”太太小心地在涂眼霜，涂完又仔细地对着镜子上下左右地看着。

“就觉得工作的……意义……找不到了。”

“年轻人？”

“跟我一样……不是，比我大几岁。”

太太转身拿起手机，找了个角度，扯起嘴角，对着拍了一张照片，接着说：“不缺钱呗！”

“也不是，也有老婆孩子，孩子也才上高中……”

“一把年纪，装年轻人，还意义呢，就是没责任心！”太太把手机递给他，他习惯性地接过，捣鼓了一会儿，还给太太。太太接过去，满意地点点头，发了朋友圈。

他，躺下，转身。

“哎，我有几个姐妹，你回头也帮她们修一下……”

“哎，我上次看见那个明星了，看你修的照片，还以为他一米九呢！那么矮……”

“哎，我说你也捣饬捣饬，要不合照的时候人家以为你是我爸呢……”

他闭上眼睛，叹了口气。

五

“发什么呆！”照片传过来的时候，工作搭档捅捅他。

“昨晚没睡好。”他掩饰地说。说完，他忍不住自嘲地想：本来辞职是他一个人的事，可是现在他觉得除了他，谁都有权利决定他辞不辞职。

搭档传来的明星照片在他看来有点惨不忍睹：短腿，肚子微凸，头发有点少，眼角皱纹清晰，眼睛没神，皮肤好像被风沙割过了似的……

“这是得罪摄影师了吧？”搭档看着他捣鼓着照片，“要是没后期……”搭档吹了声口哨，因为他动手的速度很快，前后照片对比，总得有变化，也得让看照片的人觉得帅得合理，这是他这些年习惯的工作速度，模式。

“行啊，老当益壮啊！”搭档把照片存档时，开他的玩笑。

他突然醒悟，本来想着不要那么积极，至少一定程度对得起自己那不值一提的工作意义。唉，不想，还是及时完成了。

“叹什么气！觉得挑战太小？”搭档对他眨眨眼。

“你说，这些明星都不出门的吗？观众都是近视眼吗？”他忍不住问。

“什么年代了？谁还纯原装啊？再说，你以为观众不知道？”搭档离开前说。

都知道？那就是大家都接受了？

为什么他不接受呢？他是不是真的中年危机了？他不是对自己失去责任心了？

久

“我要辞职！”他坐在老板的办公桌前，鼓足勇气说。
老板没说话。

“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我都觉得我快病了！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啊，我身体没事。我就是不喜欢这么工作了。您说怎么就没有明星来跟我说把我修老点，现在老才是美的，是时髦的呢？怎么整个社会都装年轻呢？怎么我五十几岁外表还必须得有少年感呢？我就是觉得这太假了……”

“什么太假了？”门打开，老板走进来，“来来来，久等了，这咖啡，可是我特别给你调的。”

他赶紧站起来，双手接过咖啡。

低头一看，袋泡咖啡。

“这咖啡吧，口感就那么回事！可这袋子有学问。袋子产地不同，咖啡味道就不一样，咖啡价钱也不一样。我这咖啡，进口的，从南极进口的，想不到吧？”老板坐下来，“怎么着，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这年头，咖啡好不好喝，看的居然也是包装。

他下意识地先喝了一口咖啡，没喝到南极的味道，却被烫了一嘴。

147

2024年
8月号

陈 帅

全职作家，多以创作青少年儿童小说为主。曾获金笔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和周庄杯短篇儿童小说奖等国内外儿童文学奖项，在中国和香港总计出版小说和绘本十余本。

她们

她们每天什么时候上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睡醒出来散步时，她、她、她都在。

她们每天什么时候回家，我比谁都清楚，因为每到夜深人静时，她、她、她都会从我身边经过。

她们互相认识，但却不熟。

她：理发师

她长发齐腰，高高扎起，常常身穿黑衣，年龄在五十岁左右。

她从中国北方的一座小镇来到新加坡，在这家邻里理发店工作了十多年，店里常年只有她一人，洗剪吹、电烫



染加清洁打扫，全由她一人负责。这一带的街坊邻居都很喜欢来找她理发，门口经常坐满了排队等候理发的顾客。每当晚上和周末忙到不可开交时，常常有好心的邻居给她打包晚餐，平时白天人少时，也总有一些年长的顾客会主动留下来帮她扫地和整理美发用品。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无比灿烂的笑容，她的眼睛总是闪着感恩的光芒。

每晚9点半左右，周围的各家店铺开始收档，万家灯火渐渐熄灯。她终于能坐下吃早已凉透了的晚餐，顺便打开手机看一眼微信，和家乡的老母亲视频说说话。

夜已深，我会来到她的店铺门口，她从来不会赶我走，此时如果还有夜归的顾客想在此时进来理发，她会客气地喊道：“不好意思啊，打烊了啊！明天请早点来哦！”

她提上包，锁上门，回头看到我，会说：“谢谢你提醒我下班，晚安哦！”

我跟在她身后，直到目送她上了巴士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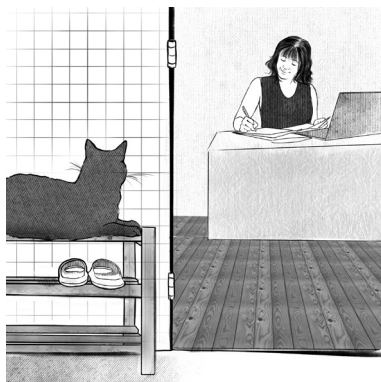
她：补习老师

她有着一头自然卷发，穿着朴素，举止优雅，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她当初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工作，在一间小规模补习中心无怨无悔地工作了十

多年，她的学生遍布全岛，有些不远千里过来听她的课。每晚9点，学生走了，其他老师们也陆续下班了，我看到她还在忙碌着，有时她翻看着学生的作业，轻轻地敲着键盘；有时握着笔，屏息凝神地在稿纸上批改着；有时拿着电话说个不停……几乎每晚，都是她最后一个关灯离开。

每隔半年，她会去理发，她的两鬓已生出许多白发，染一染，修剪一下，又变成了年轻时的优雅模样。我从她和理发师的交谈中，得知她的一双儿女也是理发店里的常



客，理发师常常夸她的孩子懂事有礼貌，她每次听后笑着说“谢谢”，并不多话。

她每天对学生们温柔地说话，耐心地教课，孩子们都喜欢她。

她的每个学生都知道我的存在，因为补习中心外的鞋架是我的睡床。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整整齐齐放满了学生的鞋，每当我注意到鞋架上的鞋开始变少时，就知道她和她的同事们终于快要下班了，我的上床时间也快要到了。如果她还没有走，那我就躺在她的鞋子旁。学生们见到我，都会像她一样温柔地蹲下和我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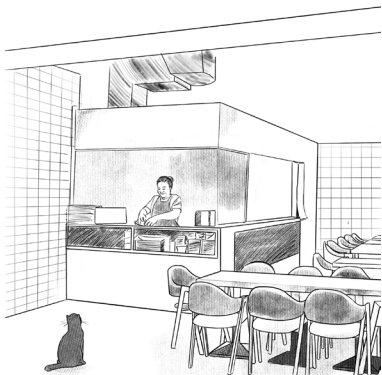
每次当她准备穿鞋时，会摸摸我的脑袋，轻轻唤道：“我要回家啦，晚安！”

我伸了个懒腰，起身目送她往地铁站的方向走去。

她：面馆老板娘

她天庭饱满，头发总是盘得整整齐齐，随着年纪增长，发际线已经日渐后移，她应该有六十多岁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总是穿着鲜红的工作围裙，走来走去忙碌着。

她是新加坡本地人，独自经营着一家小小的面馆三十多年，白天有几个年轻伙计煮面，她负责收钱、泡茶、泡咖啡。每周三孙子孙女们去补习老师那里上课，孙子孙女的父母，也就是她的子女就顺便过来面馆帮忙。每晚9点



过后，顾客少了，伙计们陆续下班，她自己继续营业到晚上10点半。

周围小贩中心的摊位早在9点左右就开始收档，各家餐馆也在9点半左右陆续熄灯，整条街只有她的小面馆还亮着灯，就像海上的灯塔，指引着晚归的人们回家的方向，窗口不断飘出热气腾腾的面汤香，提醒着疲惫的人们此处还有炊中暖忆和浮生百味。

理发师和补习老师常会去她的店里吃面，若四处无人，老板娘就会免费给她们加上一碟小菜，有时是切好的卤蛋，有时是各种凉菜。

第一次加菜时，她俩都惊讶地喊：“我没点这些啊！”

“我快收档了，浪费了可惜，都给你吧！赶紧吃，面凉了就不好吃了哦！”

老板娘笑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还没等她俩说声“谢谢”，就转身进了厨房。

她经常为下班晚归的顾客免费加小菜，每次都是以“快收档了”为理由，让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还有我，她有时也会为我准备一些美食，当最后一位顾客吃饱喝足后，我也在厨房的角落吃得饱饱了。

消失

我曾经以为，在我短暂的猫生中，她们会一直都在。

我早已习惯挨着理发店的玻璃门，感受冷气的清凉；

我早已习惯把补习中心的鞋架当舒适的睡床；

我也早已习惯饿的时候就溜进面馆的厨房……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她们消失了。

第一个消失的是理发师。理发店经过一个月的翻新

后，我就再也没有再见到她。我静静地守在玻璃门前，听她的老顾客们一个个向隔壁杂货店的老板打听她的下落——原来十多年前，她飘洋过海来新加坡工作，是为了给家里的独生子赚学费，儿子大学顺利毕业了，不久后要娶妻结婚，她就继续留下来赚新房首付，现在买房的钱赚够了，她该回家了，回家陪陪年迈的老母亲，是她多年的愿望。

理发店自从换了年轻的小伙理发师后，有一些忠诚的老顾客再也没有踏进去半步，生意暂时冷淡了许多。不过，人们头发长了，总是要剪短的，不久后，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去找小伙理发，生意又渐渐好了起来。

第二个消失的是补习老师。补习中心翻新后变成了幼儿园，她和同事们再也没有出现，听说她后来在东部自立门户，开了好几家分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幼儿园门口换上了崭新的彩色儿童鞋架，我试着钻进去，却因为身体太肥，卡得我差点儿无法呼吸。我原来的睡床早已不知所踪，今后我该在哪里休息？

最后消失的是面馆老板娘。随老伴一起去周游世界，四处旅行，这是她多年的愿望，现在终于成真了。不过面馆还是每晚亮着灯，她只是暂时离开，旅行回来就又会回到面馆忙里忙外。

后来我很少再去面馆的厨房等她喂食，因为我有家了，我被新来的幼儿园校长领养了，她为我在幼儿园门口搭起一个温暖的小窝，还为我挂上了小铃铛，我从此衣食无忧，成了幼儿园门口的招财猫，白天眯着眼睛迎接孩子和老师们的到来，傍晚睁大眼睛目送他们离开，大家都喜欢和我合影拍照。

每当夜晚降临，目送幼儿园最后一个小朋友离开。我又会回归以往的生活，我发现记忆中的她们已不在，但一个又一个的她，出现在社区里的各个角落：便利店收银员、急诊室护士、家教老师等等。她们经常在我身旁经过，每天来去匆匆，我却从未忘记过。

每一个忘我工作的她，都有各自的牵挂。

每一个努力的她，都有执着想要去实现的愿望。

她们忙里忙外，互相认识，却又互不打扰，同时又在各自平凡的领域里绽放人间烟火，点亮黑暗，温暖人心。

守护晚归的她们，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心甘情愿。

153

2024年
8月号

陈敏洁

中国上海人，同济大学文学学士。“蓝宝学堂”学生托管中心校长，“蝴蝶童画”品牌创始人兼美术老师。艺名蝴蝶妈妈，2023年出版《育儿如画——小如意美育成长记》。

管翎辰

目前就读莱佛士女中，艺名小如意。擅长绘本创作、配文插画、灯笼彩绘和数码动画。喜欢用画笔记录身边发生的各种美好。

她穿着大红色的手绣龙凤褂，出嫁了。

“你看！漂亮吧？”视频通话里的她，喜气洋洋地从头到脚自拍给我看。

精致的龙凤呈祥，闪耀的金银珠宝，把她衬托得神采飞扬。

我嘻嘻笑：“对啦，对啦，今天最美的就是你了！”

“最美的当然是我，因为你给我做了这支发钗！”

她轻轻摇头，发钗上的金色叶片微颤闪烁、银色串珠坠子晃动，如我想象中那样，高雅而脱俗。

古人称此种发饰为步摇，女子细步纤纤，发上垂珠晃晃，好不漂亮的一个名词。

这是我从事珠宝首饰设计十多年以来，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也是我作为她二十多年的死党，为她做得最甘之如饴的一件事。

我没有告诉她，这独一无二的发钗，我把它命名为“如”。它蕴含着我对她的祝福，希望她此后从随夫君，同心顺意。

“还好你有按照我的指示去戴好，你知道你的脸那么长，发钗放高一点或低一点都不好看。”

她向我做了一个鬼脸。原来新娘做鬼脸还是很甜美的。

此时她身后传来召唤她的声音，提示她更衣回门。
她关机前，我瞥见背景里的男家亲戚，脸上戴着绣有黄色“喜”字的红色布口罩。

我不禁皱眉。

她早订好一批粉红色的医用口罩给双方亲戚，让大家在办喜事时戴着，拍照时统一美观，喜气而不俗气。

看来，每个人的品味真有不同。

她还是得接受。

我凝视手机上显示着的日期和时间，发现无法接受的原来是我。

我沮丧地瘫痪在床上，两行泪不其然地流下来。

说好的做大家的伴娘呢？

一场瘟疫，20年的承诺幻化成泡沫。

想象中的淡紫色伴娘礼服，随风飘远。

我知道自己嫁不出去。我只想好好陪她出嫁。

一年半前已开始筹备的婚礼，无奈被限制成四小时的十人观礼。

她是个传统的女人，她选择的他也是个孝子。两人仔细规划，希望婚礼端庄隆重，让两家人都称心满意。

结果呢？

婚礼的日子和安排随着疫情和政策一改再改，心情和期望像确诊个案数目一样高高低低。婚宴最终搁置，仪式一切从简，参与嘉宾只限亲戚。

一场喜事，充斥着的却是一堆无奈与妥协。曾经，我担心他们会撑不过去，结果她决定听他的，两人才顺利走到大喜之日。

“爸爸告诉我，出嫁从夫，既然他家执着于在年初的

好日子结婚，就高高兴兴地顺从吧，”我陪她去买红鞋子时，她是这样说的：“我一向都是个听话的孩子，不是吗？”

是的，她的乖顺，一直让我的不合作很显眼。

只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我和她从中一开始做同班同学，一做就做了四年。接着，我们进了同一家初级学院，又进了同一家大学，虽然修读不同科系，也算同窗十年。

毕业后，她听从父母的建议，去当教师。我则我行我素地再去报读设计课程，去珠宝商处从设计学徒做起。

当年大家都批判我，大学毕业了还跑去当什么学徒。我充耳不闻。

全世界只有她替我护航：“你听不进去的话，告诉我。我最‘听话’了。”

从此，我只听自己的心跳声。

15岁那年，她单恋我们同班的何家明，天真地说结婚时要我做她的伴娘。

“也许是我先结婚呢？”我当时心无所属，旨在调侃。

“你这种什么事都要自己做主的性格，谁敢来娶？”她反过来取笑我。

她说得也没错，我从小就觉得与其依靠男人，不如靠自己。不过，我怎么会认同她会先抛下我？

即使是在嘴巴上，我也不愿吃亏：“你少担心，我会找到一个肯嫁给我的男人，到时你要陪我迎亲！”

她哈哈地笑着说好。

以她这样温纯的性格，理应早就结婚生子，用不着等到35岁的今天。

只是，姻缘从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好不容易待她修成正果，我们为彼此陪嫁的心愿却还是未了。

我凝视着天花板上的吊扇转个不休，一动也不想动。

同样寂静地躺在床上的手机，禁不住震动了一下，示意我不准沉沦。

我狠狠地把它抓起，看到屏幕上的日程提示，总算恢复了动力。

“当年，我和你外公也没办什么仪式，就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结婚是意义大于礼仪，不值得介意，知道吗？”

外婆听了我说今早的事，一边浇花，一边对我说。

是我执意了吗？

被83岁的长辈劝说不要介意，我有点介意。

“两个人在一起，是两家人的迁就和妥协。凡人烦人，凡事烦事……”外婆缓缓地坐下来后，叹口气说：“你不结婚，自由自在也不错。”

外婆的思想不守旧。

她在三四年前因心脏问题住进这家疗养院时，就说了：“我搬走后，你的空间更大了。如果找到对的人就嫁吧，但不要因为房子太大而随便找个房客。”

这几年来，别说房客，连访客都没几个。

我不迁就，不妥协，在自己的城堡，当自己的公主。

“你爸那天打过电话给我，”外婆淡然地说。

我有点讶异。

妈妈病逝后，爸爸和外公外婆的关系只靠我作桥梁。我一天一天长大，这座桥一天一天拉长，桥头一直紧扣外公外婆，桥尾最后却拉出一道缺口。

疫情下，疗养院只容许一名探望者每两星期探望一次。然而，即使没有疫情，爸爸出现在疗养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你爸说疫情紧张，要我小心保重，”外婆看一看我，说：“他听起来没什么精神，你打个电话给他吧？”

我“嗯”了一声，示意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你妈妈从小就体弱多病，是我们没照顾好，不怪你爸，”外婆看了看放在她床前的全家福。

我不想把从小看在眼里的难堪说出口。

“去年我听新闻报道说，以后会有一个花园，供先人的骨灰撒土。是真的吗？”

“外婆，”我想摸她的手，但想起看护说要尽量避免接触：“你在说什么？”

她望向刚刚浇过水的鸡蛋花：“我说，这个主意很好，既环保又可让人尘归尘、土归土，不是吗？你帮我留意一下，以后就帮我这样办吧。”

“你不跟外公在一起吗？”我的声音微颤。外公的福位旁，早就预留了一个位置。

“他生前已为这个家劳碌了几十年，现在就让他乐得清净了吧。他最疼你妈，他们在彼此附近就很足够了，”外婆的眼神，忽然间变得空洞：“我想要自由一些，与花草草结伴为邻，你又可以随时来看我。不是很好吗？”

我被她说得鼻子一酸，急得语无伦次：“你是觉得我太空闲是吗？到时候我要去花园看你，还要去骨灰塔看外公和妈妈，如果爸爸也走了……”

外婆看着语塞的我，微微点头：“生离死别无法避免，对不对？”

我知道外婆在劝我和爸爸和好。

我也不恨他，我只是气他没承担。

这些年来，我始终想不通，妈妈为何会嫁给这样的男人。相比来说，爱家尽责的外公，才是值得托付终生的对象。

对于我常常称赞外公，外婆总是轻描淡写：“我和他就是相敬如宾。你妈才是他心头的一块肉。”

我心目中的外公外婆，一直都是恩恩爱爱的老夫老妻。

我没料到她不想合葬。

婚姻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大概只有两人心里才知道。

离开疗养院时，我在大门碰到负责照顾外婆的看护，告诉了她外婆提起绿葬的事。

口罩下，她有苦难言：“最近大家都有点疲惫了吧。疫情让老人家独处的时间变长，容易想得比较多。我们会多点陪着她，别担心。”

我点点头，心情却异常沉重。

外婆故意激怒我，我才猛然发现自己很快就会孤身一人，在空荡荡的祖屋里终老……

我深呼吸，坐上巴士，到了从高中时期就爱上的那家雪糕店。

不开心时，我都来这里。

我买了杯装的Cookies & Cream，走到附近公园里，找了一张长椅坐下，脱掉口罩吃雪糕。

看着草地，我不禁想到外婆归土之日。我怎会舍得把她撒在青草上？

一想到这里，雪糕不甜了，只剩冰冷。

我抿着失温的嘴唇失神。

蓦地，一个小足球滚到我的脚边。

一个四五岁左右的男孩蹦蹦跳跳地跑过来捡球。他没戴口罩，看了看我，然后盯着我手中的雪糕。

我却盯着他蓝色球鞋上的蝴蝶结。

我往男孩跑过来的方向望去，发现有人正远远地、怔怔地看着我。

是他。即使戴着口罩，我也能认出是他。

这种捏两个圈、转两个圈，然后把鞋带的尾巴收进去其他带子下的绑法，地球上大概就只有他会乐此不疲。

当年，他自豪地说过，这种绑鞋带的方法稳固可靠，就像我们的关系一样，即使路途再崎岖也不怕松掉。

最后，金刚琢也没法把我们套牢。

他一成不变，我寸步不让，破局收场。

“我想吃雪糕，所以带他过来这边踢球。”

他还惦记着我俩的老地方。

他让男孩自己在不远处踢球，然后在隔我一个身位处坐了下来。

我尽快把雪糕送进嘴巴。

溶掉的雪糕粘连连。

虽然相隔一米，却无法阻断我们听见彼此的心跳。

“你的手机号码还是一样的吗？”他问。

我点点头。

“我再找你。”

他没等我回答，起身拖着男孩就走了。

我恍惚地看着那熟悉的背影走远，竟然湿了眼眶。

我连忙掏出口罩戴上，却已无法掩饰自己的脆弱。

那天之后，我常常无意间盯着手机发呆。每次手机显示不知名的来电，我都心跳加速，来来回回地期待又落空……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又回到疗养院探望外婆。

我告诉外婆，我遇到了他。那个带着儿子去踢球的他。

外婆静静地听我说完，缓缓地走到床前，拉开床边的抽屉，取出一个中国结给我。

“这是那天看护教我打的绳结，我做得还不错吧？”

我点点头，手指触摸着红色的玉线。

“人生就像一条长长的玉线，总会打结，总有机会解开。你们是在重新纠结，还是从以前解脱出来，我看不透。”外婆语重心长地说：“不过外婆很信任你，你会把命运好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听了外婆的话，我泪崩了。

被泪水沾湿的口罩，让我戴得很难受。

外婆让我早点回家休息，我也心累得哪里都不想去，回家倒头便睡。

睡梦中，我发现自己身穿淡紫色伴娘礼服，在台上主持着一场婚宴。新娘是她没错，新郎却不是她的新婚夫婿，而是那些年她等不到的他。

看她笑得比现实婚礼中更幸福，我迷惑了。

她终究还是忘不了负心的他？

在我的思绪转不过来时，身旁有人拉了我一下。

是他。那个离开了我十年，却还是在我心头的他。他是婚宴的男司仪，和我凑成一对。

他微笑着问我怎么愣住了。

那一刹那，我更迷惑了。

这梦境才是大家期待的结局吧？

“爸爸！”一个小孩突然大喊。男孩在台下向我身旁的他挥手，原本牵着男孩的女人一下子冲上前来，赏了我一记耳光。

我来不及躲进他的怀里，便捂着脸惊醒了。

现实中，手机铃声响个不停，响个不停。

我慌乱地从包包里掏出手机，随手就按下通话键。

“喂？是我。现在方便见面吗？”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到面前，才发现他的手机号码原来也是一直没变。

看一看时钟，原来已是晚上8点。

“好的，你过来我家吧。”

我不想再逃避了。

“外婆家？”他问。

“是的，我住在一样的地方。”

“我就在门口。”

我愣了两秒，连忙梳一梳头发就去把门打开。

他就站在那里，仿佛以前每次来接我时的那个模样。

他把手中的文件递给我。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的？”

“真的。我离婚了。”

我拿着他的离婚最终判决书，心乱如麻。

“本来是想待离婚手续办妥后才找你的，”他看着我说：“我没想到那天会碰到你。”

我还没回过神来。

他把口罩脱了下来，说：“如果你现在没对象，我们可不可以重新来过？”

我这才看到，他的脸圆了，鱼尾纹有了，但还是那个我爱着的他。

只是，十年来发生过、没发生的事，真的都能回去吗？

“我不知道，”我喃喃道。

“我只希望你知道我是认真的。”

我点点头，心想如果我们当初都知道不该分手，那有多好。

他告白后，整个人都放松了，眼光飘到我绑在铁门上的中国结上。

“你知道这是由很多很多个同心结编织而成的吗？”一向自命绳结专家的他问道。

“同心结？”我诧异：“永结同心？”

他点点头。

我这才知道，外婆默默地给了我最好的祝福。

陈凯盈

爱书，爱文字，做排版，也写作。希望透过文字，给读者感动、希望和勇气。著有本地新泛读分级泛读系列小说《中四》。

母女同体

在新加坡这座夜光璀璨的城市里，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歌台歌手，她的名字叫金莲。27年前的新加坡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渴望的年代，金莲在舞台上唱出了她的青春和梦想，引得无数人的瞩目和掌声。然而，命运的编织总是充满偶然，一个富商的目光停留在了她的身上。

富商名叫李明华，身家过亿。他的生活充满了金钱和权势，但心中却始终缺少一份真挚的情感。当他第一次听到金莲的歌声，那种被深深触动的感觉让他无法自拔。于是，他决定亲自登台，将一颗火热的心托付给金莲。

金莲的生活从此起了一些变化。她收到了一束束昂贵的鲜花、一封封真诚的情书，而她的心也在这一刻悄然动摇。金莲并不是一个轻易屈服于金钱的女子，但在李明华的坚持和真诚面前，她逐渐打开了心扉。他们的相识就像是一首动人的情歌，缓缓地奏响。

时间飞逝，金莲和李明华的感情逐渐升温。李明华的真诚和宠爱渐渐融化了金莲的疑虑和戒备，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终于，在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李明华单膝跪地，带着一枚闪烁着钻石光芒的戒指，向金莲求婚。金莲知道，这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母女同体（之一）

金莲答应了李明华，她成为了他的妻子。幸福的日子如同流水般流淌，婚后不久，金莲怀孕了。数月后，她知道肚子里的是女儿，就取名“金珠”。每当金珠在她的肚子里轻轻踢动时，金莲总会温柔地拍拍自己的肚皮，轻声对未出世的女儿说：“孩子，你在妈妈肚子里多好啊，不要乱动哦。”

她的声音充满了温馨和爱意，仿佛能够穿越隔阂，传达到金珠的心灵。金莲知道，这个小小的生命正在她的身体中成长，而这份母爱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愈发深沉。

女儿成为医生

终于，金珠来到了这个世界。她是如此美丽，就像儿时的金莲。金莲抱着金珠，泪水不禁流了下来。她轻轻拍着金珠的背，轻声呢喃：“孩子，妈妈爱你，你是妈妈最爱的宝贝。”

在金珠五岁的时候，金莲终于意识到自己最爱的还是唱歌，她想返回歌台。但是身为富豪的丈夫李明华觉得没面子了，执意阻拦金莲去歌台唱歌，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哪知金莲是个烈女，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李明华想尽各种办法，金莲就是不肯回去。想女儿的时候，她就跑去学校看看女儿。

就这样，一晃27年过去了，女儿金珠已经从国立大学毕业，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医生，为国大医院的病人带去健康和希望。她继承了母亲金莲的美丽和温柔，同时又拥有自己坚韧的意志和医疗技能。然而她和父亲始终不能理解金莲为什么放弃阔太太的优渥生活，偏要去跑歌台，甚至不惜离婚，也许她真的是太喜欢唱歌了。

跑歌台其实是很辛苦的，金莲终于积劳成疾，在歌台上累倒，被送进了国大医院。金珠踏入国大医院的大门时，严肃的氛围似乎预示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她来到母亲金莲的病房，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心中涌上一股不安和担忧。金莲的脸色苍白，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似乎在与某种不可见的力量搏斗。

金珠是一名卓越的医生，她很快就判断出了母亲的情况。肾功能衰竭，这是一个严重的疾病，而且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金珠知道，母亲亲历的辛苦和劳累最终导致了身体的崩溃。她决定亲自主持治疗，这是她对母亲的一份深情厚意，也是她医者使命的体现。

然而，治疗的结果令金珠倍感无力。母亲的病情已经恶化到了需要换肾的地步，但是换肾并非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要等待一段时间直到有人愿意捐献肾脏。时间紧迫，金莲的身体无法等待那么长时间。

这时，金珠得知一个消息，樟宜监狱即将执行一名死刑犯。这个犯人愿意捐出自己的肾脏。金珠心中一动，她知道，这是一次生命的交换。她毅然决定前往樟宜监狱。

金珠火速启程，身穿医疗服，带着医疗设备，坐上救护车。时间紧迫，她知道必须在死刑犯被执行后的15分钟内取出肾脏。救护车呼啸而行，司机为了赶时间，选择了超速行驶。然而，命运似乎开了一个不可预料的玩笑。

突然，一块碎石出现在车前，司机为了绕过碎石，猛然转动方向盘导致右车轮撞上路堤，车体翻滚起来。金珠猝不及防地被甩离了座位，头部撞击在车厢的硬物上，一时，瞬间的黑暗笼罩了她的意识。

当她再次醒来时，她发现自己躺在一片狼藉之中。头部剧烈的疼痛，鲜血不断从伤口渗出，形成了一滩滩令人心惊的景象。她费力地试图坐起身，眼前的一片模糊中，她竟然看到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像是在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金珠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减弱，但她的意志却变得异常坚定。母亲的命运，死刑犯的肾脏，都如一颗颗重要的脉络交织在一起。她不能就此放弃，她要用最后一分力气，去完成母亲的救治，也为自己的医者使命拼尽一切。

她艰难地抬起手，试图寻找自己的手机，寻求帮助。不远处，救援人员的声音渐渐近了，金珠的视线逐渐模糊，但是她的眼神中却燃烧着不灭的坚强。这是她医者的信仰，是她对母亲的承诺，也是对生命的无尽热爱。

母女同体（之二）

金莲的换肾手术非常成功，手术后不久，她就痊愈了。金莲的面容逐渐恢复了健康的光彩，离开病房，她站在医院窗前，望着远处的城市，心中充满了感慨和感激：她明白是另一个人用生命支撑着自己的生命。

金莲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当她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手机响起了微弱的震动声，显示着一个未读的信息。

她点开消息，是医院发来的一个短视频。她点开视频，画面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熟悉的场景，是救护车内部。金莲的心跳加速，她看到女儿金珠躺在救护车的地板上，额头上的伤口还在流着鲜血，呼吸急促地说着话：“我快不行了，请把我的肾脏移植给我的生母金莲……”金珠的声音虚弱而坚定，她的眼神中透露出无比的坚决和深情。

视频中的场景仿佛将金莲拉回了过去，让她想起了27年前自己怀着金珠时的情景，那一刻她也是在无比坚定的爱意中前行。

金莲的泪水滑落在手机屏幕上，她这才明白，女儿为了她的生命，为了她的健康付出了生命，自己身上的肾脏原来是女儿的！她感受到了女儿无私的爱和毅然决然的决心，也感受到了生命的珍贵和伟大。

金莲回放了视频数次，每次都是泪流满面。她知道，女儿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而且，从此以后，女儿将永远陪伴着自己，母女永远同体了。

黄 强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作品散见于本地和中国的报刊、杂志。

丽美的身世之谜

丽美呆呆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大圆脸、单眼皮、蒜头鼻、厚嘴唇，脸上还有几点浅浅的雀斑……她懊恼地叹了一口气，眼光落在旁边一个精美的相框上，只见照片中的美人瓜子脸，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明亮动人，小巧挺直的鼻子，玫瑰花瓣一样的嘴唇……

丽美的耳边回响起闺蜜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丽美，你妈妈好美啊！”“不会吧？她真的是你妈妈？”“丽美，为什么你和妈妈长得一点儿都不像？”……是啊，为什么妈妈是大美女，而我只是一只丑小鸭？丽美难过地低下头，心情顿时跌入谷底，为什么我和妈妈长得一点儿都不像？难道是遗传基因出了什么问题吗？丽美开始钻牛角尖……突然，她猛地抬起头，难道我不是妈妈亲生的？她被自己的匪夷所思吓了一跳！但同时也开始暗暗佩服自己的“奇思妙想”，仿佛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自己心中的谜团。

丽美不由自主地甩了甩头，脑海里顿时浮现出15年前一个飘雪的夜晚，在一阵断断续续的敲门声后，年轻的妈妈打开门，赫然看到地上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啊！那就是我！丽美满意地点点头，跟电影里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丽美仿佛自己已经变成了剧中的女主角。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丽美一发而不可收……或许我是没落王室的最后一个公主，又或者我是亿万富翁的掌

上明珠，甚至我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神秘女皇的唯一继承人……一丝会心的微笑浮现在丽美的嘴角，她完全沉浸在自己显赫的身世中。

“丽美，做功课啦！”妈妈大喝一声，瞬间把丽美从幻想拉回现实。丽美前所未有地生气起来，不是自己的亲妈果然对自己很凶，每天唠唠叨叨只知道教训人，手机不可以用电脑不可以玩，每天除了功课就是学习，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嘛！丽美下定决心要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

忽然她想到妈妈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沉香木盒子，平时当宝贝一样藏起来，还上了锁，从来不让她摸一摸看一看，有几次她好奇地问起来，妈妈也总是含糊其辞敷衍过去。对！那个宝贝盒子一定有问题，里面肯定藏了什么惊人的秘密，只要我拿到钥匙，打开盒子，一切就会真相大白。丽美好像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她开始有了努力的方向和动力，每天伺机待发，只为了拿到钥匙，打开盒子，解开她的身世之谜。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妈妈去超市买菜，匆忙出门把一串钥匙落在了家里。丽美欣喜若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把

抓起那串钥匙，挑出那把蓝色的心形钥匙，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盒子……

里面有一张妈妈15岁时的照片：大圆脸、单眼皮、蒜头鼻、厚嘴唇，脸上还有几点浅浅的雀斑……和现在的



丽美几乎一模一样！照片下面还有一张韩国著名整形医生的名片！

丽美的眼睛顿时湿润了，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妈妈为自己烹煮晚餐时忙碌的身影；妈妈陪伴自己秉烛夜读时疲惫的脸庞；妈妈照顾生病的自己熬过的漫漫长夜……对不起，妈妈！我不应该怀疑自己的身世，请您原谅我！丽美禁不住潸然泪下……

母与女

一

王次妹起个大早，准备陪同女儿淑英到癌症中心做化疗。淑英不愿母亲陪伴，强调可以单独前往。然而，拗不过王次妹，只好让步。淑英原本打算搭乘德士前往，但王次妹觉得路程不远，搭乘地铁也不过几个站，德士费贵，能省则省。自从罹癌，淑英一直觉得容易疲惫，精力不足。即使到住家附近的邻里中心购买日常用品也会感到十分费力。面对母亲的坚持，她还是妥协了。因是尖峰时段，地铁车厢挤满了乘客，母女被不断涌入的乘客推到车厢中间。此时，地铁空气变得浑浊。淑英感到缺氧不适，开始感到晕厥，紧紧地握住扶手。好不容易撑到下一站，她就直接拉着王次妹逃出车厢。

王次妹扶着脸色苍白的的女儿走到月台椅子上。她拉开包包的拉链，从里头掏出一瓶驱风油给淑英涂。淑英受不了驱风油的味道，摇手示意她拿开。

二

两个月前，淑英向王次妹申诉背痛，并归咎于坐姿不良所致。这是上班族常见的通病，周遭一些同事也曾遭到相同的状况，一般都是敷贴镇痛药布了事。于是，王次妹特地到药妆店给淑英购买数包镇痛药布。然而，在得知女儿敷贴

数周镇痛药布，疼痛感依旧未得缓解，王次妹直觉有蹊跷，要她别再耽误，尽早就诊。淑英觉得母亲杞人忧天，小题大做。然而，在疼痛感越来越频繁情况下，她只好到住家附近的家庭诊所看诊。医生仔细询问症状之后，安排了血检和X光检查。一周后，淑英回到诊所领取体检报告。等待她的，是一个坏消息。医生告诉她除了胆管部分疑似有个肿瘤，血浆中的癌胚抗原和CA19-9浓度有明显提高。

医生当场给她写推荐信，转介她到大医院的肠胃科。淑英忐忑不安问医生是否是癌。医生回应：“目前看来只能说疑似，还是经过一系列精密检查才能确诊病因的。”

其实，医生十之八九已认定是癌。然而，看到眼前面如死灰的患者，他选择不将话给说死。

三

15分钟后，淑英晕眩症状有所缓解。

淑英看着腕表，距离预约时间还有半小时。

王次妹知道若不是自己固执要省钱，非要搭乘地铁，女儿晕厥的状况大可避免。她放下身段，带着抱歉语调说：“下次化疗，我们就搭德士，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淑英努力克制情绪回应：“妈，下次化疗你别跟来了。”

王次妹听了，坚决反对道：“这怎么行？万一又像刚才那样又犯晕了呢？”

王次妹的话点燃了累积在淑英心中的火苗。淑英带着怒气，抱怨道：“若不是你为了省钱，坚持搭地铁，我刚才怎么可能犯晕？！所以，请你以后别干涉我的生活，我的人生！”

王次妹瞬间怔住了！这是女儿初次当着她面失控大吼。

列车驶进站。淑英缓缓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进入车厢内。王次妹反应过来后，透过玻璃车窗发现女儿已在车厢内。正当她想要冲入车厢内时，车厢门已经合上，准备离站。



罗杰的画室位于市区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正在整理画室的罗杰看到淑英过来，笑问：“你怎么来了？”

淑英谎称自己刚和同事在附近聚餐，所以顺道过来。画室里一片狼藉，不少画作已经包装好，准备寄给买家。罗杰开设画室五年。近年来，生活成本持续攀高，前来学画的人越来越少，加上业主一直不断加租，实在难以维持下去。因此决定结业，移居荷兰。

八年前，淑英到荷兰出差时，在当地艺术博物馆偶遇中学同窗罗杰。两人且行且聊艺术家和他们代表作品，如数家珍，十分投机。回国后，两人还不时联系，经常外出用餐。然而，得知女儿心仪的对象只是一个名不经传的画家，王次妹立即表示反对。她认为搞艺术不能当饭吃。艺术家几乎都与落魄不堪，穷困潦倒画上等号。在王次妹念叨下，淑英只好顺从其意。爱的小船尚未起航就直接翻船了。然而，淑英始终无法割舍与罗杰之间的情愫。罗杰不傻，他洞悉淑英的心思。然而，从王次妹对他不温不火，不冷不热的态度，他知道对方无法接纳自己。此外，罗杰觉得婚姻会限制他的自由和创作灵感。所以，他刻意与淑英保持距离，不进一步发展。淑英应配得上好男人，而不是像他这种落魄的艺术家。

两人坐在沙发上，喝着冰箱仅存的两罐啤酒。两人聊了很久，聊到过去，聊到不可预知的未来。而今，‘未来’这两个字对淑英而言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就在数小时前，她在医院肠胃科被确诊罹患胆道癌。

看到淑英充满忧郁的眼神，罗杰以为淑英依旧放不下他。他静静地目送她离开，心里顿时惆怅不已。

五

王次妹随着在月台等候的乘客们进入车厢。拥挤的车厢内，一位年轻小伙看到她便主动让位。列车行驶的当儿，女儿那句“请你以后别干涉我的生活，我的人生！”一直在她耳边回荡。王次妹不由自主想起了罗杰。罗杰是女儿唯一喜欢过的异性。可惜，他是一位穷尽一生也要当个兜里没钱的画痴。论学历，事业，女儿肯定甩了他好几条街。女儿大学毕业后，顺利通过著名会计事务所面试，当上一名审计师。罗杰呢？一年可以卖出多少幅画？一幅画又可以售卖多少钱？即使授课教画，登门学画的人多不多？够不够他养家糊口？恋爱是激情浪漫的，婚姻却离不开材米油盐的生活基础。她是过来人，她吃过这种苦，她不希望女儿重蹈覆辙她错误的经历。没想到女儿不明白她的用意，至今还在埋怨她。

半个月前，在她软磨硬泡的情况下，淑英只好坦诚告诉她体检结果。王次妹犹如五雷轰顶，只觉得自己的世界瞬间塌了！想到这，她心情复杂，难以言喻。鼻子一阵酸苦，泪水止不住奔涌而出。她注意到其他乘客朝她投来的异样的眼光，便回避地垂下头。这时，她到站了。她从座位起身，缓缓地走向车厢门前。

久

淑英到站后，并没有直接前往癌症中心。她坐在地铁进出口外的楼梯，等待母亲。她知道母亲一定会尾随过来。她五岁那年，父亲同数位车友深夜飙车，结果意外身亡。学历不高的母亲在亲戚推荐下，在一家日本厂担任生产操作员。母亲凭一己之力将她拉扯长大。长辈常言，若不是母亲固执，为了所谓的爱情非要跟贪玩的阿舍仔结婚，也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父亲去世后，母亲严重缺乏安全感，控制欲变得特别强。她记得就读中一那年，因为受不了母亲事事干涉，就带着报复情绪到住家附近戏院连看三场电影。女儿晚间10点未归，王次妹精神紧绷，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她的焦虑感也越来越强烈。她没法忍受等待的煎熬。于是，她冲出屋外，狂奔到附近四处寻找女儿。万一女儿被拐骗，被绑架，那该怎么办？淑英在回家途中看到母亲正在疯狂寻找自己，心生愧疚。她立即跑到母亲面前，谎称因为丢了钱包，只能从市区图书馆一路走回家。王次妹看到女儿平安出现在眼前，如获至宝，紧紧抱住她，说：“我还以为你被坏人拐带了！谢天谢地，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从那天起，淑英开始学会顺从母亲。

淑英知道自己能够守在母亲身边的时间不多了。主治医生坦白告诉她，即使化疗，存活率大概也只剩有一年。想到孤独寂寞将陪伴母亲度过余生，淑英不禁悲从中来，觉得母亲太可怜了。

这时，有人拍着淑英的肩膀。淑英扭头一看，果然是母亲。

“我还以为你已经进去挂号了。”母亲一脸若无其事笑着说。

淑英知道母亲在强颜欢笑。

“我在等你。”她说，并主动牵起母亲的手，“一块走吧！”

面临生命倒数时刻，她能做的就是好好珍惜与母亲共处的每分每秒。

王次妹再也压抑不住，扑倒女儿怀里嚎啕大哭。

淑英拍着母亲的背，憋住泪水，笑着说：“妈，你再这样，我下次就不让你跟来！”

回家

一

他说要回来，若兰极力反对。

车子在大雨滂沱中迷失了方向。司机烦躁地转动着驾驶盘，时左时右，晃得车内的乘客成了不倒翁。

如果这样就能把心头的烦闷不安甩掉，她倒是愿意的。

“他说一定要回家，这是他唯一的心愿。”刚才监狱官这样对她说。

“都这么老了，他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不回家，去哪里？”对方反问她。

十年的光阴怎么走得如此快，一眨眼功夫便过去了。一个被判刑的人，不是理所当然要为他所犯的错做足补偿吗，怎么会东扣西除的，像去度假一般，早两年就可以出来了，这对死者公平吗？

弟妹们是百分之百赞成他回家的。回的不是他们家，嘴巴总是说的容易。没有人为她想一下，同一个屋檐，还是当年发生事故的地方，两人要怎么相处？

往事从来没有尘封过，若兰每回经过那个房间，记忆马上重启。

还是淋了雨。回到家，她马上找毛巾擦抹着身子。这才发现，自己出门的时候忘记关窗，雨水都放肆的喷洒了进来，湿了一地。

房间的情况也没有好到那里去，尤其是自己睡房的床靠窗，此时床单上的浅色花卉颜色比平时都深了许多。

另外一个房间敞开着，她顺势瞧了瞧。还好，这是唯一没遭殃的地方。因为长期关着窗，雨水进不来。空无一物的房间，里面的家具早在十年前就全被清空了，墙壁也被刷上了白色，掩饰曾经存在的红。

清空东西容易，要抹去记忆却十分困难。自己当年第一时间冲回家时看到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下手的人何其残忍，床上的一幕惨不忍睹。

什么深仇大恨要下这样的毒手，若兰不能理解，几十年的夫妻，竟是如此不堪的收场。

母亲性格开朗，一向大小事情从不放在心上。自从弟妹结婚后，她的一门心思尽是放在每个星期天如何煮大餐给全家人吃的事情上。小小的家，挤满大人小孩，欢声笑语，叫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父亲的性格刚好和母亲是两个极端，平时就是一副古板严肃，不苟言笑。退休后，脾气就更怪了，还整天疑神疑鬼。有一回，母亲煮了绿豆汤，他只喝了两口就把汤喷出来，责问母亲到底在汤里放了什么，为什么味道怪怪的，是不是想毒死他。

若兰觉得父亲太不可理喻，大家都在喝，谁想毒死谁了！亏母亲还忙解释说汤里的陈皮放多了，以后会注意。

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当年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子女们都十分好奇。母亲说某一次和朋友去看戏，对方带了个年轻人来，那人就是父亲了。她还清晰记得当时看的那出戏是

刘家辉主演的《神打》。武打戏对女人兴趣缺缺，她都沉闷到要睡过去了。自从那场戏后，两人又相约看了其他的戏，也就自然走在一起了。

当时母亲没有在意父亲的固执死板吗？还是没有其他的选择？几场戏就可以牵出一段姻缘，若兰觉得真是匪夷所思。她是家中老大，始终没有结婚，就是看到父母的关系。她才不要走母亲的路。

新年将至，母亲开始张罗应节食品，大量采购。冰箱里被各种海味霸占着位置还意犹未尽，说要多添些东西。

“我跟阿南订了五花肉和里脊肉，他说会给我留最新鲜的排骨，让我煮莲藕汤。”母亲喜滋滋地小声对女儿说。若兰明白对方的意思，这种话不能让父亲听到，否则他又要生气了。

南叔是巴刹里的猪肉小贩，和母亲小的时候住在同一个甘榜，是“厝边”。父母亲新婚搬进组屋，他也刚好在附近的巴刹开档。浓浓的甘榜情维系着一种关系，使得母亲上巴刹只会去阿南的档口。这样平常不过的事没想到却惹来父亲不满，认为他们关系有暧昧。

这股浓浓的醋意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消散，反而更变本加厉。

案发前一个星期父亲到阿南档口吵架的事闹到沸沸扬扬，整个邻里都传开了。在家里，母亲第一次和父亲吵得凶，两个人还冷战了几天。若兰站在母亲那边，认为父亲过分了。

弟妹们直觉爸爸得了严重的忧郁症非看心理医生不可。父亲那肯去，继续吵，家里像翻了天。

灾难在那一刻已经种下，只是大家没察觉事态严重。

乙

他终究回来，因为没有地方可去。

回来的那天，若兰刻意在外面待到很晚，目的就是不想看到那张脸。

半夜回到家，父母亲的房门紧闭着，底下露出一丝灯光，在听到声响后马上熄灭。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一场逃避战，彼此避着不见对方，不是做父亲的早早出门就是做女儿的晚晚也不回来。同一个空间里住着两个灵魂，但始终没有连线。有时“不幸”地在厨房遇上了，两人都旋即低下头，选择马上撤离。

又要过年，弟弟邀约大姐和父亲上他家吃年夜饭。

若兰这回根本不想去，多了一个自己不想见的人，饭怎么会吃得香。但弟弟们说团圆饭一年一次，大姐没有缺席的理由。

始终还是拗不过。她在商场选购了新年糕饼和糖果。弟妹们的孩子虽然都上中学了，但还是很馋嘴，得满足他们的味蕾。

大人在客厅和厨房里钻进钻出，孩子们趴在沙发上玩手机游戏。父亲独自一人缩在一个角落，卑微的，目光不时扫过每一个人的脸上。

从前，那张脸看人总是负气，这回却祥和多了。

若兰是无意中发现的。端着食物摆上客厅餐桌的时候，偶一撇，让她看到了父亲的神情，当下有些难以接受，仿佛换了个人坐在那里，又或者对方根本不是父亲。

花白了头发，脸上的皱纹如深轨般崩塌着。是牢狱还是内疚把一个人折腾成这副模样？

自从对方回来后，原来自己从没有正眼看他。

苍凉的感觉从心中爬起，有小虫在心头开始躁动……

大吃会圆满在10点结束，妹妹一家人先走了，剩下她和爸爸。若兰心里正想着要找什么借口先走，没想到弟弟已率先说，“我叫了私召车，大姐，你跟爸一起回去。”

她没想到弟弟行动那么快，差点反应不过来。

“五分钟车就来，你们该下楼了。”对方催促着。

“春联红，春联红，春联挂在那大门中，迎新岁，贺新春，春联摇曳迎春风……”欢快的新年歌曲在车里不停回荡，冲淡着彼此间的无话窘境。

路面有点暗。家楼下。两人一前一后踏上台阶。父亲走在前面，孱弱的身子骨颤巍巍地举起脚步，只有几级的阶梯却像在爬万重山。

突然，前面的人一个踉跄向前扑去，若兰在后面本能冲前一抓，喊了起来。

“爸，你没事吧！”

对方惊魂未定，怔怔地看着她，仿佛听到什么惊天动地的话。

若兰也没想到自己的反应那么大，顿时慌张地掩饰不自然，很想即刻把手抽回来，但又怕对方跌倒，不知不觉抓得更紧了。

“回家，我们回家。”她别过脸去，语无伦次地说。

老人认真地点点头，眼睛闪过一丝盈光。

天上没有月光。没关系，心里有微光，总会点亮。

艾 晶

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曾为电视人，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最新作品为少年小说《那一间小小的，小小的甜点店》和中短篇小说集《有熊出没》。

沉静如海

翟乔延
宗平
(中国)

与喧嚣的北湖隔着一条街，南湖的风景有着异常的宁静，仿佛都市里的一座村庄，也像是北乡的江南，莲叶何田田，湖中心有一个野鸭岛……我住的地方，就在这岸边一幢孤独的小平房里，面积也只有区区十几平方米……每天早晨醒来，我就会划着小船儿，去野鸭岛，给那些鸭子投食儿——这是我的工作，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出现了……晨风中，他站在码头，修长瘦削的身形，白大褂，提着一个医药箱，脸上透着清新……第一次见面，他主动跟我打招呼，告诉我，他是兽医站派来的，定期给野鸭岛的鸭子体检。他打听到我是野鸭岛的饲养员，每天早上会划船去岛上，所以特地来搭我的船。一年中绝大部分时候，野鸭岛就是我的秘密天堂，我的小小乐园，没有人像我这样，能够躺在野鸭岛的树下欣赏南湖的日落，那是独属于我的风景……

南湖不大，都市里的自然湖泊，比这城市建立的时间还久。天气好的时候，站在野鸭岛，可以看到远处的南山。冬天的时候，天空飘着雪，南湖的湖面结了厚厚的冰，而远处的南山在阳光下显得分外妖娆。我喜欢坐在岛上，静静看着这一切……

依稀记得初次见面是立秋，因为那天早上，天气一改往日的潮热，有些微凉，有些干爽，我的呼吸也顺畅起

183

2024年
8月号

来，神清气爽。早上五点，我赶到码头，阳光照在湖面，波光粼粼，我想着我的秘密天堂，我的小鸭子们，我就很开心……可是，他出现了，他要和我一起上岛，也是为了工作……

“我坐船尾行吗？”他抬眼真诚地望着我，他的眼睛纯澈，就像有星辰大海，又有几分忧郁……是啊，他那高冷忧郁的眼神，一瞬间，叩响了我紧闭的心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句话和那个眼神。我定了定神，点点头，然后摇起了桨，一层一层涟漪荡开，我的心也跟着一起荡漾……初升的旭日照在他白净的脸上，他是我生活中见得不多的文化人，此时此刻，只有他，和我一起，分享着清晨南湖的美景；青山隐隐水迢迢，他的倒影在湖面，也浸入我的心田……

船上，只有摇桨的声音，我们谁也没说话，一池沉默。他文静，不善言辞，只是久久凝视着远处的风光……阳光渐渐温暖，我们依旧静默着，但眼神偶然的交织，两个人竟然会有一丝不经意的微笑。我们在分享彼此的喜悦……

到了岛上，我默默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方砖面包，这是我每天的早餐——我头一天晚上8点半准时去面包房，享受八折优惠，抢购面包，几乎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我习惯了这种纯小麦面包！偶然，我也会掰几小块给我的小鸭子们吃，它们可馋啦，蜂拥而至……逗它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扔面包小屑儿，它们东奔西突，全无体面。其实，人类何尝不也这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比起跟人在一起，我更愿意跟小鸭子们在一起，因为小鸭子们单纯，不会伤害我，而和人在一起，我的心眼转不过来……

这独属于我的风景，现在他也看到了。太阳从高楼夹缝里探出脑袋那一瞬间，我闪出许多念头。他依旧默不作声，打开医药箱，找一次性手套……我把面包掰开，分给他一半——这可是我排了20分钟长队，才买到的！我用眼神向他示意，他接过面包，腼腆地笑了笑……是啊，我们分享了同一块面包，可我们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吃完面包，便开始给小鸭子一个、一个检查身体，等他查完后，我开始给鸭子们喂食……打开栅栏，我们看到野鸭成群奔向湖面……

他说他还要去下一个地方继续给小动物检查身体，他想回岸上，问我能不能撑船送他上岸。我说，好。就这么几句话，我的内心澎湃起伏，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在野鸭岛的哪个方位，可以看到远处的南山，看到南山山顶终年不化的雪，在阳光下散发光芒……到了岸上，他整整衣角，顺着小路，很快消失在我的眼帘……这个早晨，也就一盏茶功夫，我竟然担心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竟然有些失落和难过。

冬去春来，不知不觉，每周一清晨的码头上，都会有他的身影，一如既往，白大褂，提着医药箱……因为他，我周日晚上变得非常开心，盼着时间快点过去，而不像以往，想起第二天是周一，多少会疲倦、头晕、胸闷、腹胀、食欲不振、周身酸痛、注意力不集中……因为他，我周一不用像上坟一样去开单位例会，不用见到扑克脸领导，我开开心心打扮一新，带着我的小面包到码头……

每个周一清晨，我划着船儿，他坐在船尾，我们默默听着船桨划过湖面的水声，默默看着太阳升起，亦或者默默听雨……即便极端天气，沙尘暴，暴风骤雨，鹅毛大

雪，北风呼啸，他也会照常出现……大雨冲垮了鸭棚，他会帮我一起把鸭棚重新搭好，当然这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但他会这样……我不禁猜想，他是为了帮小鸭子呢？还是为了帮我？……

终于有一天，他好像不那么着急回岸上，我带着他到了小岛上的制高点，告诉他，这里可以看到南山上的雪。他站在那里，注视良久；我也站在那里，和他目光一致……于是，每次他来小岛为鸭子们检查身体，就会站在那个制高点，看着南山，许久许久；我站在一旁，看看他，看看南山，许久许久……在这寂静中，我的内心无比平静。



“我叫李红。我喜欢跟你一起看着远处的南山……”

“我叫穆青。其实我不喜欢吃面包，可每周一早上，还是和你一起吃了一块面包……”

原来他不爱吃面包，可他每周一，还是分享了我的面包……我真希望往后几十年的每周一，我们能分享同一块面包，能一起站在野鸭岛上看南山许久，能一起感受旭日四季冷热变化，一起沐浴在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风、冬天的雪中……霎时，我觉得，好像这就是爱，那种长久的温暖的陪伴，我和他几十年的漫长岁月，硬是在我脑海里演了一遍……

有一天，他的眼睛有些不舒服，说是视网膜损伤，已经在医院排队做手术。他上船、上岛时小心翼翼，脚步显然慢了，我扶了一把他，我们依旧各忙各的，给鸭子体检，喂食，然后，一起看远方的南山……那天，他感叹，北乡越来越像南方，湿气大，雾气重，南山也快看不清了……我没吭声，我知道，那是他的视力不好；我眼里，南山山脉棱线清晰！

“我带了一块面包，是我早上亲自做的，我想，我们能分享我做的面包……”穆青说着，从兜里拿出一块用牛皮纸袋包好的面包。我们一人一半，一边吃，一边讲着我们成长的故事，讲着我们的欢喜悲忧，并记住对方的每一个人生细节……

又是一周过去，码头上，清风徐来，杨柳依依，可一棵老槐树莫名其妙枯死了，他没有来——他应该前一天出院了。我心头一凛，看不到他，我感到异常悲伤。他哪里了？……我等他半个小时，喂食的时间到了，我只得在码头上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我半个小时后会回

来接他……是啊，我们连对方的手机号码都没有留下。船儿在湖面摇晃，船尾空荡荡的，上次他包面包用的牛皮纸袋塞在一个角落里，我舍不得扔，总觉得是个念想……

周一的岛上，突然没有了他，显得那么沉寂。我希望他很快就能出现，我会和他站在野鸭岛上继续看南山，他的眼睛已经复明如初……野鸭岛上的快乐，只有我们两个才能体会，彼此没有秘密、没有负担的喜欢……

船儿缓缓摇向码头，远远地，我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眼睛上蒙着医用纱布……上了岸，我飞奔向他……

“你来了！”我激动地说。

“嗯，手术延迟了半天，我今天就算阶段性康复了……我知道，你会等我……我很想念岛上的小鸭子……”他微笑着说。

乔家玉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研究员，著有散文随笔集《也无风雨也无晴》、文艺评论集《忧伤的河流》、文艺评论集《谁翻乐府凄凉曲》。散文作品数百篇，其中部分被译为英、法、西等语言。

翟延平

长期从事戏剧、小说和诗歌创作、翻译与理论研究，研究方向为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心理学和现代管理科学在文艺中的应用。代表作有《藉“三个剧本”消融“第四堵墙”构建“第四剧本”》《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人学思想》《劳伦斯：性轴心的世界》《比戈·托马斯之人格分裂》等。

女性文学 专辑

文论

香港缘——访问孙爱玲女士

沈舒按：孙爱玲女士，祖籍广东惠阳，南洋大学中文系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曾任幼儿园校长、中学教师、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香港教育学院讲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香港教育大学客座讲师、南洋理工大学驻校作家（2018年）等；论著



孙爱玲女士受访时摄

有《语用与意图——〈红楼梦〉对话研究》《论归侨作家小说》《儿童文学与读写教学》，短篇小说集有《绿绿杨柳风》《碧螺十里香》《玉魂扣》《独白与对话：孙爱玲小说选》《孙爱玲文集》，散文集有《水晶集》《彳亍歌行》，寓言集有《孙爱玲的寓言》等；小说多次得奖并译为日文和英文。自1988年起，孙女士居港至今逾三十年，期间写作不辍。本访问稿经孙女士审阅定稿。

日期：2023年10月3日（星期二）

时间：下午2时至5时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郑裕彤楼 The Stage Cafe

孙：孙爱玲女士

沈：沈舒

沈：请问孙女士何时对文学产生兴趣？

孙：1955年，我在青云学校就读小学一年级。这是一所乡村小学，位于新加坡万里路，学校设施颇为简陋。我父亲孙志敏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母亲刘勇华是该校的教师，另外还聘请了一位英文教师和一位数学教师。当时，新加坡仍然用繁体字，尚未改用简体字，而学校采用的教科书都是来自香港的。

青云学校没有图书馆，但教师办公室内有一个图书橱子，存放了一些教师买回来的书籍，供学生借阅。我印象中，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图书橱子的藏书以小说为主。我从小喜欢看小说，读了巴金、沈从文的小说、冰心的散文，尤其爱巴金《家》《春》《秋》。对我来说，五四作家的小说并不难读，因为他们一般用字浅白，遇上不懂的文字，跳过去就可以了，大致不会影响对小说的理解。此外，父亲还买《南洋儿童》《儿童乐园》《三毛流浪记》等儿童刊物给我阅读。

沈：孙女士如何踏上文学创作之路？

孙：我在圣尼格拉女校就读中学，校舍设备齐全，当时看了许多的翻译小说，几乎所有名家都看，有《飘》《战争与和平》《简爱》《小妇人》。我喜欢苏联和英国作家的作品，也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说，特别喜欢日本昭和时代小说如《雪国》《伊豆舞娘》等。期间，我经常看《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以及《学生周报》，从中认识了如何书写人物、故事、情节、地点等，对我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70年代到南洋大学读书，看得更多更快。多数是台湾作家如黄春明、蓉子、王文兴、陈映真、七等生、施叔青等；旅美作家有张爱玲、白先勇、于梨华。80年代开始读中国作家作品，如王蒙、冯骥才、戴厚英、张贤亮、莫言、铁凝、王朔等，也读港台的作家，包括也斯、西西、琼瑶、三毛、钟晓阳的小说；当时真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作家，能写出小说，让读者阅读。

历史小说方面，我喜欢南宫搏的作品，书写历史爱情，感情温柔浑厚，文字委婉，对女性描写细致。几个历史上的女性人物，从西施、蔡文姬、貂蝉，到武则天、杨贵妃、李清照，在他的笔下，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曾经想研究他的小说，后来斟酌，作为论文，华侨作家还是比较有分量。我写作的笔调的风格，受这些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

沈：早期的作品在哪里发表？

孙：我早期的作品主要在新加坡《新明日报》的副刊《文艺坊》《城市文学》和《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发表，也在杂志如《文学半年刊》《新加坡文艺》《民众报》、基督教杂志《探索》《八百击》等发表。

第一篇小说是《开窍》，1978年在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文学半年刊》发表。我早期曾经以笔名“夏岑”发表作品，后来写《幺七》参加征文比赛，获1981 / 82年第一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三名。当时用本名参加，以后就继续以本名写作了。

沈：孙女士的创作得到哪些前辈的鼓励？

孙：《碧螺十里香》这篇小说当时登在《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先生推荐到《联合早报》，使得小说获1984 / 85年第二届金狮奖小说组推荐组优胜奖。后来，我记得寄过一本小说给周粲老师，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赞赏我这本小说，说有古典的笔法。此外，还有王润华教授推荐我获2004年亚细安文学奖。

沈：请谈谈1988年前往香港大学中文系进修的始末。

孙：我中学毕业后，父亲问我想不想到香港读大学，因为当时祖母和舅公仍在香港生活，可以照顾我的日常生活。我本来想投考新加坡航空公司做空姐，不

想到香港念书，但父亲极力反对，我只好选择到南洋大学读书。1971年毕业后，我从事过不同的行业，包括社工、幼儿园校长等。1981年读新加坡教育学院，拿到教师专业文凭，1982年开始到中学教书，前后六年。

后来，我不想教中学，想进修。当时我想：或许到澳洲读教育，或到香港读中文。我分别报读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并亲身到香港参加入学考试，最后港大收了我。80年代，新加坡的教师属公务员（编按：现在也是），只要申请到奖学金，可以到英联邦政府的大学，但我申请不到奖学金，只好自费去读。当时，我完全不认识香港的讲师教授，靠自己寄信到注册处申请报读研究院。对新加坡人来说，香港大学是一所著名的学府，80年代以前的新加坡医生和律师大部分都是港大毕业的，我能够在港大进修，当然很高兴，父亲也很高兴。

另一方面，我在新加坡教书六年后，可以申请半年的半薪假及一年的无薪假到香港进修，同时保留教师的职位。读完硕士，后来读博士申请到奖学金，才辞退公务员职务，专心完成博士课程。

沈：为何选择以《血泪的见证：八十年代归侨作家的作品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¹

1 孙爱玲《血泪的见证：八十年代归侨作家的作品研究》。香港：香港大学硕士论文，1990年。

孙：当港大收我读研究院时，仍然未有指导教授，后来中文系安排李家树教授担任我的指导教授。最初，我对论文题目没有什么头绪。当时，新加坡作协会长王润华教授和中国作家们多有联系，其中有位上海评论家王振科教授，1988年在香港《文学世界》写了一篇归侨作家的评论文章，介绍归侨作家和作品。后来，经王润华教授介绍，认识了王振科教授。期间与李家树老师讨论之后，决定写归侨作家作品。

当时通过王振科教授介绍，拜访上海的王啸平先生和作家茹志鹃。联系广东、北京作协，找这些作家，并缩小范围到华侨生活的长篇小说，选了十位作家共12部长篇小说来分析。²1989年3月北上，我在广州拜访了陈残云、秦牧、杜埃和刘少卿，在上海拜访了王啸平，在北京拜访了白刃、黑婴、黄浪华、萧村，而洪丝丝因为病重在北京医院，未能探访，萧村由沈阳下来北京会合，接受采访。这些口述历史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亦得以完成论文。在论文答辩会上，校外委员黄继持教授对我运用口述历史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十分肯定，我听到后很高兴。1991年毕业回新加坡。

2 即洪丝丝《异乡奇遇》、秦牧《愤怒的海》、刘少卿《霹雳山风云》、王啸平《南洋悲歌》、白刃《南洋流浪儿》、陈残云《热带惊涛录》、杜埃《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及第二部、黑婴《漂流异国的女性》、黄浪华《漂泊南洋》及《南洋丛林历险记》、萧村《柔佛海峡两岸》等。

沈：请问《玉无缘》是否孙女士第一篇在香港发表的作品？³

孙：应该是的。

沈：其后，孙女士在《香港文学》发表一系列的作品：
《说张爱玲的〈多少恨〉》⁴《一出没有剧本的戏》⁵
《埋葬》⁶《爱迪与南施》⁷，以及《柳霜结》⁸。请问与当时任总编辑的刘以鬯先生是否有关？

孙：是的，他在时我曾经去过香港文学办公室见过面。后来认识了陶然先生，陶然和新加坡很多作家都熟，也常常在研讨会上见到。因他们的关系，在香港文学登了一系列作品。

沈：除了在文学杂志《香港文学》《香港作家》和报章副刊《星岛日报·文艺气象》发表作品外⁹，当时还有没有其他的香港文艺刊物发表作品？

孙：基本上就是这些地方发表。

3 孙爱玲《玉无缘》，《香港文学》第65期（1990年5月），页36至41。

4 孙爱玲《说张爱玲的〈多少恨〉》，《香港文学》第90期（1992年6月），页36至37。

5 孙爱玲《一出没有剧本的戏》，《香港文学》，第91期，1992年7月，页47。

6 孙爱玲《埋葬》，《香港文学》第94期（1992年10月），页64。

7 孙爱玲《爱迪与南施》，《香港文学》第95期（1992年11月），页66至67。

8 孙爱玲《柳霜结》，《香港文学》第139期（1996年7月），页40至41。

9 孙爱玲《总是隔离》，《香港作家》第55期（1993年5月），版四。孙爱玲《回想当年》，《星岛日报·文艺气象》（1992年6月），页4。

沈：为何选择以《〈红楼梦〉对话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¹⁰

孙：读完硕士我回来新加坡工作，当时是90年代初，在教育部的图书馆看到有关语用学的许多英文书，这是崭新的语言学语言教学的方向，用了语用学的理论分析语言，分析对话，包括言语行为论、以言取效、以言行动、语境的种种作用。我想这些语言学理论，其实可以用在分析小说上。因此我找看是否西方学者有用这方法来分析西方小说。结果发现高辛勇《形名学和叙事理论》有一章说明了言语行为论：奥斯汀与瑟尔的《言行论》、格莱士的《会话逻辑》及文学分析的应用。¹¹所以，我很有信心用言语行为论来分析《红楼梦》的对话，包括意境、原则、方法等方面。1992年，我回到港大念博士，指导教授仍然是李家树教授，他知道我有用语用学来分析《红楼梦》时，十分支持，并鼓励我进行这项研究。1995年，我顺利完成论文毕业。

沈：请问在港大进修期间创作的小说和散文在新加坡哪里发表？

孙：我念研究院期间，一直有写小说，在新加坡报章杂志发表，包括《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新明日

10 孙爱玲《〈红楼梦〉对话研究》。香港：香港大学博士论文，1995年。

11 高辛勇《形名学与叙事理论：结构主义的小说分析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

报》副刊《城市文学》《文艺坊》；《新加坡文艺》《新华文学》。撰写论文期间，我利用难得的余暇时间创作，调适一下研究院紧逼的生活，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

沈：孙女士在《独白与对话：孙爱玲小说选》的《序——总是隔离》中说：“本书的故事都是因此种种隔离而写，在90年代的十年里，独身于苍茫，心里总是隔离！”¹²今天回望昔日的岁月，孙女士认为这十年的隔离意义何在？

孙：当时在人生的道路上，想走出去，深造或工作。选择了香港，觉得那是很适合我进修和工作的地方，文化背景相近，语言教育相符，感觉在香港生活不太困难，有能力克服和面对种种困难。后来九七来临，更觉得要见证时代，要留在香港。

沈：何时开始在香港教育学院（现称香港教育大学）任教？教授哪些科目？

孙：1995年毕业后，我返回新加坡，应聘在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担任讲师。后来，香港教育学院招聘讲师，我顺利获得聘任，1997年1月重回香港。这些年任教过的科目包括儿童文学、普通话教学、儿童文学教学法、读写教学法、听说教学法、汉语言文化专题等。

¹² 孙爱玲《独白与对话：孙爱玲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2001年。

我喜欢香港的生活，过得开心快乐，而且对这个地方有感情。其实，我很希望见证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这件历史大事，这是千载难逢的时代，一生难求的机会。我既然获香港教育学院聘任，工作待遇比南洋理工大学的优厚，我自然选择赴港工作，见证香港在大时代的转变。我没想到一住就住了三十多年。

沈：在香港教育学院教学期间有什么最难忘的事？

孙：最难忘的是用广东话教书。我当时的广东话说得不好，教儿童文学、阅读技能的训练——引领思维阅读等特别吃力，上课前一晚备课时要用广东话练习很多遍，熟习后才能够顺利上课。我用了大概两年时间适应，才慢慢熟习广东话教学。

沈：请谈谈与霍玉英教授合编《语文改革与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研讨会论文集》¹³的始末？

孙：当时开了研讨会，主题是“儿童文学与语文教学”，因此请各地的专家学者自愿把论文寄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代表，经过评审，选出佳作，编辑成书，是很有意思的工作。我与霍教授在公在私都合得来，这本书也合作愉快。

¹³ 霍玉英主编、孙爱玲副编《语文改革与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教育学院，2004年。

沈：可否分享与韦娅和陈荭合写《给小学生的45封鼓励信》¹⁴的缘起和经过？

孙：大约2000至2005年，我们三人前后做了几届香港市政局图书馆主办的儿童故事及图画故事创作比赛的评判，香港中华书局邀请我们三人写勉励信给学生，好像《寄小读者》的形式，用书信的方式书写。我写得比较长，写了十封。我们三位作者的风格各有不同，对少年有不少值得思考和勉励之处。

沈：《儿童文学与读写教学》¹⁵是研究儿童文学与语文教学关系的成果，请谈谈这本论文集的出版缘起和经过。

孙：这是我在香港教育学院的八年中，去参加国际教学会议的文章，加上一些为学生准备的教材，合集成书，2008年由我同事刘庆华博士审稿，文心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沈：除了教学和研究外，居港的日子对孙女士的文学创作有甚么影响？

孙：香港人的说话和思考方式，对我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譬如香港人相当尊重对方的自主权利，而

14 孙爱玲、韦娅、陈荭《给小学生的45封鼓励信》。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15 孙爱玲《儿童文学与读写教学》。香港：文心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

新加坡人喜欢为对方做决定，反映了两地的文化差异。因此，我在香港写小说时，这些文化差异或多或少影响我塑造的人物，尤其是主人翁独立自主的性格，构成我小说其中一项特色，譬如《玉无缘》《玉逍遥》就是这类作品。此外，在教学工作之余需要休息喘气的时候，就写一些小说杂文，在《联合早报》有个专栏“彳亍歌”是当时写的，后来选了大部分的篇章，2020年由城市书房出版了《彳亍歌行》。

沈：居港期间，孙女士有没有参加香港的文学或文化团体？

孙：没有参加，但香港一些作家对我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我刚刚到香港，小思老师知道我写归侨作家硕士论文，对我说：“你写归侨作家，别等了，快快去访问他们，因为他们年纪都大了！”我听了她的话，马上启程。很幸运的，一访问完，接着六四开始。

梁秉钧是港大比较文学的老师，到他办公室，谈电影和文学。刘以鬯先生、陶然先生曾经邀请我到杂志社，又鼓励我写作，所以投稿到《香港文学》。黄维梁教授和新加坡作家有联系，曾到他家拜访。

沈：孙女士多次担任香港市政局图书馆举办的儿童故事及图画故事创作比赛评判，可否忆述这些往事？

孙：当时因为教儿童文学，所以被邀请为比赛的评判，加上是新加坡作家，可能有不同的视角，能够平衡评判的结果。当时评的作品都有很高的水平，无论在儿童故事及图画故事创作方面都能与台湾作品比美，也提拔了好些新秀，如2022年徐家耀《小火车的日落》、王英伟、何家燕《爷爷的生日》、萧嘉宝《角角与我》。另外，我也在90年代担任过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评判。

沈：孙女士在《为记忆彳亍放歌》一文中提及《彳亍歌行》时表示：“‘香港缘’最为难得，在那里出出入入生活30年，读书工作都十分长进，为我生命添上七彩的颜色；尤其现在香港变得杂乱无章，以往的记载更为珍贵。”¹⁶可否详加说明？

孙：1997年选择来香港工作定居和工作，很大的原因是要见证香港的回归，因为我1989至1995年在香港读硕士博士，多少都和香港建立了关系，九七前我也成了香港的永久居民。尤其在香港大学读书，老师们教导我研究学问的严谨态度和方法，方方面面的潜移默化影响我的自信和胸襟的豁达，加上中西文化的教育使我视野开阔，我喜欢香港，可以说香港塑造我成为一个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人，拥有一个多彩的人生。《彳亍歌行》对这大时代的变化多少有主观的体会和客观的评价。其中记录许多以往的

¹⁶ 孙爱玲《为记忆彳亍放歌》，《联合早报》（2021年5月4日）。

好，对比如今回归后二十多年来措手不及的社会变化，有种无奈，有种悲哀！所以我说香港缘。

我最近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散文《今不如昔》，谈到香港的土地、天灾、人祸、移民等话题，目的不在于指出对错，而是分享我对香港近年变化的一些想法。

沈：孙女士认为香港文学与新华文学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

孙：相同之处是我们有中国文化的包袱和百年的殖民地背景，因此我们的文学有西方的元素，有离散和聚合。新加坡的殖民历史是由1819年开始，至1965年独立为止。另外，香港作家和新加坡作家都懂英文，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小说和诗歌，较为容易受西方作家的影响。

我们的不同之处，新加坡成了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社会和主权，而且国家由四大民族组成，因此我们的文学有多元种族的文化、语言、生活面貌。香港作家对文字的运用，较为成熟、细腻、到位，譬如金庸、梁羽生、西西、钟晓阳等，他们的文字就有这些特点。

沈：孙女士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孙：我近期喜欢写一些黑色幽默的小说，譬如刚在《联合早

报》副刊《文艺城》（2022年3月2日）发表的短篇小说《Unicorn独角兽》。另外，我正在写长篇小说《物换星移几十载》，也是希望以幽默象征语言，从女性角度来讲述故事，运用对白和意象的手法来书写，但不在意情节的铺排，完全颠覆了我过去写小说的方法。故事是写三代女性的生命生活，大概以我外婆、母亲、我为蓝本的漂泊和离散的故事，第一代女性由中国南方到马来亚，第二代从马来亚到新加坡，第三代从新加坡到香港。我希望以后写的小说，都是比较实验性的，而不是叙述性的，从而反思人生的意义。我到了这个阶段，也不用管太多了，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沈：谢谢孙女士与我们分享了踏上写作道路的经过，以及在香港求学、教学、研究、创作的往事。谢谢！

沈 舒

本名马辉洪，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与香港文学资料库、香港文学地景资源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站等多项电子化计划；编著有《遗忘与记忆——丁平及其时代访谈集》《舒巷城书信集》《回忆舒巷城》《香港儿童文学作家书目》等，合编著有《迭印——漫步香港文学地景》《少年文学私地图》《我们的声音——当代中港台文学作品选析》等；发表中、英论文七十余篇；曾获中国文艺奖章、香港出版双年奖等。

纪念印尼华裔女作家 玛尔卡·T

谷
花

多产且畅销的印尼华裔女作家玛尔卡·T逝世，留下了多达五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一本感人的回忆录。

今年8月17日，也就是印尼国庆日，印尼著名的华裔通俗小说女作家玛尔卡·T (Marga T) 在澳洲病逝，享年80岁。

玛尔卡从70年代到90年代是印尼最负盛名的畅销作家，她的小说一枝独秀，在很短的时间内重版多次，有些被拍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玛尔卡还有她自己的粉丝俱乐部叫MT Club。她的出版社是新成立的雅加达格拉美迪亚 (Gramedia) 出版社，它是出版印尼销量最大的报纸《罗盘日报》 (Harian Kompas) 属下的组织。格拉美迪亚出版社的成长和发展也与玛尔卡的出版物分不开。它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玛尔卡的长篇小说，可说旗开得胜。有人说，玛尔卡是格拉美迪亚出版社快速发展的一大功臣。

从一开始就被印尼文学界拒绝

应该指出的是，玛尔卡从一开始就不被印尼的文学界的许多作家接受。印尼文学界将玛尔卡的小说当成是“娱乐性的作品”，不是“严肃的文学作品”，没有文学价值。她的作品是属于“通俗小说”的类型，不能登“印尼文学”的殿堂，

205

2024年
8月号

甚至不把她列入印尼文学史的作家群中，完全忽视她的存在。玛尔卡没有替自己辩解。反而是澳洲研究亚洲文学的大卫·希尔（David Hill）替她打抱不平。他说，即便是通俗小说，玛尔卡的作品有她的特点，由于她是天主教徒所以没有露骨的性描写。不过，她对于印尼文化界的影响长达30年之久，她的存在不能被抹杀。其实，玛尔卡的创作没有停止在上世纪90年代，即使在21世纪，她依然有新作问世。她把一生献给了文学，同时取得了成就。

1943年1月27日，玛尔卡出身在雅加达一个土生华人的商人家里。她自小酷爱读书和写作。从小学到中学，她都在雅加达的天主教学校受教育。在苏哈多将军未上台前，像许多印尼土生华人子女一样，玛尔卡也在印尼华裔组成的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主办的共和大学（RES PUBLIKA）念医科，这是因为华人要进入较好的印尼国立大学并不容易。1965年9月30日当她尚未毕业时，印尼发生了930运动。盛传此运动由印尼共产党发动，印尼国籍协商会受苏卡诺和印尼共产党的支持，所以被认为涉及此运动。共和大学也因此遭殃。反印共的群众烧毁了共和大学的一些建筑，大学因此必须停课。后来大学也被亲苏哈多军政府的集团接手并改名为特里萨迪大学（TRISAKTI，三大宝大学）。这所大学被烧的建筑物在1969年才修建完毕，也就是说，从1965年底到1968年底玛尔卡没有上课。她利用这三年的时间写作。1969年大学复课，玛尔卡才回到大学修课，直到1974年终于获得医学士学位。

据玛尔卡说，她虽然在1964年开始在印尼报刊上发表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但是认真写作的时间是在1965

年到1969年之间，正是大学停办的年头。在这段时间里，她总共完成了40篇短篇小说。即便已经回校上课，玛尔卡还继续写作，并且完成了她的畅销作品。1971年7月，玛尔卡在《罗盘日报》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连载小说《卡美拉（1）》（Karmila 1）。由于大受读者欢迎，她在1972年4月又推出《卡美拉（2）》。这部小说到1973年才出版单行本。次年，玛尔卡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暴风必定过去》（Badai Pasti Berlalu）。出版成书前，这部小说也曾《罗盘日报》连载过。这两部长篇小说奠定了玛尔卡在印尼通俗小说的地位。她的《卡美拉》到2006年已重版了19次；《暴风必定过去》也重版了15次。《卡美拉》和《暴风必定过去》被搬上银幕，玛尔卡也成为了“印尼通俗小说之女王”。其实，有位名为美拉·黄（Mira W.）的印尼华裔通俗女小说家也颇有名气。她不但是多产作家，也是一名医生。但是其知名度不如玛尔卡。

玛尔卡虽然是一名合格的医生，但是，却没有获得准证行医。玛尔卡没有在她的简短的传记中说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领不到行医准证，玛尔卡很难过。当时印尼有名的《女性》（FEMINA）杂志编辑曾安慰她：“印尼已经有很多医生了，但是需要更多的作家。”如果玛尔卡从事医务工作而放弃写作的话，那么印尼就少了一个像玛尔卡这样一位出色的女作家。

直到她去世前，玛尔卡已经完成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十余部长篇小说。其实，玛尔卡除了写长篇和短篇小说外，她也写过侦探小说、讽刺小说和儿童小说，可是人们记得的仍然是她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她较早期的著作。当然，

不是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上乘之作。但是，她的很多长篇小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小说中，有五部常被人评述，即《卡美拉》《风暴必定过去》《心的向往》《一支绒雪花》和《一朵希望之花》。在这些小说中，我们都可看到玛尔卡的影子，故事中的主要角色经常是医学院的学生和医生，而且全是女性。玛尔卡是从女性的角度讲故事，可能是这个缘故，她的小说最为女性欢迎。

玛尔卡的五部长篇小说

先说《卡美拉》（1973）。它讲述一个名叫卡美拉的医学院四年级学生，已经有一名在澳洲留学的男友埃铎。可是，富商儿子费萨尔在一个私人派对里看上了卡美拉并迷奸了她。费萨尔被警察拘留。卡美拉以及其父母没有起诉费萨尔。获释后的费萨尔知道自己铸成大错，向卡美拉表示要娶她为妻。卡美拉哪肯嫁给一个强奸犯？她心中仍爱着埃铎。不过，卡美拉已经怀上了费萨尔的孩子，信仰天主教的卡美拉不愿堕胎；加上费萨尔穷追不舍，他似乎已经爱上了卡美拉。为了无辜的孩子，卡美拉勉强答允与费萨尔成婚。可是婴儿出生后卡美拉有一度厌弃女婴。后来，费萨尔的爱感化了卡美拉，并且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时埃铎也返回印尼，千方百计地要夺回卡美拉；卡美拉也曾动摇过，不过卡美拉最后还是投回到费萨尔的怀抱；信仰回教的费萨尔也为了卡美拉后来皈依天主教。这部小说牵涉到宗教信仰和道德的问题。一个被奸污的少女因为宗教信仰应该与强奸犯结婚吗？一个强奸犯痛改前非可以被接受吗？原本没有爱情的婚姻会幸福吗？这在1970年代

宗教气氛开始浓重的印尼社会里，玛尔卡为卡美拉安排了这样的结局有点令人感到意外。可是，有不少人却赞同这样的结局。这部畅销小说于1977年和1997年两次被搬上银幕。但是影片省略了探讨异教通婚的敏感问题。

玛尔卡的第二部小说《暴风必定过去》出版于1974年，故事中的主角是个名叫西丝卡的教师，被未婚夫抛弃，后来遇到一个医学院学生列奥而再堕入爱河，但是他们又由于误会而分手。西丝卡结果被一个花心男赫尔米诱骗而结婚生子，在孩子死后终于与赫尔米离婚，最后又遇到真爱列奥，故事圆满收场。不像《卡美拉》，这部爱情小说并没有涉及宗教和社会道德的问题，它只是一部“纯粹”的爱情故事，但是，却是一部卖座的电影素材。它被搬上银幕两次（1977年和2007年），同时，还被拍成电视连续剧（1996）。

她的第三部小说《心的回响》（Gema Sebuah Hati，1976），其背景是雅加达共和大学，时间是在1965年前后。1965年是印尼当代史的分水岭，盛传印共有意夺权，展开930运动，几位右翼将领被杀。以苏哈多为首的右翼将领反击，开始了空前的大屠杀，成立了长达32年的军人政府。《心的回响》故事围绕医学院女生莫妮克的校园生活和爱情故事。当时莫妮克有两个追求者，一个是擅长交际的史蒂夫，另一个是活跃份子马尔丁。莫妮克起初被花心的史蒂夫所吸引，后来发现她深爱的是马尔丁。1965年事件发生后，马尔丁告诉她要前往北京，莫妮克来不及表态，也没有阻止马尔丁，后悔莫及，后来马尔丁也不知去向。莫妮克盼望着有重逢的日子。这虽然是一部校园爱情小说，但是，通过莫妮克的所见所闻，玛尔卡也叙述了在

1965年930运动前后的校园内左右派学生团体的政治斗争及对于学生生活的影响，反映印尼的政治变迁。

《心的回响》有它的续集《一支绒雪花》（Setangkai Elderweiss, 1978）。它描写莫妮克当了医生后前往瑞士深造，在那里爱上了研究工作者毕厄尔并且还准备结婚，但是造化弄人，这时她又遇见了她的梦中情人马尔丁。马尔丁已经当了医生，并且有了未婚妻。莫妮克尽量压抑自己的感情，但是当马尔丁的未婚妻去世后，莫妮克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对马尔丁的爱。善解人意的毕厄尔志愿退出，成人之美。不过，这本续集有些拖泥带水，虽有异乡风味，但不如前集。

玛尔卡后期的小说《一朵希望之花》（Sekuntum Nozomi, 2004-07）共有5册，据大卫·希尔教授的看法，这是玛尔卡的呕心力作。其故事环绕着三个女主人翁：沙波琳娜、克丽姗蒂和莉迪亚，她们都是特里萨蒂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三人都与阿古思（同校的科技系男生，即卡美拉的弟弟）有关系。阿古思喜欢沙波琳娜，克丽姗蒂和莉迪亚都暗恋阿古思。玛尔卡通过三人的爱情故事，不但勾画出印尼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族群关系，还将她以前出版的小说中的许多主要人物（例如卡美拉、莫妮克、西丝卡、赫尔米、列奥等等）写进这部小说里，可以说是玛尔卡小说人物的大集会。但是这些人物都有新的故事，反映了她们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感人遭遇。像这样的写法并不容易。

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册，玛尔卡利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苏哈多政权倒台前夕的印尼社会动乱以及惊人的反华的事迹。她通过书中的要角色莉迪亚（土著女医生）的遭遇，

揭发了印尼种族主义者和对于华人的憎恨，他们招兵买马对付华族妇女，以此“泄恨”和扰乱治安。在1998年5月14日的反华暴乱中，莉迪亚的巴士被暴徒阻止，由于她肤色较白被暴徒当成是华人而拖下车，遭到虐待和羞辱，差点同其他华族妇女一样遭轮奸残害。玛尔卡把史实写成小说，将五月暴行以及华人妇女的悲剧公诸于世，震撼不少印尼土著读者。据我所知，这是印尼第一本以1998年反华事件为背景的小说。

玛尔卡小说的特色

玛尔卡的小说主要是以城市生活为背景，讲的都是都市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玛尔卡虽然是个华裔，但是除了上述早期的两部小说，她大部分的小说里都没有显露出一丝华裔的痕迹；连小说的主人翁的名字也没有中文名。

玛尔卡小说的主人翁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尼都市人，尤其是女性。他（她）们可以来自任何一个印尼族群。书中主要角色的名字大部分是洋名（例如莫妮克、马尔丁、史蒂夫、占斯、西丝卡、莉迪亚、占姆）或者是印尼回教名字（费萨尔、达乌德、阿古思）而没有中文名。为何如此？其答案与印尼苏哈多时代的政治情况有关。在苏哈多统治的32年里，印尼政府采取了全盘同化的政策，鼓励甚至强迫印尼华人改名换姓，取所谓的“印尼名”。何谓“印尼名”？印尼族群的名字、印度教的名字、回教名字，以及洋名都是“印尼名”。只要不是中国人的名字。所以，当时的苏哈多具有强烈的反华族文化的倾向。这种“同化政策”笼罩下的印尼文化与文学，也影响了不少印尼华裔

作家。在他（她）们的作品中，没有出现显著的华人的角色，以便能够获得印尼出版社和土著读者的认可。

玛尔卡就是在苏哈多上台之后才受公认的印尼小说家。玛尔卡有华文姓名。她原名蔡良珠，印尼文的拼音是：Tjoa Liang Tjoe。当她开始写作时，用了Marga T的笔名。我认为，她笔名中的T应该是Tjoa（蔡）的简写。不过，她否认T与她的华人姓氏有关。她说她采用上述笔名是想表达更深一层的含义。她还说她的笔名如果将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MT用英语发音，那就变成了“Empty（空空如也）”的意思。她解释说，在上帝面前，她非常渺小，微不足道。没有上帝的恩赐，她根本写不出小说。

可能是上述原因，起初许多印尼读者都不知道玛尔卡是个华裔女作家。但是，在华人社会里，大家都会猜测她是华裔，特别是当她出版《心的回响》这部小说之后。可是，苏哈多倒台之后，印尼开始民主化，许多华裔再也不掩盖自己的族群背景。玛尔卡也不例外。即便如此，玛尔卡完全公开自己是华裔的回忆录只有在2021年才出版。

玛尔卡的回忆录

玛尔卡的《要是：一本回忆录》(If Only: A Memoir)可说是她对于自己生命的探索。她将自己的家世以及坎坷的早年生活，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这当然需要很大的勇气。在这本英文回忆录中，她写出了她的童年，在印尼土生华人家里长大。父亲是大男子主义者，而且极端重男轻女。玛尔卡的母亲生了五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所以她必须继续生孩子，结果难产而死，那时玛尔卡

只有9岁。母亲的死都被错怪在玛尔卡身上，使她那小小的心灵负起了沉重的包袱，久久不能脱身。她失去了母爱，也没有父爱，童年时代受尽了折磨和委屈。在这部回忆录中，她敞开胸怀，谴责土生华人文化的落后的一面。这部回忆录，写出了她成长的过程和不为人知的悲惨的遭遇。就是这个被欺压的小女孩，变成了印尼最负盛名的通俗小说家之一。这本《回忆录》首先以英文出版，然后由她自己翻译成印尼文。可惜印尼文版的回忆录尚未问世，她已经离开了人世。

玛尔卡可说是传奇人物。有许多小说被人们当成是自传式的小说，例如《心的回响》以及《一支绒雪花》都有玛尔卡的影子。因为，玛尔卡自己完成了她的医科教育，没能在印尼行医而前往德国，在德国的歌德大学进修，并在1979年通过《外国医学毕业生教育委员会》的考试，可以在美国行医。她在美国德州工作了一阵子，本来可以安定下来，但是，她最后还是选择回去印尼当“乡村医生”。当她离开德州时，飞机场里的移民局人员问她：“什么？你要回印尼？难道这个国家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

回去印尼的玛尔卡没有行医而是继续写作，她出版了不少新的长篇小说，最后才完成了她的回忆录。玛尔卡后来发现自己患上了癌症，经过治疗，癌症受控制，几年之后癌症复发。她的丈夫陪她到澳洲医院治疗，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临终前她还是很乐观，勇敢地面对死神。

玛尔卡走了。人们可以盖棺定论了。玛尔卡的作品被归纳为“通俗小说”，她后来也曾经努力将印尼动荡年代的事件写进她的小说里。有人说她的许多小说是优秀的“通俗

小说”，具有很高的水准，开拓了印尼通俗小说的新道路。澳洲、印尼和马来亚大学从上个世纪开始就有不少的学术论文评论玛尔卡的小说。但是，也有人说她的作品不是“严肃的文学作品”，不值得一谈；完全漠视玛尔卡在印尼文学上的贡献以及对印尼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我认为，玛尔卡的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

细腻笔触呈现 飘忽零碎的女性情感

——读艾华散文集《穷日子富过》

在清远散文写作群体中，还有一类可归为“都市小女人散文”。这类散文写作者都是女性，有一种很鲜明的感性立场。她们不去继续挖掘一些重大命题的表述，而从自己擅长的心灵敏感，细腻的角度去把女性那些飘忽而零碎的细致情感抒写出来。她们的创作率真、简洁、鲜活、稚拙。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它的题材的独特。这类散文都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以女性所独有的细腻抒情的笔触，去描摹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生活，从而获得城市读者群的认同。二是它的视角的独特。“都市小女人散文”的写作者身上有许多共性，她们都是知识女性。她们的职业和素养决定了她们阅世多、信息灵、思想敏锐、观念新潮、洞察力强、文笔鲜活、洗练。三是它的风格的独特。她们在作品中反映的都市生活都是真实可感的，仿佛每个人都须眉毕现，每件事都触手可摸。但她们都不刻意去表现重大题材，不去开掘重大主题，不求厚重，不玩深刻；也不大讲究文章作法，起承转合；有所思有所感便顺手写下来，往往是一件小事，一点看法，几句心曲，便独立成篇。像与朋友拉家常，平易近人，娓娓而谈。

艾华（彭爱华）的散文，就是清远典型的“都市小女人散文”。但她似乎并不清楚自己在清远女作家中的特别。

215

2024年
8月号

说她特别，一是她安静的生活方式。或许，除了教书、写作、过日子，艾华对外界的关注似乎并不多，且从不喜欢去酒吧买醉或串门搓麻，只喜欢用指尖舞动文字，让文字充满灵性和感动。她的内心世界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地，那里只有纯真的自己。二是她鲜明的文字个性。她的文字干净、简洁，一如月光下那汪静静的流水，总是氤氲着一种暗香，那种暗香让人迷醉其中，你可以为它伤感，为它暗叹，为它或喜或忧……

虽然艾华自称她的写作是“小女人小情调”，我认同但又不完全。的确，她的散文都是以自己生活经历、家庭、朋友、工作、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故而它们几乎时时处处都离不开“我”，时时处处不会忘记表达“我”，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她在《穷日子富过》中这样写道：

“当夕阳从大朵的栀子花身上移到细碎的米澜身上时，我开始做饭。油麦菜番薯叶胡萝卜，多吃青菜少吃肉，身子健壮如故。

当门匙转动声响起，‘老婆’的叫唤声就先报到了，接着枕头那浓黑头发的脑袋伸进来，随之英武的身子挟来一身山林里清新气味的阳光，瞬时照亮了整个家。明亮、温暖，心一下子甜了起来。我像一朵向日葵，不由自主地转过去依偎一下。”

她的文章处处充溢着一种个人情调，小女人情怀，文字之美，令人再三吟咏。比如《守望爱情》《芳心为谁尽》《女人·女书》《平凡的希望》等等，莫不如此。阅读《穷日子富过》这部散文集，透过一篇篇不长的文字，我分明看到她的执著，也分明看到一个小女子的别样情怀。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尘世，在这

个唯上媚金的年代，艾华是怎样耐得住寂寞！这么多年，她一直用女性的心理和细腻的笔触写情感、写家庭、写读书、写风景，写出了自己的特点，将女性的细腻发挥到了极致。艾华有不少粉丝，每每有新作发表后，都会有读者打电话给她。其文之所以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有着细腻的观察、细腻的体验、细腻的表达。我想，或许正是因取材小，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的情感，她的作品才会引起那么多的共鸣吧。

同样是女性写作，艾华并非某些作家那样，清高自傲不食人间烟火。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书本能给予一个女子超凡脱的气质，“人间烟火”则会使她变得更为成熟美丽而优雅。这二者在艾华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文学给了她美妙的光环，一篇篇文字将走向笔端浸润世间最美好的烟火味。《穷日子富过》这本书，有流年碎影，有生活感悟，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温婉动人，让人感到真实亲切。我认为，这样的“小女人”式的文字是都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调料，虽然琐碎，但是真实。

如果要用一个比较感性和形象的词来描述印象中的艾华，我想应该是“温润如玉”吧，——现实中的她身型小巧，轻言细语，仿佛永远不会生气的样子。另外，“文如其人”搁她身上再恰当不过。她总是从身边琐事出发，以敏感、细腻的笔触，把她对这个世界的宽容和理解，溶入到自己的文字里，充分表现人的情感和心灵，孜孜以求善美真情。艾华的这些品质，正是文学和人们关注的问题。寻找真爱，善待自己。读罢她的《等待中的女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其实，他早已是陌生人了。

他的身上明目张胆地残留着另一个女人的气息，因

为明目张胆，所以面对芊他总是有点发虚；因为发虚，他没有了归来的坦然，就更没有了惊喜。是这样吧？

那我，为什么要等待呢？为什么还要等待一个不值得等待的男人呢？

——芊慢慢地站了起来，抖了抖簇新的裙子，像有一些什么东西终究被抖落下去了。

在这初秋的夜晚，没有星星闪烁的夜里，芊觉得只有自己发光才能照亮自己。”

当前社会已跨入了一个新里程，在一个无限广阔缤纷的天地中，人更易心理失衡，虽更洒脱，但情感家庭却更娇贵而脆弱。让幸福的婚姻懂得呵护，让不幸的婚姻找到慰藉，让寡味的婚姻走出郁闷，让情窦初开者学会正视，这或许是《穷日子富过》的“大情怀”之所在。尽管人们对“小女人散文”褒贬不一，但我认为，世界原本就是多种色彩的，人们的爱好也是多元化多层次的，不管因此所有的文学形式就有了它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且题材、文学形式没有贵贱之分，只有表现水平高低的问题。只要写得好，就是好作品。

作为相交多年的老朋友，我也不得不给艾华一个忠告或者说提醒：坚持自己“小女人小情调”写作没有错，但是继续在寻常的“柴米油盐”中加入那么一点点鲜活的东西、令人食之有味的同时，也要注意尽量避免自说自话。否则，就会让“小女人散文”滑向自恋式文字的代名词。

马忠

文艺评论家，二级作家。出版《站在低处说话》《儿童文学现象观察》《文学批评三种“病”》等著作17部。曾获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大奖”评论奖，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现居清远。

其他文学创作

散文

钱塘观灯

暮色苍茫。

我和友人站在钱塘江畔，隔江望着对岸。淡墨色的天穹下，楼宇参差，犹如孩童嬉戏走散后撒落一地的乐高方块。

每晚都会亮起灯火。朋友说。身旁三三两两闲散站着，都是等着观灯的人。

话音才落，果然第一道彩色灯火点燃，紧接着各色璀璨被召唤，山呼海啸般涌来。转瞬间又变幻，楼宇的轮廓被涂抹，被扭曲，被消弭。失去了建筑物原来的模样。迸发的色块，光影，红橙黄绿蓝靛紫，在暗黑的天幕下款摆，挥舞，跃动。有序又无法规范，分分秒秒出人意表，宛如一群七彩精灵在江面上、天幕上舞蹈。突然从不同方向斜射过来几道激光，交叉碰撞，没有火花，却似乎听到铮铮作响。光线落到江面，溅起千万道鳞光，灼灼耀眼。身边看客脱口发出赞叹。

对焰火、音乐喷泉这类灯光秀，我不排斥，但也不特别热衷。近期中国采用无人机，为这类灯光秀增添高技术含量，借助智能手机的社交平台广为传播，酷炫，魔幻，精彩堪称鬼斧神工。只是个人感觉，终究是一种机械化、人工化表演，即便光效出神入化、疑幻疑真，在“哇，哇”声的赞叹背后，并无法有多少情感的触动与投入。它

让人尖叫，却不使人感动，灯光一熄恢复清寂，就是一阵过眼的热闹。如同此刻，隔着浩浩江水，灯光带着献媚的妖娆，而我们纯粹是看客，是观赏者，距离就在那里，主体，对象截然分明。烟花从来易冷，夜色依旧凄迷。

突然忆起读小学时的一次涂鸦，那时本地开始有了面向小学生的报纸《知识报》，也设一个版面供孩子们投稿。我写了几行字，把它分行排列成新诗的样子，记得题目《爆竹》，说老祖先发明火药，却不制炮弹做爆竹，因为我们爱好和平。当然是稚气的孩子话。长大后发现战争这个怪物跟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简直如影随形。古今中外，时刻都见它晃荡的魅影。也知道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即是破坏，毁灭，又是涤荡，新生。来到热兵器年代，没有了炮弹，是无法守护和平，克敌制胜的。

近年来几处热点战场，不止导弹纷飞，更是无人机大展身手的场合。中国深圳大疆的无人机举世闻名，在全球民用与事业用无人机市场占有率超过80%。但愿它提供的不仅是花俏酷炫的表演，如同爆竹、烟花，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更能在高空筑起一道屏障，守护老百姓和平的日子。

生活中其实不缺这类近似魔幻、疑幻疑真的时刻，出现在时空急遽转换之际。那种切身的体验，个体被情境裹挟着，无法须臾抽离。当飞机从赤道起飞，穿过夜黑，黎明时分降落在黄河南岸；当秋风吹拂着，与暌违十余年的老友拥抱；当那些书本，以及电脑网络里的画面，神迹般出现眼前；当每一个脚步都踩着记忆，憧憬之域；当今早搭上济南到杭州东站的高铁，三个多小时，从黄河之滨来到东南沿海的江南水乡；当阔别六年

的朋友，撑着伞，踏着午后阵雨的积水，笑着朝我打招呼……梦欷醒欷？！

速度，更快的时间，一再涂抹，拓宽我们空间的边界。生命拥有的璀璨，远胜于这钱塘江上的灯光。

222

新华文学
第101期

辛羽

本名洪天发。著有散文集《倾听·回眸》。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秘书。
《热带》文学半年刊编委和书写文学协会出版主任。

板面与春柳

杨佳睿

想吃板面了。

父亲下了班拿回两个小点心，软糯糯的，杏黄表面，四周撒着白色的小粒，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头顶上鲜艳的颜色是用色素制成的，这点心和规规矩矩叠起的棉被差不多，一层层严密的裹起来。咬一口似乎没使上力气。夹心太甜太无味，没什么尝头。

点心吃完了，没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我又忘记它是什么味道了。油腻腻的只是个禁不住观赏的花瓶。果然，吃这类软糕是打不起精神气的，反而有副作用。

不由得向亮的地方望去。4月中午的太阳光颇为柔和细腻，如同面粉沙沙地从筛子落下。窗户外毫无植物，一丝绿都见不到，更别提柳了。

通往南门的校园路旁种着一行垂柳，那是我以前尚可见到的。远望过去迷迷蒙蒙的，浅浅的、轻轻的、亮亮的。板面味从远处的小店窜过来，也一同混入这绿色的小世界。风来就咋咋呼呼地奔跑，风若是不肯来，也要竭力跑的更远。它的生命不能延长，意义却可以。而那片绿意也要挣扎的飞出去，飞到全世界，它不愿局限于小垂柳上，才在柳枝条上下工夫，织着自己的南柯一梦。淡淡的、碎碎的、暗暗的梦变成了融融的绿，谁都分不清自我，散在满树枝条，最后它也飞驰不了了。隐隐约约的亮

223

2024年
8月号

光紧靠着柳枝条，那就是溢出的绿意吧。排排垂柳的腰都被柳枝条遮住，等风来时，隐隐约约地现出身子，可它的影子早暴露了那细腰。它没有翩翩起舞的意思，只是踉踉地站在原地发愣，头发被风拨起，怪傻气的——也怪可怜、可爱的。学生是不去柳枝条下玩耍的——据说有洋辣子，不小心会掉到头上！白白的水泥地映着刺眼的阳光，连同那轻盈的绿光也映出来，让人全然忘却初春3月还瑟瑟发抖的它了。我分不清那是垂柳还是杨柳，春末5月却开得这么茂。

它的头低低地垂落，枝条也没有那么挺拔。校园里从未飘过太多的柳絮——柳絮是柳树的种子。所以它应该是垂柳。拂面而过的小风带来板面香味，还是凉丝丝的。暖意不知何时来，这不得事，太阳还是高高的挂着，它的光已经是夏天的光了。它让大家十分暖和，是管足所有人的。

板面虽不是本地特色，但它是门好学的技术，自然满大街都有卖的。曾一个人在一家小食铺吃过，后来干活的人走了，顾客走了，连同那板面也一同走光了。也曾一个人在一家银行对面吃过，店很冷清，仅我一个顾客。身后的黑屋子走来干活的人，那个屋子似乎住着他们挤挤的一家。片刻后她就端来了一碗面。它虽是好学的技术，但不易学精，只求温饱的人是不在意的——多数顾客和干活人皆如此。我也如此——我只是个顾客，算不上一位食客。那词太讲究了，人不免也要跟着讲究。

肚子里留些油水总是饱的，带汤带面的东西是最有人情味的。米饭沉重，可吃完后肚子冷冷的，察觉不到谁曾来过这里。不像喝一碗粥，一碗汤，一碗大板面，肚子总是暖暖的，多叫人愉悦。板面会暖人心——没有人能质疑它的宽

厚。粥无浓味，平平淡淡的白粥更是没有颜色，不加糖只就着点咸菜吃，一股脑喝下去，还没等冒腾腾的白气升到脸上，还没等窗户上出现一片水汽，暖意便直抵肚子。

窗外，太阳雨明媚的下着。银行前面的一堆卖水果的小贩都刹住了叫卖声，不见他们挥洒水瓶、驱赶蚊蝇。一把把伞哗哗撑开，水滴落下，又开始旋转的跳起舞。许多的小水滴坠到一起，稍有不慎就要降落到地面，它们又在犹犹豫豫了，似那乍暖还寒的春，辗转反侧难以下决心。缜密的心思也难逃命运，一个轻微的动作，它便不再乘伞前行了。雨滴是这样结束了它在伞上短暂的旅行。倘若再用心张望，春天大抵也是如此。先是一棵小小的树，一滴一滴的绿意从最低处的枝条流出，人常说“细水长流”，这绿意也是细细地、缓缓地、纯纯地流，一一穿过繁密的枝叶。枝条的尖上则会冒出些许绿意，在阳光烘烤后成为一粒透明珍珠，凝固不碎。仔细瞧，可以看见里面的大颗杂物，点点灰尘。树的其他各处皆如此，不过越往上喷发的绿意越多。这些绿意全渗入土地，它们沸腾地四处奔走，深一处浅一处的绿意被糅合到一起。就是这样——春就是这样来的。你要说它是什么颜色吗？它仅仅是绿意。其形，其貌，其色我全然不知。

如今板面很少能吃到了。春吗？每年都会来我眼前一趟。柳就说不定了。柳和春勾起的关于板面的回忆，是彻彻底底不能剔除出去了。

杨佳睿

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生。

追逐自然界最美的光影

退休后，为了追逐自然界最美的光影，我们时常到狮城各景点趴趴走和拍照。疫情之下，特别爱观赏晨曦、晚霞、日出与日落。

追过无数次的朝阳，对那年年底在樟宜村度假时所见到的朝阳念念不忘。为了追日，早晨6点醒来，洗漱完毕后便匆匆忙忙往樟宜尾渡轮码头跑去。那时码头还在梦乡里，所有的驳船整齐地排列着，周遭静悄悄，偶尔听到飞机起降的声音。

跑到搭建在小河上的樟宜步行桥，天色还很暗，乌云密布，感觉很失望，怕是看不到日出了，无意间瞄到东边的云层中露出一点霞光，莫非太阳会在那边升起？

步行桥下的河水一片宁静，几艘小船静静地停泊在小河边。等着等着，云层中慢慢地露出金光，金光越来越亮，隐约看得到太阳的轮廓，那轮廓越来越清晰，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光芒四射！小河边传来摩哆声，一艘小船经过，依稀看得出船上坐着五个人，耀眼的金光投射在水面上，小船在亮闪闪的金光中行驶，构成镜头中最美的前景。

天亮了，太阳在林荫缝隙间放射万道金箭，戈芬氏凤头鹦鹉三五成群飞到椰树上，几只鸽子在海边觅食。海浪一波又一波地涌上岸来，三三两两的游人在海边晨运，



小船在闪亮的
金光中行驶

夕阳余晖染红整
个蓄水池



227

2024年
8月号

脚踏车的铃声响起，骑士轻快地从我身旁擦肩而过。我尽量放松心情，沐浴在晨光里。

追夕阳最难忘的一次是在实里达上段蓄水池畔。那天老天爷黑着脸，不停地下着倾盆大雨。等天空放晴了，我们立马追夕阳去！

6点半抵达蓄水池时，天还飘着毛毛雨。心里一直祈祷着，希望毛毛雨快点消失。对岸丛林上露出一抹晚霞，一层厚厚的乌云在慢慢地移动。夕阳在云层较薄处，露出光芒，才一忽儿功夫，它又被乌云遮盖住。夕阳与乌云不断地博弈，强烈的光线给乌云镶上一层金边，并射出云隙光。

当橘红的夕阳再次突破云层，发出万丈光芒时，对面的天空忽然出现拱形的双彩虹！水池旁的跑步者和游园者都乐翻了，纷纷停下脚步，用手机拍下这一幕。当夕阳慢慢往下沉时，余晖撒在水面上，染红了整个蓄水池。那么壮丽！那么迷人！那么令人怦然心动！

晨曦与晚霞、日出与日落都是大自然最美的光影，像音乐、像舞曲，像诗一般醉人。人生中所经历过的酸甜苦辣，都在这些醉人的光影中化为淡定与从容；当夕阳吻别大地后，相信吧！黑夜很快会过去！黎明很快会到来！



蓄水池上空出现双彩虹

陈秀

本名陈秀元。退休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1994年出版散文集《小河与一串记忆》，2015年出版散文摄影集《心的呼唤 绿的回响》。

其他文学创作

诗歌

语

凡

移花皆木

也许有幸遇见
会唱歌的花，会写诗的花
会恋爱的花，会搬家的
妒忌的花

会在街头，等你经过
等时间散步回来
盛开而笑，凋零而眉头紧皱
以为它随季节去了

她在某个转角处
某个缝隙某块土，某堵墙某片天空
某片屋瓦某颗心，伸起懒腰

她要撒娇，她要咬着什么不放
爬上谁的窗谁的床
这么多话，这么傲娇
这么多情，这么以爱为胜

生命是混乱的，宁静才会杀死你
花若被和谐了，你要走多少路才会找回
一枝半朵的寂寞
是你移动她的，还是她自己

230

新华文学
第101期

其实生命就是一幕幕
遇见
爱和分分合合
是谁移生，是谁移死
墙里墙外，谁看懂

我们都是其中一枝
是花非花
某一朵非木亦是木
是好是坏，堪折不折
放在眉头，还是心头
都是少年的事
我们渐行渐远
往事果然如烟
这一生
都没有要回头

231

2024年
8月号

语凡

本名曾国评，会计师。2022年以《我们不知道的归类》获新加坡文学奖（诗歌）。另著有诗集《厚重》《查无此人》《逝去的羽光》《草地里的男生》和散文诗集《语凡散文诗选》。

如果我心中没有你

(外一首)

如果我心中没有你

我也许像一头牛
反刍青草是活着的唯一目的

我也许没有联想，对着花草树木
对着皎洁的月色也一样

我也许像河边聚居的芦苇
永远追随风的方向

许多发光的名字我也许不识得
还漠然地说，不识得又怎样？

啊，如果我心中没有你

告诉

儿子开心地告诉我
一个他自己的好消息
我想告诉别人

我想告诉姐姐
我想告诉哥哥
我想告诉妹妹

我想告诉他们
这世上
我至亲的人

233

2024年
8月号

黄兴中

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金牌奖）。写诗、散文和闪小说。著有诗集《风筝季》《细雨燕子图》《看见》和散文集《音乐雨》等。

最后的西海岸

脱下人字拖

光着脚，蹲坐在海岸石板上

两眼放空，望着海的远方

大地的余温，从脚底缓慢传入

算是海岸的馈赠

海风夹着腥味，微微拂面

额头短发也随风摆动

傍晚的潮水渐渐涨起，相继涌来，沙沙作响
海面上停泊的船随波荡漾，也有归来和离港的

身后的低音炮突然响起

神经中枢来不及综合美景

一个跳跃，一次闭眼

眼帘上的画面瞬间转场

傍晚很晚，黑云很黑，用电的灯也很亮
在这三分烟火气里，我却有些忧伤

人生很简单啊，就像司机老伯说的
晚上有地方睡觉，白天有地方上班
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足矣

只能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悲喜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幸福方式
其实，这落日与晚风，也就那样
只是你在写诗，别人在享受
你在眺望，别人在亲拥

时过境迁，诗篇不在，而来客常有
海空以同样的风景慰问
却收获不同的人间

235

2024年
8月号

注：2021年11月，作者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联合培养学习，租住西海岸附近。青年若有梦，浮生不得闲。离新前夕，既往观海，见闻此景，感慨而作。

赵昌方

白族，1995年生于贵州毕节，笔名芳草萋萋。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织金诗词楹联协会会员，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青蓝人才。2018年获得南京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学位，2023年获得南京理工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力学学科在站博士后。诗观：用心写诗，以情动人。作品发表于《青春》《鸭绿江》《扬子晚报》《贵州诗人》《中国青年作家报》《诗词报》等刊物。

书房

(一)

我的书房地面上铺着一张
陈旧的毯
被脚丫或虫螨耗尽了温柔
秃着，便不再对地板的冰冷
加以掩饰

桌椅和床便失去了意义
躺
用背脊感受它的刻薄
我则游走在
天花板那成浪的
霉斑里

我感到自己愈发扁平

嗨。下次来，就不要敲门了
自己进来看看

我
是怎般的花纹

(二)

不喜欢
请把我卷起来，扔了吧
城郊的垃圾场
有海风
有肆意生长的狗尾巴草

张译鼎

生于江苏省淮安市，八岁来新加坡受教育，完成兵役。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本科生。好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本地报刊与媒体平台。

伐木 (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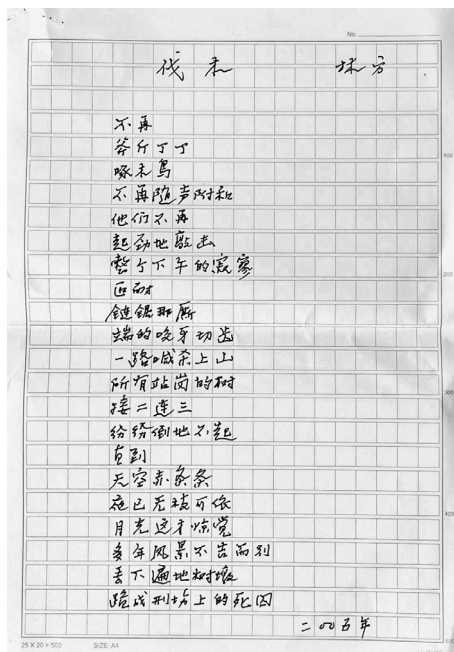
林

方

不再
斧斤丁丁
啄木鸟
不再随声附和
他们不再
起劲地敲击
整个下午的寂寥
叵耐
链锯那厮
端的咬牙切齿
一路喊杀上山
所有站岗的树
接二连三
纷纷倒地不起
直到
无空赤条条
夜已无枝可依
月亮这才惊觉
多年风景不告而别
丢下遍地树墩
跪成刑场上的死囚

237

2024年
8月号



附：希尼尔在整理旧文件时，“发现”已故诗人林方的诗歌手稿二首，即《敞展》与《伐木》，并附有便条（日期为2009年10月24日），是发给《新华文学》之用。向林高查询，《敞展》曾刊载于《五月诗刊》第33期，《伐木》一诗则未发表，也没收录于由林高、陈志锐编撰的《林方诗全集》（高艺出版，2022年）。这里刊载，以示补遗。

林方

本名林赐龙，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创作现代诗，是新华现代诗先行者之一，1963年发表了190行诗情磅礴的长诗《海洋的交响》。曾担任五月诗社社长近25年，出版两本诗集《水穷处看云》（1982）和《林方短诗选》（2002）。2021年10月逝世后，由林高及陈志锐整理与主编其作品集《林方诗全集》（2022）。

第五届新华青年文学奖

情诗奖得奖作品

新加坡作家协会所主办的第五届新华青年文学奖成绩揭晓。这一届比赛共收到70名参赛者的134份作品，其中在职青年与服役青年38人，学生32人。得奖的青年大部分在职，少数是大学生或研究生。其中有好些参赛者由于常年参加这项创作赛而成为新华文坛的活跃参与者与关注者。这也是这项比赛的目标之一。

评委为希尼尔、毛丽妃、董农政、郑景祥与周德成。

以下是得奖名单和作品：

金奖	詹欣怡	我在使用第六根手指拟一封情书
银奖	郑泽榆	啡关记忆
铜奖	李梅银	实验
	郑泽榆	携着你送的河流——给爷爷
	梁陈安	买书这一件小事
优秀奖	夏元格	当你隐匿于书店一角
	王 崢	新月阁
	王颖婷	秘密
	房捷敏	一天，我和年轻的妈妈相遇了
	张家昱	写给水喉、炸鸡、金币和芭蕉的情诗
	李宜幸	葬花
	杨佳睿	比如——枯草，柴火，蹄印以及羊粪
	廖依然	终将把我遗忘
	尚明珠	豆花
	颜科沅	你的名字
	伍政玮	暮色蓝

我在使用第六根手指 拟一封情书

詹欣怡

我在你长成我第六根手指时
停笔
我剖开书本的腹部
发现你的半身 被细嚼成情书
尸骨未寒
未寒

240

新华文学
第101期

你显著的言行 晦涩的动机
定时埋在我晚上的十一点五十分
剩余的你 便长成了我右手的第六根手指
介于拇指与食指之间 长篇大论
像个髀肉复生的星期六
塞在了星期二前面
时光苟活得 粒粒分明

指甲被时间养大
一眠大一寸的长了记性
于是死不瞑目的那几个时辰
是戒心卡在不干净的白色
留长是不好的卫生习惯
不见白是狡猾的疼痛
可恶得 体面总是难以却可以忍受

万幸 第六根手指的指甲
没有长大的毛病
只有临摹你的器官
笔迹是你的孩子与我同姓
晕开的血是没有亲属关系的笔画
体悟骨肉分离的黏稠 仅此
文字玩性大得将我磨钝
而你的名字在我字体中犀利

你是黑色的
所以能吃下所有颜色
包括蓝色的那位星期一
我将你削 把你写
写得有失偏颇
主观既是骨头
片面便是感性的通病

我用铅笔筹备一封长着茧的情书
不是心意还打着草稿
是一堆无法组句的企图
遣不动词用不惯字的
字不断斟句不停酌的
五马分尸般 谨慎
蓄意将你构成 世俗的
右撇子

啡关记忆

郑泽榆

1. 咖啡豆

一包包麻袋叠起
爬升的香气
我站上老磅秤的秤台
尝试以一圈圈轻重不一的岁月
做砝码去度量我
与那些豆子最初的关系

一双手抱起了我
加糖，开始翻炒闷着的记忆：
掉漆的墙、粗糙的地、仓库的轮廓——
嘿阿公，原来是你

242

新华文学
第101期

2. 咖啡粉

服饰、小吃、饮料、玩具、Tikam、CD

热情夹道欢迎

我却被阵阵引擎所诱引

一架研磨机正在奋力

将整座Pasar Malam的声光搅碎成粉

方便包装入袋

一只手牵起了我

从只敢远闻到近看热气腾腾

如此氤氲里，有什么被启动了

爷爷转动摩托车把，我才回过神

那香气早已被风撒入记忆的抽屉

3. Kopi O

每一颗平凡渺小的咖啡粉
都有发光的可能

外婆秉持诲人不倦的精神
带领它们走过长长的滤网
经历了沸水浇淋的九九八十一难
终究取出精华，提炼成神

深色是一段段浓厚的历史
我小口尝着
舌尖偶尔遭遇逃逸的妖精
却是我与苦涩最早的亲密触及

4. Kopi

简单、方便、快捷
我也曾一度信仰着如此的三合一
可是奶就算修炼成精
也始终无法取代传统手冲

长大后，生活得不时加入新的鲜奶
我的味蕾在不断迁徙间
逐渐适应了不同Kopitiam的冲击
自我调整至最合的口味
偶尔，还能解析冲泡者的每日心情

“走，Lim Kopi!”
同事再次带我逃离冰冷办公室
在忙碌成瘾的日子
我们尝试偷回一口闲适
让香气暖暖流向全身
再次升起久违的神

实验

李梅银

【勘查】

你在话里恍惚
断片的黑白条纹失语
流离在水的具象
偶尔搁浅，如同泡沫漂浮
之于海岸的眷恋，如同
涉水未深的双栖动物依靠温度
试探生命的体征
当斑点逐渐长出裂缝，倾吐
瘀青的沉默，透露弥留的轨迹
我沿着唇线停靠
在平行的嘴角等候日照

【解剖】

该怎么去俯瞰一个巨人观
关于欲望的膨胀
关于性失去某种免疫
于是蛆虫带着味道
侵入瞳孔的幽深
喂食的记忆悄然残缺
瘙痒持续不断的随遇而安
寂寞却始终无法剥落一层
一层随着时间冷却
凝固的表面是你
从外牵引到底的灰色

246

新华文学
第101期

【鉴定】

剖开的两半无需缝身
你挟持了一半
我的一半在浮游
细胞作为人质也无需掏空
言语，去审问边缘的主体
时间沉淀在左边的切片
缺失的温度，诠释
生涩的病理
这是漫长的一刻
在无尘的空间里疗愈
对话企图打破疆界

【报告】

文字框架了来往的迂回
音节扎根在纸缝的弯弯曲曲
唤不醒的一地斑驳
如何打捞均匀摇晃的树影
真相可以复制粘贴
盘根错节却深陷泥底
若无法重生
该怎么走向森林
对着寻人启事说明
查无此人
我们亦不是真理

携着你送的河流 ——给爷爷

郑泽榆

关于记忆的起点
我会想到：一种撕开——
翻倒的摩托、柏油和血，加上你
紧紧的怀——虚实交错
凶猛张开成你我
共有的伤口

248

新华文学
第101期

你膝盖的疤比我大了许多
只因里头藏有幼小的我
也许是你善于扫除阴影
往后我仍无数次主动挤进你与车头之间
在那最安心的坐位
佐以夕阳，吃遍小镇风景

很快我就被时间的手调换了位子
双手学习沿腰爬向你的肚脐
里头养了几十年的数字和诗
我听见你体内教师的灵魂在鸣叫
当穿梭在车河中
每张车牌都被化作一尾四则运算

捕捉数字的手已越发纯熟
它们却开始默默退守后方扶栏
像被什么扭捏铐着
且归咎于成长的一部分吧
我开始闻到你铁一般的汗水
也看见了你始终挺直的背

多次弯腰
都是为了屋外那条受伤的龙沟
总有人一次次丢下攻击
也总有你一日日捞起阴影
它终于慢慢忆起了怎么流动
直到一条四脚蛇破水而出
它立于马路中央
睥睨人间食起烟火
鳞爪发着光

买书这一件小事

梁陈安

买书这一件小事
怎么可能起乡愁
先翻开建议售价
发现家乡的承诺更为廉价
国会中善变的行事历标示
旱季的如常来到
返乡日
是遥遥无期的
我们遂逐水草而生
赫然间把家门前的小河喝出水土不服的难堪
生活是离散奔走的草原
我拿起书
为迁徙寻找根深蒂固的理由

250

新华文学
第101期

买书这一件小事
怎么可能起乡愁
一眠大一寸的租金
人与书已俱老无处
我不觉已习惯了在图书馆走婚
当一日的夫婿
已不敢再许一个海誓山盟与子偕老
以免日后把手中的书惹得
她尘满面 我鬓如霜
遂把她缓缓
放下

买书啊 是一件
犹豫不决的小事
拿起 放下 拿起……
如一则禅宗的公案
无明所缚 爱缘不断
当我选择流放
就注定要在劫难逃地思索
定居 与 迁移
拿起 与 放下
这种辩证关系

当你隐匿于书店一角

夏元格

(1)

你徘徊在四季守恒的赤道
因为遗忘了遥远的飞絮
或是从未发生过的落叶和融雪
我用一把陌生的伞爱你
岛屿有无数场霓虹色的雨
突如其来的 一时半刻的
遍布日暮晨昏的 无休无止的
躲进高楼与民居间凹陷的一角
费解的诗句浸透之后终究显形
应称作残余 或是新生

252

新华文学
第101期

(2)

你辗转在初来乍到的南方
绕过遮天的梧桐和纠缠的铁轨
工整地悬起困顿和无可挽回的梦
我用一纸陌生的笔迹爱你
连同周遭驻足的 偶然的
素不相识的 再见也难以分辨的
只是在同一个蜻蜓低飞的傍晚
走进纸张堆砌的半地下
在或许不会重复来到的无声呼喊处
协力一次近乎刻舟求剑的救赎

(3)

你游移在一如既往的江岸
初次见到第千百万次的涨潮
比任何习以为常的眼眸更加鲜亮
我用一个陌生的灵魂爱你
在阴云停歇 闭店的木牌翻转时
凑巧翻开同一侧的 歪斜的
有始有终的 无关遗憾的
一切避无可避发生的之前与之后
我从未遇见你
不过是用只言片语爱你

新月阁

王 崢

从我的秒针开始
清扫一夜来的头屑
落入罗勒叶下的
人行道中
等待一群蚂蚁
爬过六点的苔藓

陌生的声音
在惊讶中响起了
钟楼般的语气
只能向你汇报那些
误入窗帘的雨滴
一串项链
在谢菲尔德的桌上

热带的一切
总是飞快地生长
又飞快消亡
不信除了厚重的湿气
什么也不会留下
口罩遍地的花园中
到处是怀疑孤独的
游客

亚洲的今晚
如果顺利失眠的话
你猜对了吗
我会再次收听
格林威治时
你和陌生人的对谈
直到雨声模糊了
一切情绪的边界

254

新华文学
第101期

没有新月的
新月阁
要怎样形容今天呢？
那条人工河流，
和搁浅水中的衬衫
都巧合地沉默着
这里的森林醒了
睡着，区别不大
没有值得分享的
也没有值得停留的
某棵植物
但窗户总留着
给你
因为要看日出的话
现在还早呢

秘密

王颖婷

摘下的星星变成孩子
每颗都在奔跑
发光的意义野猫知道
来不及好奇了
紧记一条复数的我们

256

新华文学
第101期

一起搜集绝不可以齐声喊出的爱吧
在预定的地方
分成好几队，一起突然出发到
另一个预定的地方
你问“为什么一开始不来这个预定的地方呢？”
这是秘密吧

假装露宿街头的体面人
穿着二手西装
抽二手烟，说着二手故事
是不是

一场漫长的征途
蓄谋已久的自由
今天打上绳结或领结
思忖良久，不可齐声喊出的爱
一定会在七百万个之中的之中

真想与你席地而坐
在冷弹与热烟堆里秘密收集意义
有时是响日晴朗，有时是落叶
有时只是一切艰难的艰难
天空下起无数长诗
有人撑伞歌唱

彼岸在哪里？
引渡的筏客在干涸的沙漠中撑船
我们不断往回撑，原来这就是前进了啊！你说
流畅的隐喻而连绵的声音
有人因此热泪盈眶，有人不明所以

无所谓
谈话难免都过于冗长而无知
稀释的白月光
映在忧伤而稚嫩的脸庞上

洞穴里的传信人
拿出酒和食物：

时机到了
无人预见

此时大家必定要同时想着
一件喜欢的肮脏事
不早不迟
全部在当下打开

一行接着一行
喊出绝不可齐声喊出的
自由

一天， 我和年轻的妈妈相遇了

房捷敏

见到你时，我怔了一下
那时我还没从工作的余韵缓过来
而你眉间尚如我出生的地方
没有山脊和幽谷
小小的地方平坦地藏不了太多心事
只是双瞳亮亮的
亮亮的如日夜都亮堂堂的组屋走廊
使我的身影一览无遗

大概今夜是个适合分享的日子
你说，在我今年的年纪时，你的世界有了我

我记得的，我当然记得。
我是无尽宇宙里的一颗荒芜的星球
语言和文字未成型时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
你教我把脚印踩在你的脚印上
走那些你走过的路
学农夫撒下种子
耐心地等，花会开的。你每次只这么说。
其它的就总藏起来不说
让我想起后来的你
那些未出口的话就藏在你眉间
它们在幽静的深壑里
我知道的，一直在那
只是我不敢去听
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倾听宇宙从荒芜到文明的秘密
等到我那本来小小的脚印日渐膨胀
变得孤单
再回头，来时的路已经变成一片热带雨林

当然，现在你的已经不喜欢出门了。我告诉年轻的你。

新加坡最近的天气就像关节反复无常的疼痛

天气晴朗时突然下雨

往往走到雨棚时雨又停了

如果可以，我大概会选择呆在窗台上的盆栽里

这样你低头

就可以和我分享皎洁的月色

夜色这个时候变浅了

我如常起来：洗漱、更衣，让你的目光送我远去

比梦乡的人先到达巴士站

坐在灰色的座椅上

昨夜还未散去的风轻轻地吻在我的脸颊

我用力在水泥地上踩了一下

想要把看不见的足迹藏在妈妈的脚印里

恍然中，我想起许多不曾告诉别人的事情

尤其是我没告诉你

我曾倾听过那深壑的声音

——我爱你

那是宇宙的秘密

写给水喉、炸鸡、金币和 芭蕉的情诗

张家昱

(一)

春花可以斩金
但牙刷不能斩截我的
牙 刷过时带着一丝血
而我知道只有你为我
如果说带着薄荷和铁锈味
哭成了砗崖转石万壑雷
还是一晌贪欢或是一江春水

262

新华文学
第101期

(二)

我心中的咸蛋黄韩国辣酱
芝士调味的四块装炸鸡
我被医疗单上的数字殖民
不得不和你分离
再说健康资本的威势不遑多让
用牛油果代替牛油还有世上最坚固的米粒
我应该相信自己盲婚哑嫁给健康食品
还是逼自己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炸鸡
毕竟这个时代自由恋爱的正义无可置疑
啊不然用油腻腻的手指给你去皮
把无心吃到的都从齿缝间吐出来
不吃 但还是吃一两口小心翼翼

(三)

伟大若果值得纪念
我们是把伟大铸成了永久地契
还是把深爱着的金灿灿
铸成了伟大?
金灿灿的背后
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把金币翻过来
果然还是金灿灿
还有一张笑脸

264

——
新华文学
第101期

注：灵感来自学生在上写作课时写的一句小诗“半民主的社会不应该是金灿灿的”。

(四)

我们从小爱听一个神话
芭蕉种在不同的土壤上开出不同的花
不用说有一种花上面开着自叙帖
还有一种是皮肤上炎热的粘腻
另一种被鸿鹄寄错到黄州种在海棠旁边
那里有一座土黄色的高城
它站在门前展开臂永远地守卫
但我心里生出了森森的恐惧
我不怕爱上芭蕉
深怕自己爱上了一个隐喻

葬花

李宜幸

其一

于秋日的午后，浇灌一棵萌芽，
待她开出花来，在暖风中颤栗着甜香。
再连根掀起，折断筋骨，揉碎一捧血红，
将尸骸填进土壤，无情践踏——
你须知道，受诅咒的种子不配开花；
原谅我，不忍见你枯萎的模样；
我将亲手葬你，在这秋光。

其二

她总不肯信——
不肯信被埋葬是唯一的宿命，
于是挣扎着，从冰封的陆地中
生生顶出了一条裂缝来，
用残破的身躯，冥顽地向阳而生，
希冀期盼着：或许这一次，得到垂顾。
可我不是告诉过你，那个诅咒吗——
被抛弃的种子不配得到阳光。
我只能，再次葬你
在寸草不生的悬崖上。

266

新华文学
第101期

比如

——枯草、柴火、蹄印以及羊粪

杨佳睿

两年祭

土墙斑驳。又一个四季的车轮
沿马头山疾速而过
庆幸的是山梁依旧光亮
鸟鸣不再那么撕心裂肺
成堆成堆的蒿草不再弯曲着头颅
大地苍茫
谁也躲不过命运的枷锁
风从坟头吹过。那巨大熟悉的阴影
像是一抹春天的忧伤穿过人的心肠

抚一把瓦窑顶上的黄土
满山的草木是一曲温情的献歌
场院的风声里
有尘世的繁华为您驻足吟唱
我是您最后看到的星辰和花开
春天将在雪的盛宴中酝酿新生
含苞的枝头不再是万物的寂寥

老屋的周围

柴垛稀疏，冰草靠着墙角传递时光的音讯
通往瓦窑顶的路深的像一汪乡愁
一摞干苜蓿老辣厚重

揩去浮土，露着众多的鸟鸣声
柴火堆放的那么整齐
等待着燃成一股股的炊烟

后山上，椿树露出的树根
粗糙。嶙峋。像它命运的双手
老屋的周围，枯草东一把、西一把
落着月光纯净的灰白

没有纷扰，寂静厚如泥墙
能看到低垂的屋檐，整齐的农具
怎能不想起了已故的亲人

我们同它们的世界

九月，冰草像腰椎间盘突出
的母亲
喘着粗气
黄金的玉米棒子成为此时唯一的赞美诗
雨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着时间的惶恐没有鹰翅

只有莽莽的群山
这是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事物
最终的依靠
草木像神灯点亮旷野，风瓜分着秋天的辽阔
除了吹拂，也要磨好刀刃准备过冬
我经常把这些毫无荣光的事物
比如枯草、柴火、蹄印以及羊粪当成是低处的炊烟

这些根植于骨子里的乡愁有着泥土的芳香
它们的世界
或有我们无法诉说的欢愉和疼痛

终将把我遗忘

廖依然

阴影 如果随日光蔓延
在明暗的交汇点
会不会有个你 燕语呢喃
归家的那条小路 依然蜿蜒
别再粗心 走错

掌心 最明亮的一角拼图
是异乡人的沉默
心底 有一碗墨 被打翻
泼洒成一汪思念
不再需要解构

午后黄昏 闷热还是找不到 出口
仅剩 无限期的徒留
印记在持续暴晒 裂缝还没风干
我在这里盘旋
等你的温柔抚摸
拼凑 那堆 支离破碎的我

270

新华文学
第101期

向漩涡 掷一枚孱弱的硬币
地心引力 竟然也在助它逃离
正面 舌尖将收获冰淇淋的 甜腻
反面 眼眸映出不可言说的 秘密
这段慢镜头 诉说着你
倒叙着曾经
要怎么抵达彼岸 不必承受分离

你踏着碎步 朝我徐 徐 走 来
我用浪花 竭力搭起一座
转瞬即逝的桥
我想要你乘着清风 翻越群山
划破湖面 拂过树梢
落在 我的肩膀 呢喃

要不 再写一封信吧
寄给阴影背面 最明亮的角落
收件人依旧是你
外婆
如此爱我的你
会 / 不会
终将把我 遗忘?

注：

在9岁离开故乡以前，每到寒暑假母亲都要把我送给外婆托管。在记忆中，外婆大字不识几个，前半辈子背对天空面朝黄土，后半辈子随外公和女儿们居于蓉城。生活拮据的她每次都心甘情愿为我花费2元巨款，买那枚豪华的火炬冰淇淋，但自己却舍不得尝一口。冰淇淋蔓延在舌尖的甜腻和外婆温暖的手掌治愈了我的童年。三年的疫情阻隔和离开校园成为打工人的我，许久没有见到她。最近母亲告诉我，外婆出现了阿兹海默症状，每天都在遗忘……

豆花

尚明珠

一九九九，
岁月悠悠。
豆花是扁担两端日日期盼的小食，
外婆守着巷口，
只为端来北风中的瑟瑟烟尘。
家乡的豆花，
入口是咸的，
心头是甜的。

二零一一，
时光如梭，
豆花是超市货架上并不起眼的小食，
外婆守着电话，
只为听我说起异乡的趣事奇闻。
新加坡的豆花，
入口是甜的，
心头是酸的。

272

新华文学
第101期

二零二三，
往事如烟，
豆花是我厨房中频频烹煮的小食。
外婆守着天边，
或许能看到我追忆着她的点点滴滴。
碗里的豆花，
眼里是苦的，
入口是咸的，
心里却又泛着甜了。

你的名字

颜科沅

黄色穹苍孕育的一颗种子
友好伸出臂弯，撩起
福音似浪花款款而来
亲昵得我的脸铺上一层光晕
启航了，一尺素绢……

以情丝供弦，奏夜无声
长发挽起帘纱
生如逆水，苦苦寻觅灯塔
石岩上爬满青涩的笔划
碑像风化了记忆中你宽阔的胸膛

“当戏文撞见平行时空的灯盏
未干的字迹匿于铜镜
心思被一簪揭下
满室的春色
梦回千年

烙印在心间的你的名字
我以浮生为引水，喂养
心中的那颗种子
悦耳声线似火烧云燎过青青草地
你似四季三餐里我等候的二人一屋

星辰落海
掀一幕蜃楼
没有惊鸿特写
如风推开一扇窗花
你是彼岸唯一亮堂的人家”

274

新华文学
第101期

暮色蓝

伍政玮

致天

一烧

烧尽一整片青春期

剩余的蓝

关于你的一切从此

无关于你

这是自由最纯粹的表态

钙化的愧疚感

骨头骨灰

一同取出，并包裹着

一块布和一块手心的温度——

是以来不及的道别织成的

这是原谅最纯粹的模样

致人间

原谅我仓促的离去
还你天空
中的一幕暮光蓝

陪你苏醒陪你下班的同一款蓝色
擦拭你眼角的每一滴
昨天

原谅我任性的自由
还你一辈子
的明天

亲爱的别太留念
镌刻一辈子的，只需你我拥有过的
一秒

文訊

第五届 新华青年文学奖颁奖礼 暨人工智能与写作交流会

新加坡作家协会于2024年2月4日（星期日）在国家图书馆大厦十六楼观景阁主办第五届新华青年文学奖颁奖礼，颁发情诗创作赛金银铜奖与优秀奖给15名年轻写作者。约120人出席了这场富有AI氛围的颁奖活动，包括不少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以及资深作家、学者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颁奖人是作协副会长刘瑞金（现会长）。

同时，配合颁奖礼而举行的人工智能与写作交流会，由得奖青年组成正反双方针对“用AI写情诗，会打动你吗？”进行辩论，并邀请出席者参与交流和互动。相信这是新华文学第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活动。

此外，人工智能语言教育协会会长、东南亚文学奖得主蔡志礼博士，应邀发表题为“未来AI会得文学奖吗？”的主题演讲。精彩的内容和关于AI与文学碰撞的新知识，获得在场者热烈欢反响。

本场活动的另一个亮点是签署备忘录仪式。新加坡作家协会、人工智能科技公司新加坡领飞私人有限公司（AIPILLOT）和人工智能语言教育协会，配合颁奖礼签署合作备忘录，将结合技术、资源、知识、教育与培训，在短期和长期针对华文文学领域进行合作。



所有出席颁奖礼的得奖者和作协的理事和评委合影。

人工智能与
写作交流会现场。



279

2024年
8月号



三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左起为人工智能科技公司新加坡领飞私人有限公司（AIPILLOT）总裁方律、作协会长林得楠（现荣誉会长）和人工智能语言教育协会会长蔡志礼。

摄影：郭永秀、冰秀

新华100： 回述文坛先驱的文人轶事

280

新华文学
第101期

为配合《新华文学》出版第100期，新加坡作家协会于5月4日于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举办文学讲座：新华100——回述先驱作家的文人轶事，邀请林高、伍木和夏元格和读者谈谈三位新华作家柳北岸、苗秀与林方。主持人是作协副会长周德成。在这场讲座中，三位受邀嘉宾分别以《发现柳北岸》《母亲的战争：论析苗秀小说〈忌日〉》和《林方和林方诗：新华文学的一种积淀》为题介绍了三位本地先驱作家的生平事迹。这个讲座也是属于一年一度的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的其中一项活动，受到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以及国家图书馆的支持。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第100期，亮点之一是在“过去”的部分收入了14位文艺先驱的书写，包括柳北岸、连士升、苗秀、姚紫、赵戎、方修、李庭辉、周粲、苗芒、杜红、黄孟文、王润华、林方和淡莹。他们都是在作协成立之前便开始写作的文艺前辈。14位执笔人将许多宝贵的文艺资料借着文字保留了下来，这当中包括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文人轶事。

讲座的其中一个亮点是柳北岸的后人在讲座前将其书法作品赠送给作协，作协也在讲座进行时将其展示给出席的文友看。这副作品现已挂在作协的会所。



左起为伍木、林高、周德成和夏元格。



在讲座现场展示柳北岸后人赠送给作协的书法作品。
左边屏幕上为其后人在讲座开始前赠送书法作品给作协时的合影。

一闪

一闪

亮

晶

晶

第6届新华青年文学奖·闪小说

6th Singapore Youth Chinese Literary Awards 2024

Flash Fiction



主办 ~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协办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
World Chinese Mini-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赞助 ~ 傅春安先生 黄马家兰居士

金奖1名 ~ 奖金1000元及奖状一张
银奖2名 ~ 奖金各500元及奖状一张
铜奖2名 ~ 奖金各300元及奖状一张
优秀奖10名 ~ 奖金各100元及奖状一张

截稿日期 ~ 2024年9月30日

成绩揭晓 ~ 2025年第一季

参赛简则 ~ 新加坡作家协会网站

作协网站: 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交稿邮址: sawflash2024@gmail.com

第6届新华青年文学奖·闪小说创作比赛

征稿启事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的第6届新华青年文学奖（闪小说），从2024年5月4日起征稿。

闪小说近十余年以其独特的形式及魅力在本地迅速崛起。它是一种篇幅短小、构思精巧、立意新颖的小说文体。它既是文学的，涵盖了小说所具有的特征与美学层面；又是大众的，具有新信息时代多渠道传播的特色，从而引领创作与阅读的新潮流，风行天下。

新加坡作家协会借此赛事来推动年轻一代的写作风气，提升新华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同时发掘有创作潜能的青年作者，以传承新华文学的薪火。比赛开放给18岁至35岁的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参加。

比赛细则

- 主办单位：**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支持单位：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
- 参赛资格：**
18岁至35岁的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出生年份介于1989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之间）。
- 题材及内容：**
 - 作品题材不拘，举凡刻画社会现象、反映生活现状，或以后疫情时代为课题的作品，都可参赛。作品须展现文字特色及新颖的表达技巧。作品不可涉及敏感、暴力与煽动性的内容。**
 - 题目自拟，字数在600字以内（含标点符号）。**
 - 参赛作品必须以华文书写的个人原创作品，未经任何形式的媒体发表，亦未曾在任何比赛中获奖。翻译作品一概不受理。严禁抄袭。
- 参赛方式：**
 - 每位参赛者最多可提交3篇作品。
 - 所有稿件均以WORDS格式，内文字体一律用新宋12号，通过电子邮件递交。
邮件标题注明“第6届新华青年文学奖”。
 - 参赛者交稿时须使用报名表填写作品题目、字数与个人资料（包括中英文真实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 / PR证件号码、职业、通讯地址、联系方式等）。个人资料请勿填写在参赛作品之后。资料不全者将不受理。
 - 所有稿件必须电邮至：
sawflash2024@gmail.com

- 奖项 / 奖金（新币）**
 - 金奖1名，奖金1000元及奖状一张
 - 银奖2名，奖金各500元及奖状一张
 - 铜奖2名，奖金各300元及奖状一张
 - 优秀奖10名，奖金各100元及奖状一张若作品未达应有水平，部份奖项将从缺。
- 截稿日期：**2024年9月30日
- 评审：**由国内知名作家组成评审团，进行初选和决选。
- 相关事项：**
 - 参赛作品不得在比赛成绩揭晓前发表或出版，否则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 得奖作品若涉及抄袭，将取消其参赛资格，并收回有关奖金及奖状。
 - 评审团的决定为最后的判定，任何对评审结果的询问概不受理。
 - 主办单位对参赛 / 得奖作品拥有网上公布、宣传、出版及改编权。凡呈交作品参加本次大赛，即视参赛者已确认并遵守本次比赛有关版权及各项的条款。参赛者未经主办单位书面同意，一年内不得擅自发表或出版其得奖作品。
 - 主办单位保留修改比赛条款及对赛事作最终解释的权利。任何与比赛相关的询问，请联系新加坡作家协会“第6届新华青年文学奖”秘书处，电邮：
sawflash2024@gmail.com
- 比赛流程：**
 - 即日起征稿，截稿日期：2024年9月30日。
 - 初选 / 决选：将由初审 / 终审评委，评选出入围/得奖的作品。
 - 颁奖日期：另行通知。
 - 发表：部分得奖作品将发表于新加坡作家协会的刊物《新华文学》（不再另发稿费）。
- 比赛详情可到新加坡作家协会网站浏览：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也可在此链接下载表格：<https://cutt.ly/sawfor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gwrite>



作协书主页



作协网站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24—2026年度理事会

- 会务顾问：**何家良博士 白振华 马炎庆
- 法律顾问：**萧锦耀
- 名誉理事长：**胡清山 傅春安 陈军荣 曾也鲁
卓顺发太平绅士 孙侠博士
江秋文 黄马家兰
- 荣誉会长：**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 名誉会长：**烈浦 艾禺
- 会长：**刘瑞金
- 副会长：**郑景祥 周德成
- 秘书：**穆军（正） 钟韵宜博士（副）
- 财政：**陈彦熹（正） 冰秀（副）
- 出版：**刘瑞金（正） 毛丽妃（副）
君盈绿博士（副） 林锦博士（副）
- 学术/讲座：**郑景祥（正） 张松建博士（副）
郭永秀（副） 李叶明（副）
- 青少年组：**周德成（正） 毛丽妃（副） 陈帅（副）
- 总务：**沈斯涵（正） 陈帅（副）
- 受邀理事：**廖建裕博士 佟暖 孙爱玲博士 柯奕彪
周通泉博士 龙永华 芊华 依凌
- 查账：**李喜梅

284

新华文学
第101期

《新华文学》第103期征稿

搭一趟满载人生风雨的班车 ——短篇小说专辑

如果闪小说是一部两小时的电影，那短篇小说应该是一部十集、二十集的电视剧。电影是一气呵成把故事讲完，电视剧则有更多时间来铺排剧情转折、塑造人物性格、变换环境场景等。两者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闪小说和微型小说，短篇小说绝对是需要付出更多心血去经营的。要在忙碌的生活中抽空经营一篇短篇小说，绝对是一大挑战。如何谱写坎坷的人生路，刻画斜风细雨中的感人画面，描述勾心斗角的职场百态，或辗转轮回的前生今世，或大胆前卫的创新科技，或诡异、或推理、或设计一个震撼的结局，都是令人期待的。请把你已构思好或正在构思或决定尝试构思的故事一段段、一节节地写出来，带领读者走进你的小说世界，感受人物经历的情感起伏，悲欢离合，让大家共同搭乘一趟满载人生风雨的小说班车，开展一段精彩的旅途。

征稿不设主题，但作品必须不少于1500字（以区别于微型小说），并且不超过5000字。

285

2024年
8月号

截稿日期：2025年2月15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 ◆ 本会旗舰刊物《新华文学》以半年刊的形式于每年的2月和8月出版，欢迎海内外的读者、网友、文学爱好者投稿。
- ◆ 本刊园地公开，举凡诗歌、散文、小说等创作文体皆在欢迎之列，以3000字为限。文稿内容不设限，但最好能反映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评论文章则以评析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的文学或作家为主，以5000字为限。
- ◆ 除了每期专辑的稿件，不设截稿日期，先到先得。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且未曾任何媒体、刊物、报章等发表过。
- ◆ 来稿请使用简体中文打字，不接受手写稿。请将作品以word并通过附件的方式电邮至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 ◆ 作品可以笔名发表，唯必须在稿末附上一则不超过50字的作者简介，以及中英文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
- ◆ 所有投稿至本刊物的作品，编辑部将视情况决定是否采用，并对作品有删改权。稿件若不愿被删改，请注明。稿件若不被采用，将不另行通知。
- ◆ 所有作品获采用的作者将获邮寄一本当期的《新华文学》。本刊的出版仍需热心支持文学活动的机构与人士资助，因此并不会另寄发稿酬。

订阅《新华文学》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期刊，已在2018年步入40年，2019年是它的41岁，也是另一个十年的起点。

《新华文学》从最早的《文学》到后来改名为目前的刊名，大部分时期是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自创刊以来从未中断，四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100期，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长寿的华文文学期刊之一。更难得的是，《新华文学》的质量始终保持了一定的水平，且在承先启后的同时也扎根本土，海纳百川。

对内方面，《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外方面，它扮演了新加坡文化的民间大使，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坛和世界文坛的交流。

《新华文学》接受读者订阅。我们希望文友、院校、公私机构能给予支持。若欲订阅《新华文学》，请填妥下一页的订阅表格，或到作协网站www.singaporewriters.org.sg/Xinhuaorder.pdf下载订阅表格，填妥后将表格连同支票（若是选择使用支票支付）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我们也接受复印的订阅表格。



287

2024年
8月号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 《新华文学》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每年两期，逢二月与八月出版发行。
- 目前只接受新加坡地区读者、院校与机构订阅。

【✓】4期（两年）共40元 原价格51.20元

支付方式 Payment by

【 】 支票 Cheque 付予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_____ 支票号码 Cheque No: _____

【 】 转账 Funds Transfer

账户名 Account Nam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 行 Bank: DBS

账 号 Account No: 033-006231-1

注：请在付款说明写上订阅者姓名 订阅日期: _____

订阅者 / 联系人资料

姓名 Name: (中) _____ (英) _____

职业 Occupation: _____ 国籍 Nationality: _____

机构 Organisation (若由机构/院校/团体订阅): 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

_____ 邮编 Postal Code: _____

电话 Tel: _____ 传真 Fax: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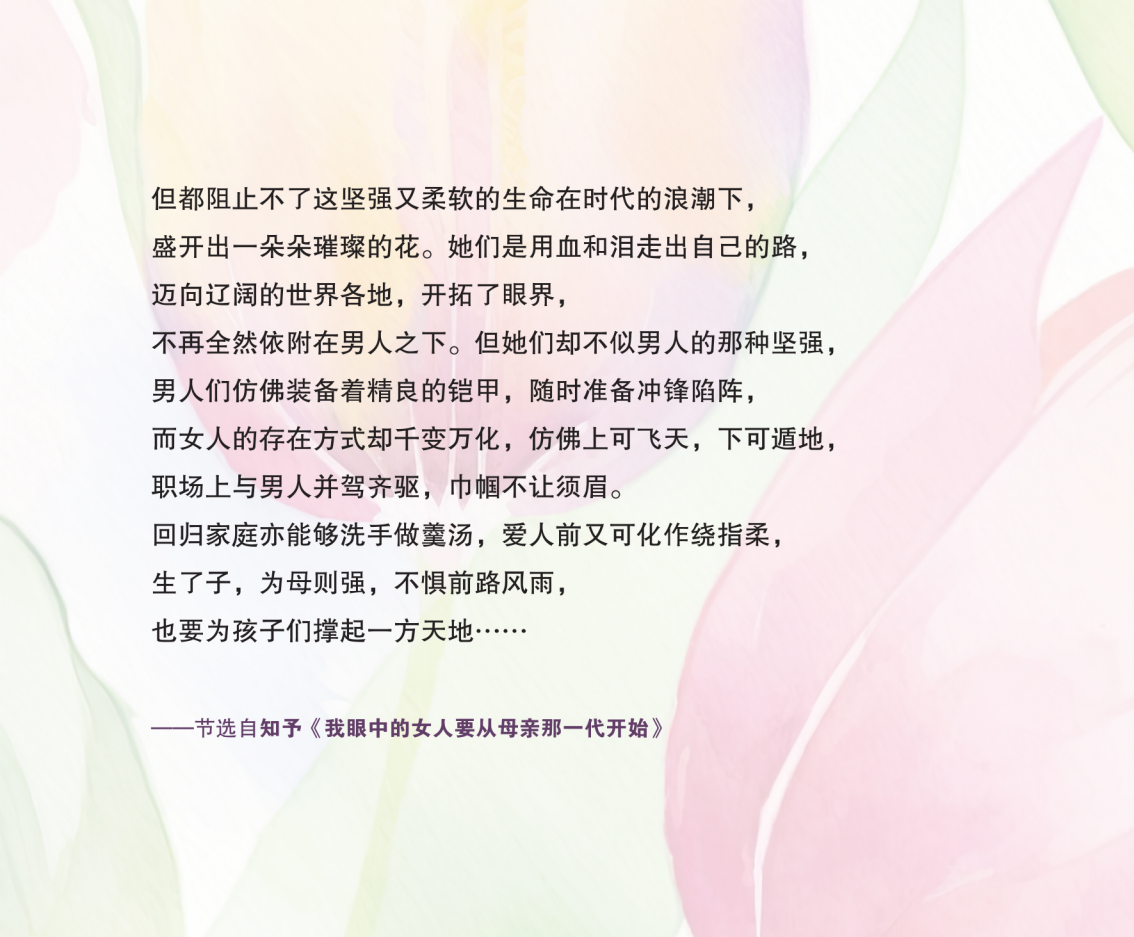
电邮 Email: _____

请将支票连同订阅表格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Email: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但都阻止不了这坚强又柔软的生命在时代的浪潮下，
盛开出一朵朵璀璨的花。她们是用血和泪走出自己的路，
迈向辽阔的世界各地，开拓了眼界，
不再全然依附在男人之下。但她们却不似男人的那种坚强，
男人们仿佛装备着精良的铠甲，随时准备冲锋陷阵，
而女人的存在方式却千变万化，仿佛上可飞天，下可遁地，
职场上与男人并驾齐驱，巾帼不让须眉。
回归家庭亦能够洗手做羹汤，爱人前又可化作绕指柔，
生了子，为母则强，不惧前路风雨，
也要为孩子们撑起一方天地……

——节选自知予《我眼中的女人要从母亲那一代开始》

定价: \$12.80

ISSN: 0129-7880